

通志彙解



春秋諸傳會通卷第十

廬陵進士李廉輯

僖公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夏楚人滅黃

僖

黃人恃諸侯之睦于齊也不共楚職曰自郢及我九百里焉能害我夏楚滅黃

僖

傳見上胡氏下

僖

春秋滅人之國

其罪則一而見滅之君其例有三以歸者既無死難之節又無克復之志貪生畏死甘就執辱其罪為重許斯頓將之類是也出奔者雖不死於社稷有興復之望焉託於諸侯猶得寓禮其罪為輕弦子溫子之類是也若夫國滅死於其位是得正而斃焉者矣於禮為合於時為不幸若江黃二國是也其書滅者見夷狄之強罪諸夏之弱責方伯連帥之不修其職使小國賢君困於強暴不得其所公羊子所謂三國之善詞上下之同力者也

秋七月○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

杵公作處

附錄

左氏周事

僖

十一年王使召武公內史過賜晉侯命受王脩夏陽拒泉臯伊雒之戎同伐京師王子帶召之也秦晉伐

通志堂

戎以救周晉侯平戎于王十二年王以戎故討王子帶帶奔齊齊侯使
管夷吾平戎于王使陽勿平戎于晉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管仲辭曰
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若即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陪
臣敢辭王曰舅氏余嘉乃勲應乃懿德謂督不忘往踐乃職無逆朕
命管仲受下卿之禮而還十三年齊侯使仲孫湫聘于周且言王子帶
事畢不與王言歸復命曰未可王怒未怠其十年乎不十年王弗召
也二十二年富辰言於王請
召太叔子帶自齊歸京師

十有三年春秋侵衛

侵 丘之郭懼狄難也 **胡氏** 齊桓公為陽
于寵樂其行荒矣楚人伐黃而救兵不起是忽于簡書其業怠矣然後狄
人窺伺中國今年侵衛明年侵鄭近在王都之側淮夷亦來病杞而不
忌也伯益戒于舜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此至誠無息帝工之道春秋之
法也齊桓晉文若此類者其事則直書于策其義則遊聖門者默識於
言意之表也故曰仲尼
之門無道桓文之事也

夏四月葬陳宣公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
許男曹伯于鹹

鹹 會于鹹淮夷病杞故且謀王索也秋
為戎難故諸侯咸周齊仲孫湫致之

兵車之
會也

秋九月大雩冬公子友如齊

後 陽穀甯母及鹹之會其
後公子友皆如齊蓋伐

楚服鄭城緣陵之事魯皆
同之足以見友專魯政也

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

城 諸侯城緣陵而遷杞焉不書
其人有闕也 **左** 緣陵杞邑闕

謂器用不具城也末固而去為惠不終也澶淵之會既而無歸大夫
不書而國別稱人今此總曰諸侯君臣之詞不言城杞杞未遷也

孰城之城杞也曷為城杞滅也孰滅之蓋徐甘呂晉之曷為不言徐甘呂晉之
為桓公諱也曷為為桓公諱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三者
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也然則孰城之桓公城之曷為不言桓公城之不
與諸侯專封也曷為不與實與而不與又曷為不與諸侯之義不得
專封也諸侯之義不得專封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
下諸侯有相滅三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 **注** 言諸侯者時桓公德衰待
諸侯然後 **繫** 其曰諸侯散辭也聚而曰散何也諸侯城有散辭也桓
乃能存之 **德衰矣** **注** 直曰諸侯無小大之序是各自欲城無總一
之者非伯者所制故曰散

望 齊桓公城三國而書詞不同城楚丘則沒
辭齊桓德衰所以散也 **望** 諸侯而不書城緣陵則書諸侯而不序
城邢則再序三國之師何也邢以自遷為文故再列三師而書城邢者美
其得救患分災之義無封國之嫌也淮夷病杞諸侯會于鹹城緣陵而遷
杞焉則其事專矣故前目後凡直書諸侯而不序也衛為狄滅東徙渡河
野處漕邑桓公使公子無虧戍以甲士歸其祭服乘馬凡為國之用其力

春秋會通卷十

尤勤其功尤大其事尤專而春秋責之尤重曰城楚丘而不書諸侯正王法也是故以功言之則楚丘為大以義言之則城邢為美春秋之法明其道不計其功正其義不謀其利者也詳著城邢之師而深沒楚丘之迹貴王賤伯羞稱桓文以正待人之體也明此則知曾西不為管仲深畏仲由之說矣

陳氏

諸侯不序必前目而後凡也非前目而後凡也而不序者散辭也是故但曰諸侯者不繫之伯者之詞也但曰大夫者不繫之君之詞也
蔡緣陵書諸侯如杜氏說則與文十五年諸侯盟扈十七年諸侯會扈同文蓋緣陵為惠不終盟扈無能為會扈無功故不歷序其人總言諸侯皆幾辭也是不為前目後凡之例矣如穀梁陳氏說則與溴梁大夫盟同文蓋緣陵不以諸侯係於伯者以言伯主不能主諸侯溴梁不以大夫係諸侯以言諸侯不能主大夫皆散辭也是亦不以為前目後凡之例矣以穀梁陳氏說通之於盟扈會扈之諸侯亦合故鄭君答何休曰葵丘盟諸侯在會未有歸者故可以不序今此十三年夏會于鹹而冬公子友如齊聘則在會諸侯已歸矣不可以葵丘而難此也此數說大抵可參通胡氏雖以為前目後凡然視城邢之再序則此為略詞所以略之者以其亦有專封之嫌也此說微與諸家不同耳
又案桓公三城杜氏以城邢詳書為美詞楚丘不書所會為罪魯緣陵不書其人為罪諸侯穀梁以城邢再列三師為美齊楚丘不言衛遷為齊之專緣陵不列序為諸侯之散至於公羊則皆以為專封春秋實與而文不與之辭此三家之異也胡氏於城邢城楚丘用穀梁城緣陵蓋用公羊之說

夏六月季姬及鄆子遇于防使鄆子來朝

鄆季姬來寧公怒止之以鄆子鄆子來朝使來請鄆子遇者同謀也來朝來請之不以朝也夏遇于防而使來朝鄆子已也朝不言使言使非正也以病胡氏春秋內女適人者明有所從則繫諸國若杞伯姬是也其繒子也胡氏未適人者欲有所別則書其字若子叔姬是也季姬書字而未繫諸國其女而非婦亦明矣及者內為志內女而外與諸侯遇譏魯也朝不言使言使非正鄆子國君而季姬使之朝病鄆也魯秉周禮男女之際豈其若是之甚乎蓋僖公鍾愛其女使自擇配故得與鄆子遇防而遂以季姬歸之爾有孟光之德有伯鸞之賢變而不失禮之正則猶可矣不然非所以為愛而厚其別也故稱及稱遇稱使罪魯與鄆以正男女之禮為後世戒也

胡氏

胡氏說本公穀啖子而發明僖公鍾愛之說三家不及也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沙鹿山名平陽元城縣東有沙鹿土山在晉地

牟

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為天下記異也牟土地者民之主伯者之象也齊桓將卒伯道毀夷狄動不繫國者天下異也

晉地也書沙鹿崩於前而書獲晉侯於後雖不指其事應而事應具存此春秋畏物之反常為異使人恐懼修省之意也其垂戒明矣

之曰陰為陽雄土火相乘故有沙鹿崩崩後六伯四十五年宜有聖
女興元城郭東有五鹿之虛即沙鹿也公羊以為河上邑陷入于地
中者恐非○**經書山**
崩二此年及成五年梁山

狄侵鄭○冬蔡侯貜卒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侯

注傳例諸侯五年再相
朝禮也例在文十五年

案

注月者善公能念恩尊事齊桓
又合古五年一朝之義故錄之

張氏

至此始純用五年一朝
之制同於事天子矣

案周官行人言春秋秋觀夏宗冬過時見眾同之禮此六者諸侯
朝天子之禮也又曰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采
服四歲一見衛服五歲一見要服六歲一見此六服朝觀宗遇之歲
也又曰諸侯邦交歲相問也眾相聘也世相朝也此諸侯相朝聘之
禮也王制曰諸侯之於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天
子五年一巡守與行人不同蓋周衰損矣禮也左氏文十五年曰
諸侯五年再相朝以修王命古之制也昭三年子大叔曰文襄之伯
其務不煩諸侯令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又與行
人不同而與王制略相似故先儒皆以為此朝伯主之禮昭十三年
叔向曰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
再會而盟以顯昭明於是十二年八聘四朝再會一盟之說與周
官及禮家所錄皆不同鄭氏云不知何代之禮又無所出不從其義

左氏又曰凡諸侯即位小國朝之大國聘焉春秋書來朝及朝公者
三十有五或得邦交世朝之義或用文襄五歲而朝之制然皆非三
代盛時朝王之禮也王
道絕矣此兼山袁氏說

楚人伐徐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 曹伯盟于牡丘遂次于匡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

夫救徐

帥公
作幸

案

楚人伐徐徐即諸夏故也盟于牡丘尋蔡丘之盟且
救徐也孟穆伯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諸侯次

于匡以待之**注**救
慶父之子匡衛地

案

既約救徐而止次不
自往遣大夫往卒不能解也

案

兵車之會也遂
繼事也次止也

有畏也救徐
善救徐也

案

楚都于郢去徐亦遠而舉兵伐徐暴橫憑陵之罪著
矣徐在山東與齊密邇以封境言之不可以不速救以形

勢言之非有餽糧越險之難也今書盟于牡丘見諸侯救患之不協矣書
次于匡見伯主號令之不嚴矣書大夫帥師而諸侯不行見桓德益衰而
御夷狄安中國之志怠矣凡兵而書救未有不善之也救而書次則尤罪
其當速而故緩失用師之義矣中庸曰至誠無息不息則久春秋謹始
卒欲有國者敦不息之誠也始勤而
案救不言次言次無志於救也有
終怠則不能久而無以固其國矣
為之也會救未有書帥師者其稱帥師何公子慶父弑
閔者也而救世為將是故謹志之見三家之所從始也

秦經書盟而後救者杜丘救而後盟者馬陵一則督率於未然一則戒懼於已然也○**經**書諸侯之大夫三救徐盟秦僑盟于宋也大夫之專始於齊桓成於晉悼極於晉平○**秦**杜丘杜氏闕其地而外傳曰齊桓築葵茲宴夏負夏領金丘以禦戎狄之地所以禁暴於諸侯也築五鹿中牟蓋與杜丘以衛諸夏之地所以示權於中國也韋昭注杜丘等皆諸夏之關○**秦**許氏曰遂救許遂之善者也以其進也遂次于匡遂之不善者也以其止也

夏五月日有食之

食夜

食是後秦獲晉侯齊桓卒楚執宋公伯道衰中國微弱之應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

侯

伐厲以救徐也

侯

厲在徐楚之會叛天

子之命也曹稱師者桓公伯襄曹獨能從之征伐不義故襄之所以勸勉不能扶助伯功敷揚解憤也○**張**厲在徐楚之會以解徐也兵法攻所必救謂之奇兵然繼此楚敗徐于婁林則厲在所不必救明年而後不克救而還正所謂未聞巧之久者況同盟不同心而宋已伐同役之曹乎

八月螽○九月公至自會

會桓之會不致此何以致久也

會

危而致之

張

暴師三時不能救徐大無功也

張不以徐至者諸侯不親行也

季姬歸于郕○己卯晦震夷伯之廟

杜氏長歷己卯晦九月三十日

侯

震夷伯之廟罪之也於是展氏有隱隱焉○**張**夷伯魯大夫展氏之祖父夷謚伯字大夫既卒書字震者雷電擊乎之也震之者何雷電擊夷伯之廟者也夷伯者季氏之孚也季氏之孚則微者其稱夷伯何大之也曷為大之天戒之故大之也何以書記異也○**張**夷伯魯大夫也因此以見天子至于士皆有廟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士二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是以貴始德之本也始封必為祖○**張**明夷伯之廟○**張**不曰夷伯之廟震而曰震夷伯之廟者天應過制故因此以明禮○**張**之也天人相感之際微矣夷伯魯大夫大夫既卒不名○**張**正蒙曰凡陰氣凝聚陽陽在內者不得出則奮擊而為雷已下引穀○**張**震不善之積蓋亦如此傳言展氏有隱隱故程子以為天應之也然天之怒擊手母在於惡稔而人誅不加之後故春秋書震惟此事耳

冬宋人伐曹

侯

討舊怨也

侯

諸夏之交兵自莊之十九年未之有也

於是再見宋○**張**莊十四年曹嘗從齊桓伐宋宋至今憾之今諸侯襄為之也○**張**始貳曹方有王事而襄公乘虛伐之尚可繼桓而圖伯乎故永嘉薛氏以為伐厲而宋人內叛此桓德之衰而宋襄之私可以見矣

案 宋曹之爭始此自曹莊公以齊命會伐宋遂與宋人為不釋之憾夫伐宋非獨一曹而獨仇曹之深者曹在宋之宇下非他國比也十九年圍曹曹宣三年圍曹至曹陽之衰宋景用師尤亟哀三年有樂髡之伐六年有向巢之伐七年書人以圍八年書公以入而曹亡於宋矣鄭子產曰曹畏宋豈非壤地相接必欲吞噬而後已乎

楚人敗徐于婁林

婁林徐地也

侯

徐恃

緊

夷狄相敗志也疏起禍亂之原謹兵車之始

望

見楚兵之獨勝徐之威不亡伐厲之謀無補也

案 徐之舉號本其夷狄之稱爾公羊注以為徐滅杞不知尊先聖法度惡大故狄之無据之言也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

侯

晉

之入也秦穆姬屬賈君焉且曰盡納羣公子晉侯悉於賈君又不納羣公子是以穆姬怨之晉侯許賂中大夫既而皆背之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既而不與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故秦伯伐晉晉侯謂慶鄭曰寇深矣若之何對曰君實深之可若何公曰不孫卜右慶鄭吉弗使步揚御戎僕徒為右乘小駟鄭入也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今乘異產以從戎事及懼而變將與人易進退不可周旋不能君必悔之弗聽九月晉侯逆秦師使韓簡視師復曰師少了我闕士倍我公曰何故對曰出因其資入用其寵饒食其粟二施而無報是以來也今又擊之我怠秦奮倍猶未

也公曰一夫不可狃況國乎遂使請戰壬戌戰于韓原晉戎馬還泞而止公就慶鄭韓簡輅秦伯將止之鄭以救公誤之遂失秦伯秦獲晉侯以歸晉大夫反首拔舍從之秦伯使辭焉穆姬聞晉侯將至以大夫縶弘與女簡璧登臺而履薪焉使以免服衰經逆且告乃舍諸靈臺大夫請以入公曰獲晉侯以厚歸也既而喪歸焉用之必歸晉君子桑曰歸之而質其大子必得大成晉未可滅而殺其君祇以成惡且史佚有言曰無始禍無怙亂無重怒怒難任陵人不祥乃許晉平十月晉陰飴瑯會秦伯于王城秦伯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恥失其君而悼喪其親不憚征繕以立圍也曰必報讎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以此不和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感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為必歸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此一役也秦可以霸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晉侯饋七牢焉十一月晉侯歸殺慶鄭而後入是歲晉又饑秦伯又餽之粟曰吾聞唐叔之封也箕子曰其後必大晉其庸可冀乎姑樹德焉於是秦始征晉河東置官司焉晉大子圉為質於秦二

案

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也

穀梁

韓之戰晉侯失民矣以其民未敗而君獲也注獲者不與之辭諸侯非可相獲

閔

秦伯伐晉而經不書

師與大夫敵也君為重師次之大夫敵春秋之法也子墨子為時君牛羊用人故以民為貴春秋正名定分故以君為重楚命舜舜命禹必以元后為先此經世大常而仲尼祖述之者也惟此義不行然

陳

獲匹夫

後叛逆之黨有托以為各輕棄君親而不顧矣

陳

獲匹夫

案范例凡書獲有六苦掎晉侯華元蔡公子燮陳夏徵舒齊國書也於晉侯著失民之咎於蔡公子彰公子之病華元表得衆之辭苦掎顯公子之始自餘不發傳從省文獲麟不入此例○**案**秦顯帝之後周孝王時非子受封至襄公送平王東遷始盡有岐周之地又七世至穆公此為見經之始

附錄

左氏晉作爰田州兵說

兵

田之稅應入公者爰之於所賞之衆二千五百家為州使州長各繕甲兵

案是年桓公伯衰而宋楚秦晉之變據見春秋補書之其五伯迭興之會也歟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五月六鷁

退飛過宋都

隕公羊作實鷁退飛過宋都

左

都風也周內史叔與聘於宋宋襄公問焉對曰今茲魯多大喪明年齊有亂君將得諸侯而不終退而告人曰君失問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吾不敢逆君故也

隕石于宋五五月六鷁退飛過宋都

見先後而記之也鷁水鳥

左

易為先言實而後言石實石記聞聞其碩然視之日也晦則何以不言晦春秋不書晦也朔有事則書晦雖有事不書六鷁退飛記見也視之則六察之則鷁徐而察之則退飛五石六鷁何以書記異也為王者之後記異也

介者也此有似宋襄之行襄欲行伯事事耿介自用卒以五年見執六年終敗如五石六鷁之數於晦朔者示其

立功善甫始而敗將不克終故詳錄天意也

曰宋後數散辭也耳治也是月者決不日而月也先數聚辭也自治也子曰石無知之物鷁微有知之物石無知故日之鷁微有知之物故月之君子之於物無所苟而已石鷁且猶盡其辭而況於人乎故五石六鷁之詞不設則王道不亢矣民所聚曰都

劉向曰石陰類五陽數象陰而陽行將致隊落陽陽也六陰數象陽而陰行必衰退賈逵曰齊大

岳之後石山岳之物象齊桓卒五公子爭宋將治之也

也退飛有氣逆驅而飛也石隕鷁飛而得其數與名在春秋時凡有國者察於物象之變亦審矣此宋異也何以書于魯史亦見當時諸國有非所當告而告之者矣何以不削乎聖人因災異以明天人感應之理而著之於經垂戒後世此石隕于宋而書曰隕石此天應之也和氣致祥非氣致異人事感於下則天變應於上苟知其故恐懼修省變可消矣宋襄以三國之餘欲圖伯業五石隕六鷁退飛不自省其德也後五年有孟之執又明年有泓之敗天之示人顯矣

聖人所書之義明矣可不察哉

春秋左傳卷一

七

通志堂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
啖子曰凡異例不書日隕石特書日者記元正有變爾是月不過別其非同日耳公羊不言晦穀梁決不日而月皆非

季友卒

季

氏世為卿

季

其稱季友何賢也

稱季來歸

季

大夫曰卒正也稱公弟叔仲賢也大夫不言公子公孫

季

季者其字友賢而不稱弟者兄先死

季

書名則曷為書字聞諸師曰

故不得稱弟而稱季以賢之也不

季

言公子如仲遂嬰齊之等是也

季

春秋時魯卿有生而賜氏者季友仲遂是也生而賜氏者何命之為世

季

卿也季子忠賢在信公有翼戴之勤襄仲弒逆在宣公有援立之力此

二君者不勝私情欲以異賞報之也故皆生而賜氏俾世其官經於

季

其卒各以氏書者志變法亂紀之端貽權臣竊命之禍其垂戒遠矣

季

其卒各以氏書者志變法亂紀之端貽權臣竊命之禍其垂戒遠矣

季

其卒各以氏書者志變法亂紀之端貽權臣竊命之禍其垂戒遠矣

春秋時魯卿有生而賜氏者季友仲遂是也生而賜氏者何命之為世

季

卿也季子忠賢在信公有翼戴之勤襄仲弒逆在宣公有援立之力此

季

二君者不勝私情欲以異賞報之也故皆生而賜氏俾世其官經於

季

其卒各以氏書者志變法亂紀之端貽權臣竊命之禍其垂戒遠矣

夏四月丙申鄭季姬卒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

侯曹伯于淮

臨淮郡左右漢下邳今泗州

侯

夏齊伐厲不克救徐而還王以戎

侯

難告于齊齊徵諸侯戎周十二月

會于淮謀鄭且東略也城郕役人病有夜登丘

侯

而呼曰齊有亂不果城而還

侯

鄭為淮夷所病

侯

會也

十有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

楚與國

侯

以報婁

齊為徐伐英氏以見桓公之興師未矣

夏滅項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下九月公至自會

下魯

侯

師滅項淮之會公有諸侯之事未歸而取項齊人以為討而止公秋

且諱

侯

聲姜以公故會齊侯于下九月公至書曰至自會猶有諸侯之事焉

侯

滅項者魯也二傳以為桓公滅之孰信乎考於經未有書外滅

之也

侯

取鄭取邾取鄆是也由此知項為魯滅無疑矣然聖人於魯事有君臣之

侯

義凡大惡必隱避其詞而為之諱今此滅項其惡大矣曷不諱乎曰事有隱

侯

諱臣子施之於君父者也故成公取鄭襄公取邾昭公取鄆皆不言滅而書

取程氏以為在君則當諱是也若夫滅項則信公在會季孫所為耳執政之

侯

臣擅權為惡而不與之諱此春秋

侯

尊君抑臣不為弒黨比周之意也

侯

於是公猶在齊非公命也書曰滅項

來奔昭公在晉書昔年夷來奔春秋之季大夫不稟命於諸侯非但魯

侯

也鄭伯會夷儀公孫舍之入陳蔡侯會召陵公孫姓帥師滅沈春秋必謹

侯

而志

侯

大臣滅項而止僖公刑已頗矣又遠會婦人于魯地此管仲既

之也

侯

三桓公志荒之政也公會諸侯而大臣滅人之國得罪於伯主

侯

其身見執反國不討

侯

無政刑矣故謹致之

公穀皆以項為齊滅其說曰滅項孰滅之桓公也何以不言桓公也

侯

為賢者諱也項國也不可滅而滅之乎桓公知項之可滅也而不知

侯

春秋左傳卷一

侯

通志堂

己之不可以滅也既滅人之國矣何賢乎君子惡惡疾其始善善樂其終桓公嘗有存亡繼絕之功故君子為之諱也二家蓋拘於內滅書取之例而不知變文之法耳故胡氏特從左氏

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齊侯夫人三王姬徐贏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內內

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少衛姬生惠公鄭姬生孝公葛嬴生昭公密姬生懿公宋華子生公子雍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為大子雍巫有寵於衛共姬因寺人貂以薦蓋於公亦有寵公許之立武孟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冬十月乙亥公卒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十二月乙亥赴辛巳夜殯注雍巫即易牙

桓公自莊九年入國十三年始伯迄僖十七年凡三十九年吳郡李氏曰王道流行侯伯受職古未始有伯也以古之未始有伯而齊桓實造端則桓為首罪矣而春秋或予桓何哉蓋黜其義而錄其功也功義不相掩而後伯者之是非斷矣夫抵春秋之世盛衰凡三變桓公之末與與桓公之方伯及桓公之既沒世變各異也王臣下聘而不報王師出伐而無功凡伯書伐戎強于北蔡師書敗荆盛于南鄭分許鄆宋廢鄭嗣紀小而併於齊鄭弱而偏於魯此桓公之末與也王禁明而王臣不下聘者六十年盟會同而諸侯無私爭者三十載序績召陵而荆帖矣陳旅耳肅北而狄退矣獻捷過魯而戎弭矣此桓公之主伯也天王出居而官守不問衛滅懿親而義師無討楚書

子而王會矣狄書人而參盟矣此桓公之既沒也然桓公一人之身盛衰又凡三變圖伯之初定伯之日及成伯之後得失頗殊也伐即侵宋侯度未一入蔡侵鄭戎疾未殄滅遂降鄆領事未久設施多舛遇穀盟扈閱理未熟檢防易肆蓋桓公圖伯之初也賈澤而丁葵丘以前衣裳不敵血兵車無大戰仲尼稱其二匡子與其為盛在是數年桓公定伯之日也九國叛而萌震矜管仲死而放繩墨城杞貶於城邢救徐怠於救衛伐黃則外憂起會下則家法虧蓋桓公成伯之後也驗春秋大勢之三變則桓公主伯為有功即桓公一身之三變則桓公立功為不遠功過乘除齊伯之顛末可考矣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夏師

救齊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甌齊師敗績狄

救齊

宋襄公以諸侯伐齊三月齊人殺無虧齊人將立孝公不勝四公子之徒遂與宋人戰夏五月宋敗齊師于甌立孝公而還

伐之

戰不言伐此其言伐何宋公與伐而不與戰故言伐為不使齊主之與襄公之征齊也曷為與桓公死豎刁易牙爭權不葬為是故

繫

伐齊非伐喪也師救齊善救齊也戰不言伐也客不言及言及惡宋也狄救齊善救齊也

其罪大故其責詳書師救齊者善言也救者善則伐者惡矣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書狄救齊者許狄也許夷狄則罪諸夏矣許之曷為不

稱人深著中國諸侯之罪也凡伐者為客受伐者為主今齊人受伐以宋為主者曲在宋也凡師直為壯曲為老書齊師敗績者責齊臣也或曰桓公管仲嘗屬孝公於宋襄以為世子矣則何以不可立乎曰不能制命雖天王欲撫鄭伯以從楚春秋猶以人義裁之而不與也桓公君臣乃欲以私愛亂長幼之節其可哉獨不見宣王與仲山甫爭魯侯戲括之事其後如之何也春秋深罪宋公大義明矣陳氏春秋貴惠尚治不尚功託人之孤而動天下之兵至於交戰是伐喪而已矣雖然孝公不言納孝公言納則疑於齊糾郭捷留宋襄之誼僅異於魯莊趙盾而已

案宋襄伐齊之事公羊以為善宋蓋彼以莊二十八年齊人伐衛衛人及齊戰為子衛罪齊之書故亦以此年宋及齊戰為子宋罪齊之書是以可伐曰戰言及者所以別客主直不直也今宋言及明直在宋矣鄭曰及者別異客主不施於直不直直不直自在事而已鄭說固足以辨何氏之失然兵凶戰危何得汲汲欲戰故凡為志乎戰者春秋皆貶之在王人而及客則非貶已息爭之道在客而及王人又豈仗義執言之師乎故春秋書伐而戰者三獨宋公以客及王者乃變文以深貶宋也穀梁胡氏之說精矣

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

八月無丁亥月誤

葬氏

葬氏

葬氏

葬氏

威令加乎四海幾於改物雖名方伯實行天子之事然而不能慎終始付託非人極方在殯四鄰謀動其國家而莫之恤至於九月而後葬以此見功利之在人淺矣春秋正義明道不急近功不規小利於齊桓晉文之事有所貶而無過褒以此

冬邢人狄人伐衛

邢人狄人伐衛

邢人狄人伐衛圍蒺藜園衛侯以國讓其父兄子弟及朝衆曰苟能治之殿請從焉衆不

可而後師于蒺藜園案狄稱人何也善累而後進之伐衛所以救齊也功近

狄稱人進之也慕義而來進之可也夷狄伐衛而進之可乎伐衛所以救齊也衛嘗已滅東徙渡河無所控告齊桓攘戎狄而封之使衛國忘亡誰之賜也桓公方沒不念舊德以厚報之遽伐其喪亦大甚矣以直報怨聖人之公也以怨報怨天下之私也以德報怨寬身之仁也以怨報德刑戮之民也至是人理已矣桓公攘夷狄安中國免民於左衽諸侯不念其賜而於衛為尤先書狄救齊以著中國諸侯之罪再書狄人伐衛所以見救齊之善功近而德遠矣

案衛之伐齊正與鄭伯逃歸事同鄭知有天王之命而不知世子之不可易衛知有桓公之命而不知長子之不可奪衛文賢君原其心恐亦非有背恩之實也但不審於義耳春秋於立孝公之事主宋以戰齊人狄以伐衛皆變文以顯之正以宋公此舉似義而實非義故重貶以見意耳若止責其不能報德安知衛人不自以為報齊乎

附錄

案

是年鄭伯始朝于楚楚子賜之金

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

滕宣公也

明氏

明氏

決於稱人與稱爵而見執者則以名與不名知其罪之在也經書見執於人者悉皆不名而滕子獨名是亦有罪焉爾夫以齊桓之盛九合諸侯不以

兵車雖江黃遠國猶相繼來盟而滕介齊宋之間不與衣裳之會者三十有七年及宋襄繼起又不尊事大國其見執則有由矣書名著其罪也苟為有罪其見執固宜宋何以稱人不得為伯討乎執雖以罪不歸于京師則稱人惡其專也歸于京師而執非其罪則稱人惡其濫也

案經書執諸侯始此而此晉執虞公者滅之也不入此例胡氏曰執雖有罪而不歸京師則稱人宋執嬰齊是也成九年晉人執鄭伯襄十年六年晉人執莒子邾子十九年晉人執邾子可入此例歸于京師而執非其罪則稱人僖二十八年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是也若邾人執鄆子晉侯執曹伯邾人執蠻戎子歸于楚宋人執小邾子則暴惡之甚不特以專與濫罪之矣其楚子執宋公楚人執徐子戎狄肆威天下大變亦非可與此例論也○**案**滕自莊十六年盟幽後皆不與會盟何休以為滕係葵丘之會九國之內故書名無据

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鄆子會盟于邾已酉邾人執鄆子用之秋宋人圍曹

宋公公羊作宋人使邾文公用鄆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為用小事不用大牲而況取人乎齊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義士猶以薄德今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又用諸淫昏之鬼將求伯不亦難乎得死為幸宋人圍曹討不服也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脩教而復伐之國壘而降今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若之何蓋姑內省德乎

而曰**其言會盟**微國之君因邾以求與之盟人因已以求與曹南何後會也之盟已迎而執之惡之故謹而日之也用之

者叩其鼻以錮**胡氏**盟于曹南口血未乾今復圍曹者討不服也愛人社也錮音二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襄公不能內自省

德而急於合諸侯執嬰齊非伯討不足以示威盟曹南非同志不足以示信卒於兵敗身傷不知反求諸己欲速見小利之過也子曰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經書襄公不越數端而知其操心之若此者仲尼筆削推見至隱如化立賦像并其情不得遜焉非特畫筆之肖其形耳故春秋者化二也非畫筆也

春秋諸侯會盟而後至者四此年鄆子會盟踐土陳侯如會雞澤陳侯表僑如會于鄆鄭伯如會于會盟是也**案**春秋用人祭者二此年用鄆子及昭公十一年楚執蔡世子友用之是也其成公十七年魯用郊說者亦以為用人未知然否○**案**執鄆子說左氏以為宋公使邾執之若然春秋何以不蔽罪於宋何休以為魯本許嫁季姬於邾季姬淫泆使鄆子請已以此二國致忿臨江劉氏亦信其說而考之公羊傳文本無此言不知何氏何據大抵邾與宋皆南面之君亦可以不受其命而乃迎逢其惡躬為戎首肆行暴虐春秋舍宋而罪邾亦未為過也杜氏或得之○**案**宋公書爵屬詞疑於北杏陳氏以為明年鹿上復人宋則春秋未嘗予宋以伯此乃人曹邾以人宋也恐未必然蓋春秋始則望宋之能伯而予之繼則罪宋之失德而人之有何不可故李氏說是

衛人伐邢

左氏以報蒺園之役於是衛人早卜有事於山川不吉甯莊子曰昔周饑克殷而年豐今邢方無道諸侯無伯天其

或者欲使衛討邢

張氏衛不自省其從宋伐喪之乎從之師與而雨

案衛之伐邢本非義舉師與而雨之說飾妄之詞也故啖子不取

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左氏陳穆公請有公字

侯以無忘齊桓之德冬盟于齊脩桓公之好也

案因宋征齊有隙而為此盟也是後楚遂得中國霍之會執宋公歸齊蓋構會諸侯為

此盟以謀宋矣

案四國稱人外卑者也

胡氏禮也微者盟

會不志于春秋凡所志者必有君與貴大夫居其間也然則為此盟者乃公與陳蔡楚鄭之君或其大夫矣曷為內則淡公外則人諸侯與其大夫諱是盟也楚人之得與中國會盟自此始也莊公十年荆敗蔡師始見于經其後入蔡伐鄭皆以號舉夷狄之也僖元年改而稱楚楚經亦書人於是乎浸強矣然終桓公世皆止書人而不得與中國盟會者以齊脩伯業能制其強故也桓公既沒中國無伯鄭伯首朝于楚其後遂為此盟故春秋沒公人陳蔡諸侯而以鄭列其下蓋深罪之也又二年復盟于鹿上至會于孟遂執宋公以伐宋而楚於是乎大張列位於陳蔡之上而書爵矣聖人書此豈與之乎所以著夷狄之強傷中國之衰莫能抗也故深諱此盟也

陳氏楚初與諸夏盟也以外夷狄二以惡諸侯之失道三以謹會盟之始也

桓卒陳非主盟也則曷為會陳人春秋不以夷狄會中國則推而屬之陳也以其人楚不可不人陳蔡以其人陳蔡不可不沒公也

案齊之盟楚列中國之會始此惟公羊注以為齊有怨宋之心結諸國以謀宋故後日執宋公比自此盟之諸侯夫齊孝本宋所立未必深怨於宋大槩楚欲得志於中國久矣因宋公失德諸侯皆有忿齊之心故假陳穆以倡會託齊孝以為主而楚遂得以參盟於上國矣齊孝親見桓公懷楚之用力而魯信亦號為荆舒是懲者乃聽其甘言納之國都彼蔡鄭固平日為之驅使服役無足深責而齊魯之君大可責也故陳氏不以夷狄會中

國之說亦有見

梁亡

案梁伯益其國而不能實也命曰新里秦取之遂城而居之梁伯好土功亟城而弗處民罷而弗堪則曰其寇將至乃溝公宮曰秦將襲我

民懼而潰秦遂取梁梁

案其自亡奈何魚爛而亡也

魚爛從內

案叛民為寇益梁亡自亡也如加力役焉而不足道也梁亡鄭發故云爾

棄其師我無加損

案秦肆其暴取人之國沒而不書其義我安在陸焉正名而已矣

取亡滅者其事微矣春秋之作聖人所以明微也梁本侯國魚爛而亡何哉易曰大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古者諸侯朝修其德不令事豈考其國職夕省其典刑夜儆其百工無使惰淫而後即安故克勤于邦荒度土功者禹也慄慄危懼檢身若不及者湯也自朝至于日中吳不遑暇食用咸

和萬民者文王也。只有國家者土地雖廣人民雖衆兵甲雖多城郭雖固而不能自強於政治則日危月削如火消膏以至滅亡而莫覺也。而況好土功輕民力湔於酒淫於色心昏而

二十年春新作南門

書不時也。凡啓塞從時。注魯城南門也。本名稷門。僖公更高大之。今猶不與諸門

同改名高門也。言新以易舊。言作以興事。皆更造之文也。

拿

譏何譏爾。門有古常也。注惡奢泰不奉古制常法。

也有加其度也。言新有故也。非作也。南門者法門也。注非作其改舊制。

胡

言新者有故也。言作者創始也。其曰南門者。南非一門也。庫門天子

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孔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不當爲也。魯人爲長府。閔

力得其時。制者猶書于策。以見勞民爲重。事而況輕用於所不當爲者乎。然僖公嘗修泮宮。復閔宮矣。奚斯董其役。史克頌其事。而經不書者。宮

廟以事其祖考。學校以教國之子弟。二者爲國之先務。雖用民力不可廢也。其垂教之意深矣。

案經書新作二年及定二年新作雉門及兩觀

夏郕子來朝

郕姬姓國文王之子所封

案郕子諸傳無文。惟公羊以爲失地之君。其不名者。兄弟辭也。何氏特据郕大鼎之文以爲春秋前宋已滅郕。此無據之言也。不可取然

却惟此處一見他無所考

五月乙巳西宮災

記異

案西宮左氏無文。公羊以爲諸侯有三宮。西宮小寢也。時僖公以齊

勝爲嫡。楚女廢處西宮。悲愁怨曠。之所致。穀梁以爲閔公之宮。謂之新宮。則近爲禰宮。以謚言之。則如疏之然。故謂之西宮。薛氏曰。西宮

魯之貳室。杜氏曰。公別宮也。蓋用公羊爲是。而楚女之事。乃何氏臆

鄭人入滑

滑人叛鄭而服於衛鄭公

子士洩堵寇帥師入滑

張

書此者。天王出居于鄭之始。魯也。

秋齊人狄人盟于邢

爲邢謀衛難也

張

宋伐齊喪而狄能救之。衛欲滅邢而

意明矣。此聖人仁天下之公心也。

邢爲主焉。爾邢小其爲主何也。其爲主乎救齊。

張

狄能謀之。故人以進之人。狄則卑衛之

冬楚人伐隨

隨以漢東諸侯叛楚。楚鬬穀於菟帥師伐

隨取成而還。君子曰。隨之見伐。不量力也。

張

案隨本漢東姬姓國。桓公六年。楚武王侵隨。鬬伯比曰。漢東之國。隨

爲大吾不得志於漢東也。我則使然。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以

春秋會通卷十

世

通志堂

武臨之彼則懼而協以謀我故難間也想此時隨尚能率小國以拒楚而漢陽諸姬尚聽命於隨也八年而敗隨於速杞十一年而隨終州蓼又欲伐楚師卒以鄖師之敗而止至莊四年楚武王制尸授師以伐隨其年楚子辛隨人成楚文即位不復有事於隨蓋隨已屈服於楚也然自莊以前楚兵加於江漢之間皆不經見蓋未有生命也今齊桓既卒中國無伯于齊之後遂為同盟之國於是假告慶之策書以為恐動中華之計矣

二十有一年春秋侵衛侵

注為

卒

注為

卒

注為

卒

之盟也孝公不能嗣父之業楚狄皆因之以為中國患此齊邢之盟所以兩書而邢衛並受其禍也

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宋

注為

卒

注為

卒

注為

卒

濟春宋人為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楚人許之公子目夷曰小國爭盟禍也宋其已乎幸而後敗宋為盟主故在齊上陳氏為盟於惡曹見之於是再見何中國無伯也宋襄欲繼伯而求諸侯於楚楚於是爭長於宋則是盟也莫適為主人為盟而已矣伯中國者宋之欲也亂中國者楚之欲也欲伯中國而求之於亂常之楚與之同盟此春秋所以列序而人之以著襄公之自取敗辱也

夏大旱左氏

注為

卒

注為

卒

注為

卒

注為

卒

注為

卒

何以書記災也注

新作南門之所生注
經書大旱二此年及宣七年秋正義曰春秋之例旱則脩雩而得雨雩雩有益則書雩不書旱雩不得雨則書旱明災成也故公羊以不雨為記異大旱為記災與左氏同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平丘

執宋公以伐宋左氏

注為

卒

注為

卒

注為

卒

地公作霍穀作雩執宋公以伐宋左氏
秋諸侯會宋公于平丘魚曰禍其在執宋公以伐宋注
楚始與中國行會禮故稱爵不言楚執宋公者宋無德而爭明為諸侯所疾故總見眾國共執之文
子執之曷為不言楚子執注
以重辭也注
國之注
也何以不言楚子執之分惡於諸侯也諸侯皆在會而蠻夷執其會主拱手以聽而莫之違其不勇於為義亦其失故特列楚子於陳蔡之上而以同執為文夫以楚之強豈能勝秦五國之眾何弱於趙然澠池之會蘭相如一奮其氣威信敵國秦雖虎狼猶不敢動況以五國之君而不能得志於荆楚乎宋以乘車之會往而楚伏兵車以執之則宋直楚曲其義已明雖以匹夫自反而縮猶不可恥矧南面之君也哉然春秋為賢者諱宋公見執不少隱之何也夫盟主者所以合天下之諸侯懷夷狄尊王室者也宋公欲繼齊桓之烈而與楚盟會豈懷夷尊王之義乎故人宋公於鹿上之盟而孟之會

直書其事而不隱案執宋公不言楚人執齊慶封不所以深貶之也案申言楚人猶曰諸侯執之云爾

案執宋公不言楚人諸傳說不同杜氏以為宋不德諸侯所共疾則是與諸侯之執伯主矣公羊以為不予夷狄執中國則是予中國之執中國矣故獨胡氏分惡得之亦本於趙子病諸侯不宗中國之說案穀梁傳例曰以者不以者也而於此執宋公以伐宋與定七年齊人執衛北宮結以侵衛二以字皆曰以重詞也故范氏以為以有二義此說殊無義不若只以入以者不以之例自通

冬公伐邾

案

案句故傳在下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案

案獻捷事不異年從可知不稱楚子使來不稱君

案

案

案此楚子也其稱人何貶為執宋公貶宋公與楚子期以乘命行禮

案會注宋公曰不可吾與之約自我為之自我墮之不可楚人果伏兵車執宋公以伐宋宋公謂曰夷曰子歸守國矣國子之國也吾不從子之言以至於此目夷曰君雖不言國固臣之國也於是歸設守城而守國楚人謂宋人曰子不與我國吾將殺子君矣宋人應之曰吾賴社稷之靈吾國已有君矣楚人知雖殺宋公猶不得宋國於是釋宋公宋公釋乎執走之衛目夷復曰國為君守之君曷為不入然後逆襄公歸惡乎捷捷乎宋曷為不言捷乎宋為襄公諱也此圍詞也曷為為不言其圍為

案

案捷捷軍得也不曰宋捷不與楚捷於宋

也

案

案不曰來獻宋捷為魯諱也諸侯從楚伐宋而魯獨不與故稱人貶

案楚來獻捷以魯魯為魯計者拒其使而不受可也請於天王而討之可也宋公以先代之後作賓王家方修盟會而伏兵車執之於壇站之上又以軍獲遺獻諸侯其橫逆甚矣拒其使而不受聲其罪而致討不患無詞魯於是時曾不能申大義以攘荆

案楚尊中國故不曰宋捷特為魯諱之也

案

案則是遂子楚也故

案特稱人貶之也

案

案馬以行以楚之夷而可信其詐偽之約乎徒出會之是輕以其身瀾於虎狼之羣也不免宜矣孟之會諸侯以同執示貶且申之來魯以受捷諱惡或抑或揚婉而成章此之謂也

案楚未有大夫而書屈完則屈完為襄詞楚已有君而書楚人則楚人為貶詞杜氏不稱君命之說非執宋公不為宋諱而獻捷乃為宋諱公羊為襄

案公諱之說亦非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案

案薄即

案于薄以釋之子魚曰禍猶未也未足以懲君

案

案宋宋服故為薄盟以釋之公本無會期聞盟而往故書公會諸侯

案

案執宋有言釋之者此其言釋之何公與為爾也公與為爾奈何公與議爾也

案

案善倍公能與楚議釋賢者之厄不言公釋之者諸侯亦有方也

案會者外為王馬爾外釋不志此其志何也以

案

案獨會于稷書成

案通志堂

宋亂者為受郕鼎華督也會于澶淵言宋災故者為葬蔡侯不討般也盟不書其所為而明于薄言釋宋公者宋方王會而蠻夷執而伐之以其俘獲來遺是夷狄反為中國主禽獸將偏人而食之矣此正天下大變春秋之所誰也魯既不能申大義以抑其強暴使宋公見釋自天子與中國而顧與敵血要言求楚子以釋之是操縱大權自蠻夷出其事已值甚矣故書會盟書盟書釋皆不言楚子為魯諱以深貶之也穀梁謂不與楚專釋是已或以為

張氏

春秋不書會楚子而曰會諸嘉我公之救患誤矣

二十有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

左氏

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實司大皞與有濟

之祀以服事諸夏邾人滅須句須句子來奔因成風也成風為之言於公曰崇明祀保小寡周禮也蠻夷僭夏周禮也若封須句是崇皞皞而脩祀紀禍也春伐邾取須句反其君焉禮也須句雖別國而削

陳氏

春秋嚴義利之辨苟以為利一以取書之是故雖邾人滅須句須句

子來奔伐邾取須句反其君焉書取須句雖皆著丘公立而不撫郕

郕叛而來書取郕

案經書取須句二蓋此年雖取之而升陞之敗復喪于邾至文公七年間晉以伐邾乃取之而真文公于焉於是魯有須句矣

須句之事若以昭十九年宋公伐邾之例觀之則胡氏之說殊相反春

秋不應罪魯如此左氏事不經見恐諸家信之大過須句子既來奔

魯史何得不書滅邾若如杜氏說則邾亦魯私屬何為復書滅邾故

劉氏權衡以為無此年滅須句及來奔事亦無反其君事直是須

句久為邾滅其國為邑魯人往伐取無他也

夏宋公衛侯許男滕之伐鄭

左氏

鄭伯如楚夏宋公伐鄭

張氏

宋公嘗困於楚矣疾疫雖甚而德慧術知未有以增益其所不能此穀梁所謂過而不改而又甚之者也

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

左氏

邾人以須句故出師

之臧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君其無謂邾小邾雖蠱有毒況國乎弗聽八月丁未公及邾師戰于升陘我師敗績邾人獲公曹縣諸魚門

胡氏

記稱邾婁復之以矢蓋自戰於升陘始也魯既敗績邾亦幾亡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通志堂

左氏 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將戰大司馬固諫曰天之棄商久矣君將興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為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子魚曰君未知戰勅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明恥教戰求殺敵也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三軍以利用也金鼓以聲氣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威致志鼓儼可也鄭文夫人芊氏姜氏勞楚子于柯澤楚子入享于鄭取鄭二姬以歸叔詹曰楚王其不沒乎

左氏 為禮卒於無別諸侯是以知其不遂霸也

左氏 正也何正爾宋公與楚人期戰于泓之陽楚人濟泓而來有司曰請迨其未畢濟而擊之公不可既濟未畢陳有司復請公不可已陳然後襄公鼓之宋師大敗故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臨大事而不忘

左氏 大禮有君而無臣以為難文王之戰亦不過此也

左氏 未以有尊敗乎卑以師敗乎人者也以尊敗乎卑以師敗乎人則驕其敵襄公以師敗乎人而不驕其敵何也責之也泓之戰以為復雠之恥也雠之恥宋襄公有以自取之伐齊之喪執滕子圍曹為雠之會不顧其力之不足而致楚成王成王怒而執之故曰禮人而不答則反其敬愛人而不親則反其仁治人而不治則反其知過而不改又之是謂之過襄公之謂也古者被甲嬰冑非以興國也則以征無道也豈曰以報其恥哉宋公與楚人戰于泓水之上司馬子反曰楚眾我少鼓險而擊之勝無幸焉襄公曰君子不推人危不攻人厄須其出旣出旌亂於上陳亂於下子反曰楚眾我少擊之勝無幸焉襄公

曰不鼓不成列須其成列而後擊之則眾敗而身傷焉七月而死倍則攻敵則戰少則守人之所以為人者言也人而不能言何以為人言之所以為言者信也言而不信何以為言信之所以為信者道也信而不道何以為道道之所貴者時其行勢也

左氏 道有時事有勢何貴於道貴合於時何貴於時貴順於勢宋公守匹夫之猶介焉識大

左氏 通之方至道之術哉子反左傳作子魚

左氏 義雖文王之戰不能過而春秋不與何哉物有本末事有終始順事恕施者王政之本也襄公伐齊之喪奉少尊長使齊人有殺無虧之惡有敗績之傷此晉獻公之所以亂其國者罪一也桓公存三三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而一會虐二國之君罪二也曹人不服蓋姑省德無闕然後動而與師圍之罪三也凡此三者不仁非義襄公敢行而獨愛重傷與二毛則亦盜跖之以分均出後為仁義陳仲子以避兄離母居於陵為廉乎夫計未遺本飾小名妨大德者春秋之所惡

左氏 也故詞繁不殺而宋公書及以深貶之也

左氏 案春秋中國與楚交戰者泓城濮鄆陵雖勝負不同然皆以中國及之趙子曰內中國而外四夷也此說亦是但以處己息爭之道言之則戰皆非春秋所與宋晉之汲汲與楚戰不及齊桓晉悼遠矣故胡氏得之公羊之說胡氏辯之已詳穀梁說亦好

附錄

左氏

初辛有適伊川有被髮祭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已矣秋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

二十有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

緡楚邑

左氏

討其不與盟于齊也

羊 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疾重故也注襄公守正履信屬為楚所敗

圍以惡其穀梁何不正其以惡報惡也胡氏齊伯國之餘業也宋襄

不仁也穀梁何不正其以惡報惡也胡氏齊伯國之餘業也宋襄

矣齊侯既無尊中國攘夷狄恤災患畏簡書之意又乘其約而伐之此

尤義之所不得為者也故書伐國而言圍邑以著其罪然則桓公伐鄭圍

新城何以不為貶乎鄭與楚合憑陵中國桓公伐之攘夷狄也宋與

楚戰兵敗身傷齊侯伐之殘中夏也其事異矣美惡不嫌同詞

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穀梁傷於泓張氏故也

時僖公已有志於附穀梁宋襄之立不僖九年十八年宋始稱伯迄二十三年凡六年李氏

楚故不書宋襄之葬穀梁宋襄之立不僖九年十八年宋始稱伯迄二十三年凡六年李氏

曰謂春秋不與宋襄之伯則曹南之文與北杏城濮主諸侯之詞無

異謂春秋為與宋襄之伯則茲父之卒略不書葬與秦楚之君無

別蓋春秋忠厚之法致意乎始而不足乎終也何以致意乎始宋以

先代文獻之後爵居庶邦侯伯之長齊晉猶可伯豈宋不可伯乎

既伯矣何以不足乎終伐喪以立威仁憐之甚致夷以謀夏義隨之

秋楚人伐陳穀梁楚成得臣帥師伐陳討其貳於宋也遂取焦夷城頓

而還子文以為之功使為令尹叔伯曰子若國何對

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

人能請者與有幾注得臣即子玉

案陳頓之卒始此二十五年楚

圍陳以納頓襄四年陳人圍頓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穀梁杞成公卒書曰子杞夷也注杞入春秋

稱侯莊二十七年結稱伯至此用夷禮

貶稱子傳注又曰成公始行夷禮終其身故於

卒貶之杞實稱伯仲尼以文貶稱子以明之胡氏案左氏杞成公卒書

杞實稱伯而書曰子者成公始行夷禮終其身故仲尼於其卒以文貶

之此說是也或曰信斯言是春秋黜陟諸侯爵次以見褒貶不亂名實乎

曰春秋固天子之事也而尤謹於華夷之辨中國之所以為中國者以禮義

也一失則為夷狄再失則為禽獸人類滅矣魯桓篡立滕首朝之貶而

稱子治其黨也夷不亂華成

公變之貶而稱子存諸夏也

案杞貶爵三傳說不

同備見莊二十七年

附錄 左氏卒案凡諸侯同盟死則赴以名禮也赴以

名則亦書之不然則否辟不敵也

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夏狄伐鄭秋七月冬天王

出居于鄭穀梁鄭之入滑也滑人聽命師還又即衛鄭伐滑王使伯服

游孫伯如鄭請滑鄭伯怨惠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也

通志堂

又怨襄王之與衛滑也故不聽王命而執二子王怒將以狄伐鄭富展諫曰不可臣聞大上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昔周公平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管蔡霍魯衛毛聃邴雍曹滕畢原鄭郕文之昭也邢晉應韓武之穆也凡將邢茅昨祭周公之胤也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曰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如是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今天子不忍小忿以棄鄭親其若之何庸勲親親昭近尊賢德之大者也即聾聵從味與頑用嚚姦之大者也棄德崇女效禍之大者也鄭有平惠之勲又有厲宣之親棄嬖嬖寵而用三良於諸姬為近四德具矣耳不聽五聲之和為聾聵日不別五色之章為昧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嚚姦狄皆則之四姦具矣民未忘禍王又興之其若文武何王弗聽使頹叔桃子出狄師伐鄭取欒王德狄人以其女為后初甘昭公寵於惠后后將立之未及而卒昭公奔齊齊王復之又通於隗氏王替隗氏頹叔桃子曰我實使狄狄其怨我遂奉大叔以狄師攻王大敗周師獲周公忌父原伯毛伯富辰王出適鄭鄭處于汜大叔以隗氏居溫冬王使來告難曰不穀不德得罪于母弟之寵子帶鄙在鄭地汜敢告叔父臧文仲對曰天子蒙塵于外敢不奔問官守王使簡師父告于晉使左鄆父告于秦天子無出書曰出居于鄭辟母弟之難也汪甘昭公王子帶也

無外此其言出

穀梁

天子無出失天下也居者居其所也雖失天下莫敢有也

胡氏

自周無出特書出者言其自取之也夫鄭伯不王固有罪矣襄王不知自反念其制命之未順也忍小忿曜懿親以打外侮而棄德崇女效遂出狄師是用夷制夏如

不之植拔其本也不亦慎乎王者以天下為家京師為室而四方歸往循天之無不覆也東周降于列國既不能家天下矣又毀其室而不保則是寄生之君耳貶而書出以為後戒出而曰居者若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撥亂反正存天理之意也

春秋書王居三鄭也狄泉也

皇也書公居五昭公居鄭也

晉侯夷吾卒

二十三年九月

晉惠公卒懷公立晉公子重耳之及子狄人伐虜咎如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公子取季隗以叔隗妻趙衰處狄十二年而行過衛衛文公不禮焉乞食於五鹿野人與之塊子犯曰天賜也及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公子安之從者以為不可姜氏曰懷與安實敗名與子犯謀醉而遣之及曹曹共公聞其驂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僖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必得志於諸侯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曷蚤自貳焉乃饋盤飧宣璧公子受飧反璧及宋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及鄭鄭文公亦不禮焉叔詹諫曰臣聞天之所啓人弗及也晉公子有三焉天其或者將建諸晉鄭同儕其過子弟固將禮焉況天之所啓乎弗聽及楚楚子嚮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君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屬繁韃以與君周旋子玉請殺之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

通志堂

其將由晉公子乎天將興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乃送諸秦秦伯納女五人他日公享之公子賦河水公賦六月趙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二十四年春秦伯納之濟河圍令狐入桑泉取白衰二月甲午晉師軍于廬柳秦伯使公子絳如晉師師退軍于郇辛丑狐偃及秦晉之大夫盟于郇丙午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宮戊申使殺懷公于高梁不書亦不告也

附錄

左氏

宋

宋及楚平宋成公如楚還入鄭鄭伯將享之問禮於皇武子對曰宋先代之後也於周為客天子有事

膳焉有喪拜焉豐厚可也鄭伯從之其子宋公有加禮也

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

左

衛人將伐邢禮至曰

不得其守國不可得也我請昆弟仕焉乃往得仕衛人伐邢二禮從國子巡城掖以赴外殺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同姓也故名禮至為銘曰余掖殺國子

穀梁

不正其伐本而滅同姓也公羊同

閔

諸侯不生名滅同姓則名者謂其絕先祖之裔蔑骨肉之恩故生而書名示王法不容誅也然則晉滅虞楚滅夔亦同姓曷為不名曰諸侯滅同姓則名者其常也或名或不名例之變也邢雖與狄伐衛而經無幾文者為能救齊也衛人曾不反思而遷怒於邢又遣禮至昆弟仕焉誘其守而殺之于外與虞公負璧馬以易隣國及其身者其情異矣春秋原情定罪而衛燬獨名蓋輕重之權衡也若荆楚則僭號稱王聖人比諸夷狄於滅夔乎何誅

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宋蕩伯姬來逆婦

左

伯姬魯

女為宋大夫蕩氏妻也自為其子來逆婦

閔

伯姬公女也而配蕩氏婦姑存之詞婦人越竟迎婦非禮故書

君不與大夫敵也今來逆婦而史策書之見公失禮下主大夫之昏是慢宗廟卑朝廷也姑自逆婦其失明矣

宋殺其大夫

此條左氏無事迹公羊以為宋三世內娶大夫之女故公族以弱威權下流絕去大夫名正其義也三世謂茲父王臣杵臼也穀梁謂以其在祖之位尊之也注以為孔子之祖孔父累於宋殤而死今骨肉在其位而見殺故尊之而不忍稱名氏皆無據之言不可從

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

左

秦晉伐鄭楚闕克以申息之師戍商密秦人圍商密密降秦

師楚子玉追秦師弗及

左

何以不言逐兩之也

遂圍陳納頓子于頓

左

國家不重民命一出兵為兩事也

內弗受也圍一事也納一事也而遂言之

閔

圍陳納頓子也納云者蓋納頓子者陳也

侯納之正也何以不與乎夫陳先代之後不能以禮安靖隣國保恤寡小中國諸侯又不能修方伯連帥之職而使楚人納之是夷狄仗義正諸夏也故書曰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

張氏

頓子迫于陳而不能有其責中國深矣此亦正本自治之意也

之聖人書此見中國諸侯不能恤小反使夷狄行其義開中國之無伯也

陳頓之爭又見於襄之四年

葬衛文公○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

洮

衛成

修衛文公之好且及莒平也注莒以元年鄆之役怨魯衛文公將平之未及而卒成公追成父志降名以行事故曰修文公之好

穀梁

莒無大夫其曰莒慶何也以公之會目之也

附錄

晉文納

左氏

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狐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而信

宣於諸侯今為可矣上之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晉侯辭秦師而下三月甲辰次于陽樊右師圍溫左師逆王四月丁巳王入于王城取大叔于溫殺之于縣城晉侯朝王王享醴命之宥請隧弗許曰王章也與之陽樊溫原攢茅之田晉於是始啓南陽陽樊不服乃出其民冬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謀出口原將降矣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得原失信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趙衰為原大夫狐溱為溫大夫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

向

左氏

公會莒莒平公甯莊子盟于向莒洮之盟也

穀梁

公不魯大夫其曰甯速何也以其隨莒莒十可以言會也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鄆弗及

鄆公穀作雋齊北殺城縣西有地名鄆下

左氏

齊師侵我西鄙討是二盟也時晉文初起諸侯無伯齊侯是桓公之子欲以盟主自居

公羊

其言至雋弗修猶大也大公能却強齊之兵弗者不之深者也言師者修大公所追也

穀梁

人微者也侵淺事也追及者可以及而不敢及也其侵也曰人其追也曰師以公之弗及大之也弗及內辭也

胡氏

書人書侵書師罪齊及罪魯也後書齊師是伏其衆以邀魯也其為護明矣八書追者在境內則讎其不預追戎于濟西是也在境外則讎其深入追齊師至鄆是也鄆者齊地至者言遠也弗者遷詞也有畏而弗敢及之也齊魯皆私憤之兵而非正也故交讎之

左氏

齊侵我

三始於此

夏齊人伐我北鄙衛人伐齊公子遂如楚乞師

公伐我北鄙衛人伐齊洮之盟故也公使展喜犒師使受命于展禽齊侯未入竟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於敝邑使下臣犒執事齊

通上堂

侯曰魯人恐乎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縣罄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大敗紂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大師職之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即位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曰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齊侯乃還東門襄仲臧文仲如楚乞師臧孫見于玉而道之伐齊宋以〔金〕乞者何卑辭也曷為以外內同若辭重其不臣也〔注〕乞不保得之詞〔金〕師也曷為重師師出不正反戰不正勝也〔注〕不正自謂出〔穀梁〕也師出不必反戰不必勝故重之也〔胡氏〕當復反戰當必勝〔穀梁〕也師出不必反戰不必勝故重之也〔胡氏〕衛人報德以怨伐齊之喪助少陵長又遷怒於邢而滅其國不義甚矣公既與其君盟于洮又與其臣盟于向是黨衛也故齊人既侵其西又伐其北齊師固亦非義矣而僖公不能省德自反深思遠慮計安社稷乃乞楚師與齊為敵是以蠻夷殘中國也於義可乎書公于遂知楚師而惡自見矣〔案〕乞師例五始於此成十三年卻錡十六年樂厲十七年晉荀息十一年士魴皆晉伯也魯之乞師於楚屈於夷狄甚矣況以蠻夷殘中國乎若晉之乞師謂之伯主不能令諸侯亦可謙以求諸侯亦可〔又案〕是年展喜犒師正受命於柳下惠而公子遂知楚則臧文仲為之介孔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能用也夫為人臣謀國有賢人而不用乃遠乞師於強楚以逞憤於齊是猶損盜賊以因烟隣也觀展禽一語已足以卻齊則所以折衝必有道矣春秋特書如楚乞師而與外之乞師同文蓋深卑為國之無謀而至此極也

竊位之嘆其因此而發歟

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

夔公羊

〔穀〕

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楚人滅夔以夔子歸〔注〕夔楚同姓夔有不祀之罪故不譏楚滅同姓〔案〕鄭語孔是注云熊繹玄孫曰熊執事有疾楚人廢之立其弟熊延〔胡氏〕春秋滅能執事自棄於夔子孫有功王命為夔子亦不知何所據也〔胡氏〕國而以其君歸無有不名者而夔何以獨不名諸侯之祀無過其祖者而夔祖熊棼是不得祀祝融與鬻熊也而楚反以是滅之非其罪矣故特存其爵而不名也然則楚滅同姓何以不名人而不名春秋待夷狄之體

冬楚人伐宋圍緡

〔穀〕

宋以其善於晉侯也叛楚即晉冬楚伐宋圍緡〔注〕令尹子玉司馬子西帥師伐宋圍緡〔案〕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刺道用師也〔注〕時楚以師與魯未至而中道用之以伐宋惡其視百姓若草木不仁之甚也穀梁同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公至自伐齊

〔穀〕

桓公能左右之曰以真

奉之以為魯援楚申公叔侯成之〔案〕此已取穀矣何以致伐未得乎桓公之子七人為大夫於楚定〔穀梁〕以者不以者也民者君之本也使民以其死〔胡氏〕楚患之起必〔穀梁〕非其正也惡事不致此其致之何也危之也〔胡氏〕強自此始也

魯弱而能用其師進退在己故特書曰以以者不以者也夫昔華

歸夷取人之邑為己有失正甚矣患之起必自此始其致危之也

案齊魯之爭自盟柯以來未之有也於是再見者中國無伯也推其事迹乾時長勺之兵由於納糾而西鄙北鄙之怨始於救齊本非有深憾者但桓公孝公欲得魯以集事耳然桓公卒能屈已於柯盟而孝公不知自反構怨連兵遂使楚人得乘間而肆毒矣然則魯助無虧者也孝公怨之尚宜宋衛納孝公者也亦不能固其交孝公之墜先業宜哉

春秋諸傳會通卷第十

後學 成德 校訂

春秋諸傳會通卷第十一

廬陵進士李廉輯

僖公

二十有七年春杞子來朝

左

案杞桓公來朝用夷禮故曰子公甲杞杞不共也注杞先代之後

而迫於東夷風俗雜壞言語衣服有時而夷故杞子卒傳言其夷也今稱朝者始於朝禮終而不全異於介葛盧唯貶其爵

案

案

本公爵但春秋欲新周故宋而黜之稱伯莊二十七年杞伯來朝是也二十三年杞子卒者以微弱為徐昔所脅不能死位故以其二等貶之見聖人

子孫有誅無絕而已至此復稱子者起其無禮不備故魯入之也

案杞子說

具見前

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

左

有齊怨不廢喪紀禮也

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

乙巳九月六日

左

案責無禮也

案

注杞屬脩禮朝魯雖無禮君子躬自厚而

薄責於人不當人張人方來朝而帥師入之以怨報德之故書曰責之此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辭者也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左楚子將圍宋使子

治兵於蔿蔿賈曰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冬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晉侯始入而敎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入務利民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宜其用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成釋宋圍一戰而霸又之敎也注楚序諸侯之上主兵故稱人恥不得志以微者告左此楚子也其稱人何貶曷為貶左楚人者楚子也其曰人何也人楚子為執宋公貶故終信之篇貶也左所以人諸侯也其人諸侯何也不正其信夷狄而伐中國也

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左注諸侯伐宋公與

非後期宋方見圍無嫌胡氏楚稱人貶也宋公先代之後作實王家非有於與盟故直以宋地左楚稱人貶也宋公先代之後作實王家非有也故黜而稱人以著其罪諸侯信夷狄伐中國獨無貶乎人楚子所以人諸侯也公與楚結好故往會盟其地以宋者宋方見圍無嫌於與盟而公

之罪亦著矣左楚當有君矣此楚子也則其稱人何嫌子楚以伯也盟于齊為諸侯長矣楚之稱子而長於諸侯宋襄公為之也魯僖衛文夫子之刪詩有取焉桓公卒而衛從楚魯又從楚楚敗宋于泓納頓子滅夔取齊之穀且合四國之君以圍宋春秋以是為夷狄之強而已矣雖序於諸侯之上而特人之不稱人則疑於莊王

左圍宋之楚人正義曰傳云楚子及諸侯圍宋則是楚子親自來也十二月公會諸侯盟于宋公為楚子在宋而往會之明楚子與盟也明年楚子入居于申使子玉去宋由此而言楚子初來圍宋必親至宋國使子玉主兵明年見晉之盛身始去之獨留子玉於宋耳此說據經為合但不敢言杜氏之非不以稱人為貶而遷就於告詞之說為謬耳公穀注又以地宋謂公已為和解故宋亦與盟此亦不察夫事實也左晉文晉悼之興皆以救宋却楚成功晉人有言曰成伯安疆自宋始矣大抵宋亦中國之樞紐也故始焉楚成爭伯而有宋之圍繼焉楚莊偏伯而有宋之圍始焉楚爭伯而有宋之盟終焉楚分伯而有宋之盟

左伯而有宋之盟終焉楚分伯而有宋之盟是年晉蒐于被廬作三軍謀元帥以卻穀將中軍穀卒原軫將中軍

附錄是年晉蒐于被廬作三軍謀元帥以卻穀將中軍穀卒原軫將中軍

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左晉侯將伐曹

人弗許還自南河濟侵曹伐衛正月左曷為再言晉侯非兩之也然戊申取五鹿再舉晉侯者兩來告左則何以不言遂未侵曹也未侵

曹則其言侵曹何致其意也其意侵曹則曷為伐衛晉侯將侵曹假塗于衛衛曰不可得則固將伐之也注曹有罪晉文行霸征之衛壅遏不得使義兵以時進故著言侵曹以致其意所以通賢者之心不使壅塞也案再稱晉侯忌也注曹衛並惡故再稱晉侯以刺之案再稱晉侯譏復怨也春秋之時用兵者非懷私復怨則利不伐則能懲忿不求則能室欲然後貪憤之兵亡矣或曰曹衛皆華即夷於是乎致武奚為不可曰楚人樓諸侯以圍宋陳蔡鄭許舉兵而同會魯公與會而同盟楚雖得曹新昏於衛然其君不在會其師不與圍以方諸國不猶愈乎又況衛已請盟而晉人弗之許也書曰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文公能忍於奄豎里鳧須矣何獨不能忍於曹衛乎再稱晉侯其甚之下書楚人救衛則譏晉深矣春秋責備賢者而樂與人改過責備賢者故再稱晉侯樂與人改過故衛已請盟不當拒而絕之也

附錄

左氏晉侯事

侯

寺人披請見晉侯辭焉曰夫絃猶在女其行乎對曰臣謂君之入也其知之矣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唯力是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君若易之何辱命焉公見之晉侯之豎頭須守藏者也其出也竊藏以逃盡用以求納之及入求見公辭焉以沐謂僕人曰沐則心覆心覆則圖反宜吾不得見也國君而離匹夫懼者其甚矣公遽見之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為己力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貪天之功以為己力乎遂隱而死晉侯

以縣上為之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楚人救衛

侯

晉侯齊侯盟于斂于孟衛侯請盟

晉人弗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于晉衛侯出居于襄牛公子買戍衛楚人救衛不克公懼於晉殺子叢以說焉謂楚人曰不卒戍也注子叢即買也案內諱殺大夫謂之刺之也案內殺大夫稱刺者若曰刺審其情與衆刺曰諷羣臣再刺曰諷羣吏三刺曰諷萬民刺未有書其故者而以不卒戍刺之則知買為無罪矣夫殺無罪之士將以苟說於強國於是乎不君矣故特書其故以貶之也案春秋子楚以恤患之故以貶之也案名卑晉又之忌克也

案刺公子買之事左氏得之公穀不知事實皆以為殺有罪之詞非也○**案**魯刺大夫三買及公子偃○**案**春秋子楚以救正猶書宋人伐陳衛人救陳書曰成鄭虎牢楚公子貞救鄭相以蓋彼本無能救之善但春秋借以深著伐者之罪耳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

侯

晉侯圍曹門焉

上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謀曰稱舍於墓師遷焉曹人亡懼為其所得者棺而出之因其穴而攻之入曹數之以不用倍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令無入倍負羈之官而免其族報施也魏犢顛執僑負羈氏殺顛顛徇于師宋人如晉告急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藉之生楚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

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喜賂怒頑能無戰乎公穀梁
人者內弗受也日入惡入者也
 說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注所謂請而不正
 晉侯而斥執曹伯惡晉侯也畀與也其曰人何也不
 以晉侯畀宋公也注畀上與下之辭故不以侯畀公
 而不至於是乎有攻伐之兵故孟子謂萬章曰子以為有王者作將比今
 之諸侯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曹伯無罪者未狎晉政莫知所
 承晉文不修辭令遽入其國既執其君又分其田暴矣欲致楚師與之戰而
 以曹伯畀宋人請矣雖戰勝楚遂主夏盟舉動不中於禮亦多矣徒亂人
 上下之分無君臣之禮
 其功雖多道不足尚也張氏自晉侯侵曹至此皆春秋

案執曹伯曹侯穀梁正例以稱侯以執者執無罪也於此條雖
 合而於厲公執負刼之例不通矣胡氏正例以稱侯以執伯討也於
 執負刼雖合而於此條又不通矣公羊拘於稱侯為伯討之例故以
 此為義兵其說曰畀者何與也其言畀者何與使聽之也曹伯之
 罪何甚惡也其惡奈何不可以一罪言也注者曰畀宋者時天王居
 鄭晉又以宋王者之後法度所存假使治其獄其繆如此此不知事
 實之失也然則云何陸氏曰不稱晉人執者承上晉侯入曹故不重言
 晉人也此與楚子伐吳執齊慶封同例耳胡氏無傳想同此說又案
 晉執曹伯畀宋與執武子歸楚同此書畀而彼書歸蓋畀者猶
 此與彼之辭歸者以京師之禮待楚矣又案書法獻者下奉上也錫者
 上賜下也畀者非上非下者也
 三者據尊卑言之趙子說是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

楚師敗績

楚子入居于申使申叔去穀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晉
 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
 之情為盡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天之所置其可廢乎申志曰允當則
 歸又曰知難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敵此三志者晉之謂矣子玉使伯勞請戰
 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間執讒慝之口王怒少與之師唯西廣東宮與若敖之
 六卒實從之子玉使宛春告於晉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子
 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不可失矣先軫曰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
 三國我一言而三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棄宋也救而棄之謂
 諸侯何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公說乃拘宛
 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於楚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退軍吏曰以
 君辟臣辱也子犯曰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辟之所以報也我退而楚還我將
 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楚眾欲止子玉不可夏四月戊
 辰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天秦小子憖次于城濮聽輿人之誦曰原田每每
 舍其舊而新是謀公疑焉子犯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
 河必無害也公曰若楚惠何欒貞子曰漢陽諸姬楚實盡思小惠而忘大
 恥不如戰也子玉使鬬勃請戰曰請與君之士戲得臣與寓目焉晉侯使欒枝
 對曰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既不得命矣敢煩大夫謂二三子戒爾車馬敬爾君
 事詰朝將見晉軍七百乘鞞鞞鞞鞞晉侯登有莘之虛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
 可用也遂伐其木以益其兵己巳晉師陳于莘北晉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子主
 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子西將左子上將右晉臣蒙馬以虎皮先

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至收其卒而止故不敗晉師三日館穀及癸酉而還注宋公齊國歸父秦小子憖既次城濮以師屬晉不與戰也子玉

公羊

此大戰也曷為使微者子玉得臣也其稱人何賤曷為賤大夫不敵君也

臣無敵君戰之義故絕之也秦稱師者助伯者征伐有功故襄進胡氏之齊桓先朝天子晉又先討夷狄者晉文之時楚與爭強所遭遇異

胡氏

楚稱人賤也戰而言及主乎是戰者也當是時晉師避楚三舍請戰者得臣也而經之書及何以在晉得臣雖從晉師然初生於晉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是未有必戰之意也及先軫獻謀許曹衛以攜其黨拘宛春以激其怒而後得臣之意決矣故楚雖請戰而及在晉侯誅其意也荆楚恃強憑陵諸夏滅黃而霸主不能恤敗徐于婁林而諸大夫不能救執中國盟主而在會者不敢與之爭今又戊穀逼齊合兵圍宋戰勝中國威動天下非有城濮之敗則民其被髮左衽矣宜有美詞稱揚其績而春秋所書如此其略何也仁人明其道不計其功正其義不謀其利文公戰勝楚遂主夏盟以功言則高矣語道義則三王之罪人也知此說則陳氏稱師尊晉侯也

張氏

齊桓伐楚雖能致屈完然楚未大創也故次年即滅弦救晉以伯也鄭終桓公之世楚為患而不能制文公欲伯天下以為楚不

大創則不足以定伯故決於一戰以為取威定霸之基但其救患之心止在於報施而討罪之念只行於復怨故以晉侯主之誅文公之心也

案城濮之戰左氏已詳但注者於師稱人之說失之胡氏知書及之為罪晉而不知書侯之為尊晉故必合胡陳二家然後文意方備張

氏發明齊桓晉文之事亦得之若何休直襲晉文則又過矣大抵召陵雖以來盟于齊而亦有遂伐之專城濮雖以書侯子晉而先盟及戰之誦此皆功罪不相掩之法也餘見淑戰下

楚殺其大夫得臣

臣

子玉既敗王使謂之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以為戮及連穀而死晉侯聞之而後喜可知也曰莫

余毒也已為呂臣實為令尹奉己而已不在民矣得臣得臣信有罪矣而楚使之勿敵而少與之師又以一敗殺之是以師為重而棄其將以與之也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以仲尼書鄭棄其師與楚殺得臣之事觀之可為

來世之永鑑矣

衛侯出奔楚

侯

衛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遂適陳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

侯

諸侯失國出奔未以不名著文公之罪也衛侯失守社稷北有華即夷於文公何罪乎衛之禍文

公為之也初齊晉盟于斂孟衛侯請盟晉人弗許是塞其向善之心雖欲自新改轍而其道無由也高帝一封雍齒而功臣不競世祖燒棄文書而反側悉安使文公釋怨許衛結盟南向諸侯棄楚而歸晉矣忿不思難惟怨是圖必使衛侯竄身無所奔于荆蠻歸于京師兄弟相殘君臣交訟誰之咎也夫心不外者乃能統大衆智不鑿者乃能處大事文公欲主夏盟取威定霸而舉動煩擾若不能勝任者惟懼知自私而心不廣也春秋於衛侯失國出奔不以其罪名之而重文公之咎蓋端本議刑責備賢者之意

案衛侯出奔不名之說胡氏得之何氏以為晉文以王事遂之擇其尤無絕衛之心者非也陸氏以為為令叔武攝位而去故不名亦未必然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

盟于踐土

踐土鄭地癸丑月十八日癸亥二十八日必有誤

案

晉師至于衡雍作王宮于踐土鄭伯

五月丙午晉侯及鄭伯盟于衡雍丁未獻楚俘于王駟介百乘徒兵千鄭伯傅王用平禮也王享醴命晉侯省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與父策命晉侯為侯伯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秬鬯一卣虎賁三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讐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不顯休命受策以出出入三觀癸亥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要言曰昔蔡王室無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靈之俾隊其師無克祚國及其玄孫無有老幼君子謂是盟也信謂晉於是役也能以德攻以義襲王聞晉戰勝自往勞之王子虎臨盟不同歆

案

踐土之會天下勞而晉不書何也周然是諱之也所謂諱而不正

小國之諸侯晉文之爵雖曰侯伯而號令天下幾於改物實行天子之事此春秋之名實也與其名存實亡猶愈於名實俱亡是故天子勞晉侯于踐土則削而不書去其實以全名所謂君道也父道也晉侯以臣召君則書天王狩于河陽正其名以統實所謂臣道也子道也而天下之大倫尚存而不減矣衛侯奔楚不書名者未絕其位也叔武受盟而稱衛子者立以爲君也此見聖人深罪晉文報怨行私專權自恣廢置諸侯之意

案序

侯於齊侯宋公之

張

又公於勝楚之後帥諸侯朝天子然後受侯伯上子晉以伯也

懷服萬邦者然負震主之威致天子之屈尊失正位居體之道故即其可書者記之而天下勞沒而不書以示天下之大訓也

案踐土于溫之書法胡氏論之詳矣外以諱為善則諱晉者非貶也朱子亦曰如葵丘之會召陵之師踐土之盟自是好本末自別

陳侯如會

案

陳本與楚楚敗懼而屬晉來不及盟故曰如會

案

其言如會

案

如會外乎會也

於會受命也

案經書如會三雞

公朝于王所

案

王在踐土非京師故曰王所

案

曷為不言公如京師天子在是也天子在是則曷為不言太子在是

不與致天子也注時晉文公年老恐霸功不成故上白天子曰諸侯不可卒致願王居踐土下謂諸侯曰太子在是不可不朝迫使正君臣明王法雖非正起時可與故書朝案朝不言所言所朝不言所言所非其所也朝于廟禮也因正其義案者非其所也朝于外非禮也有虞氏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周制十有二年王乃時巡諸侯各朝于方岳亦何必于京師于廟然後為禮乎古者天子巡守于四方有常時諸侯朝于方岳有常所今天王下勞晉侯公朝于王所則非其時與地矣然則天子在是其可以不朝乎天子在是而諸侯就朝禮之變也春秋不以諸侯就朝為非而以王所非其所為貶正其本之意也

陳氏

陳氏外朝王不書書魯以見其餘也於是晉侯將盟于踐土而王即命爲方伯諸侯朝焉則先朝而後盟曷爲先書盟後書朝書朝而後盟是以天子與斯盟也書盟而後朝春秋不以天子與斯盟之詞也

案春秋書曷之朝王者三此年二成十三年如京師是也皆因伯事以行禮然此雖在外而得書朝彼雖至京師而反書如者蓋此若書如則無以見天王就朝之實彼若書朝則無以見諸侯之不咸乎禮義各有在也彼書朝於伐秦之先此書朝於盟踐土之後者蓋彼不先書朝無以見朝王之爲重此不後書朝無以見諱王之實義亦各有在也然此書朝猶爲下事上之詞彼書如則不過彼適此之例矣亦微有分別○**又案**天王自至之說左氏是公羊不與致王之說亦好但其淫下之言非事實○**案**諸侯比朝舉魯以見其餘之說陳氏是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衛元咺出奔晉

左氏
或訴
元咥

於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聞從公公使殺之咺不廢命奉夷叔以入守六月晉人復衛侯甯武子與衛人盟于宛濮衛侯先期入叔武將沐聞公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公子歛大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之股而哭之殺歛大元咺出奔晉

疏 以鄭非大罪故出奔不名

胡氏 衛侯失國出奔則不名復歸得國惡其藉楚之力故入名以表失國

衛侯失國出奔則不名復歸得國

也晉又公有憾於衛侯而不釋怨於是逐衛侯立叔武叔武辭立而他人立則恐衛侯之不得反也於是已立乎其位治反衛侯衛侯得反而疑其弟則曰叔武篡



衛侯失國出奔則不名復歸得國何以名殺叔武也叔武者衛侯之弟

我元咺爭之曰叔武無罪衛侯不信其言終殺叔武是不念鞠子哀而以爭國爲心敵民尋滅天理其爲罪大矣此其所以名也元咺由是走之晉而訟其君然衛侯初歸則稱復再歸何以不稱復乎春秋立法甚嚴而待人以恕鄭之初歸雖殺叔武旣名之矣猶意其或出於誤而能革也是以稱復及其再歸又殺元咺及公子瑕則是終以爭國爲心長惡不悛無自艾之意矣是以不稱復其曰歸于衛者易詞也諸侯嗣故稱復者繼之也不稱復者絕之也而國非其

張氏 易曰自下訟上患至掇也成公殺叔武雖可謂大弗友

國矣元咺以臣訟君可乎然亦晉侯惡衛之心有以召之也

張氏

易曰自下訟上患至掇也成公殺叔武雖可謂大邦友
元咺以臣訟君可乎然亦晉侯惡衛之心有以召之也

侯爲誤殺由公羊言之則衛侯爲已殺然衛侯之內忌信讒始於殺
 角之時今之殺叔武乃其本心但誣罪於前驅以告諸侯耳此公羊
 所以爲實錄也
 大夫出奔而歸多言所自蓋因其力也傳例
 曰有奉焉爾是也諸侯出奔受執而歸者比且不言所自獨曹
 伯書自京師衛侯鄭書自楚殺平以爲有奉夫衛已告絕於楚
 楚已不得志於中國衛安能藉其力乎何氏以爲自楚爲天子諱也
 其說允乖舛胡氏於自京師得之於此條則略而不解惟陳氏曰君
 歸不言自君而言自者危不得歸也是故晉文實復衛侯而曰自楚
 危自楚也晉厲實歸曹伯而曰自京師危自京師也此說亦似未
 盡大抵書自楚者其亦觀其所主而榮辱成敗見之意也歟

所以

時今之殺叔武乃其本心但誣罪於前驅以告諸侯耳此公羊
爲實錄也

桑大夫出奔而歸多言所自蓋因其力也傳例

曰有奉焉爾是也諸侯出奔受命而歸者曰不言所自獨曹伯書自京師衛侯鄭書自楚叔牙以爲有奉天衛已告絕於楚楚已不得志於中國衛安能藉其力乎何氏以爲自楚爲天子諱也其說允乖舛胡氏於自京師得之於此條則略而不解惟陳氏曰君歸不言自君而言自者危不得歸也是故晉文實復衛侯而曰自楚危自楚也晉厲實歸曹伯而曰自京師危自京師也此說亦似未盡大抵書自楚者其亦觀其所主而榮辱成敗見之意也歟

陳侯款卒○秋杞伯姬來公子遂如齊

張氏

杞伯姬來而
入杞之怨釋

公子遂如齊而取穀之憾解中國貴於伯權

之立如此此可以觀邵子所謂功之首者矣

公子遂如齊七始此年

文二文十七十八宣元二宣八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

人于温天王狩于河陽殺梁無齊侯侯作守

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晉侯大言諸侯而欲尊事天子以為名義自嫌強大不敢朝周喻王出狩因得盡羣臣之禮自諱而不正之事為其辭逆而意順故經以王狩為辭隱其召君之闕欲以明晉之功德此違凡變例以起大義危疑之理故特稱仲尼以明之

卒

狩不書此何以書不與再致天

卒

會于温討不服也是會也

全天王之行也為若將守而遇諸侯之朝也
為天王諱也水北為陽山南為陽温河陽也
晉侯召君名義之罪人也其可訓乎若原其自嫌之心嘉其尊王之義則請王之狩忠亦至焉故夫子特書狩于河陽所謂原情為制以誠變禮者也夫踐土之會王實自往非晉罪也故為王諱而足矣温之會晉則有罪而其情順也故既為王諱之又為晉解之於以見春秋忠恕也
于温召王以諸侯見則先狩而後會曷為先書會後書狩書狩而後會是以天子與斯會也先書會後書狩春秋不以天子與斯會之詞也

陳

晉侯

莊二十二年王巡號守不書則王狩之非狩審矣非狩而曰狩為尊者諱也春秋書狩四而此非講武之狩蓋假巡狩之禮以為詞也正義曰言

天王自來狩獵于河陽之地天子諸侯田獵皆於封內不越國而取諸人河陽實以屬晉非王狩所故言非其地若此則又以狩為田狩之名

秦諸侯在喪稱子蔡丘宋襄稱子自在本班此年陳共公稱子降在鄭下召陵陳懷公稱子又在鄭上杜曰傳無義例蓋主

會者次之非襄貶也

秦與中國會始此

壬申公朝于王所杜氏曰壬申十月十日

有日而無月史闕文

卒

其日何錄乎內也

者所惡不月而日者自是諸侯不繫天子若日不繫月

卒

朝於廟禮也於外非禮也獨公朝與諸侯

之主善以內目惡以外言曰公朝逆辭也而尊天子會于温言小諸侯温河北地以河陽言之大天子也日繫於月月繫於時壬申公朝于王所其不月失其所繫也以為晉文公之行事為已僨矣

陳

朝踐土不繫日此繫

臣召君僨倒上下日不繫月猶諸侯不系天子
也王嘗至踐土而不言狩則王意也可以但言朝至温非王意也不可以但言朝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壬申公朝于王所然則雖諱而諸侯致天子之實見矣齊桓盟王人不盟幸周公殊會世子晉

文實致天子而朝之故曰晉文請而不正

祭有日無月杜氏說是公穀斂本不可取

以他傳無解故錄之穀梁謹日之說得之

通志堂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侯

衛侯與元咺訟甯武子為輔鍼莊子為坐士榮為大士衛侯不勝殺士榮則鍼莊子謂甯人則忠而免之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實諸深室甯子職納囊饋焉元咺歸于衛

立公子瑕 伯討歸之于者執之于天子之側者也罪未定則何以得為矣歸之于者非執之于天子之側者也罪未定則何以得為武也何以不書為叔武諱也春秋為賢者諱何賢乎叔武讓國也此晉侯也其稱人何貶曷為貶衛之禍文公為之也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使人兄弟相疑故乎殺母弟者又公為之也自者何有力焉者也此執其君其言自何為叔武爭也餘見前胡氏所引

歸之于者緩詞也歸之于京師也自晉之詞也古者君臣無獄諸侯不專殺為臣執君故衛侯不名而元咺稱復大夫不世其稱復絕之也自晉者晉有奉焉歸者易辭以文公為之主故其歸無難而方伯之罪亦明矣是以執而歸人不得為伯討也

案此歸之于京師與成十五年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書法不同公羊曰歸之于者罪已定矣歸之于者罪未定也穀曰歸之于者緩詞也歸之于者急詞也胡氏曰歸之于者執不以正之詞也程子曰歸之于者順易之詞歸之于者強歸之詞正義曰此無義例史異辭爾趙子曰歸于與歸之于其義一也或傳寫衍縮耳諸說皆異疑趙子及正義頗得之又就上四說論則公穀之言未可通蓋考之傳晉文執衛侯先自定

其罪然後歸之京師假王命以治之則所謂罪已定所謂緩詞以合晉厲執曹伯不敢自定其罪即歸京師使王治之則所謂罪未定所謂急詞亦合但其下文所解乃反不通若穀梁移成十五年斷在晉侯說於此條下而移此條斷在京師說於成十五年則兩通矣○又大夫歸入稱復者三元咺宋魚石晉欒盈皆仇辭也皆無歸道也

諸侯遂圍許

左傳丁丑日 會溫諸侯也許比再巡狩諸侯各朝于方岳今法天子行幸三百里內亦皆問起居許距河陽踐土近矣而可以不曾乎其稱遂繼事之辭也

許自盟幽後又十四年而鄭人侵許於是許常從中國桓公沒諸侯從楚不獨許自子人九行成而鄭從晉叔武受盟而衛從晉陳侯如會而陳亦從晉前日從楚以執宋圍宋者皆改乘轅而北向獨許負固不至蓋許在鄭南密邇於楚服楚之威令久矣是以久圍而不變也以莫爾之許合十一國之眾逾時越歲而不能成功雖曰義舉亦以見威力之及人淺矣許之甘心從夷其亦有懲於江黃也歟○桓公之編書諸侯遂救許文公之編書諸侯遂圍許皆義舉也然圍齊致伐圍許致圍春秋其亦與晉文之討貳而不與晉文之過暴歟

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

曹為解齊桓公為會而封異姓今君為會而滅同姓曹叔振鐸文之昭也
 先君唐叔武之穆也且合諸侯而滅兄弟非禮也與衛借命而不與借復非信
 也同罪異討非刑也公說復者復中國也天子免之因與之會其曰
 復曹伯遂會諸侯圍許復通王命也遂繼事也注中國猶國中
 曹伯襄何以名其歸之道非所以歸也晉侯有疾使其豎侯孺貨筮史曰以曹
 為解晉侯恐於是反曹伯夫以賂得國而春秋名之比於失地滅同姓之罪以
 此知聖人嚴於義利之別以正性命之張氏
 理其說行而天下定矣豈曰小補之哉魯叔孫豹見執於晉樂王鮒欲
 媼見執於晉曾使由豐以貨如晉叔孫留而不出大夫之知義者猶恥以
 貨賂苟免況諸侯乎曹伯襄之名以枉己者不足正人失君國之道也

附錄
侯

晉侯作三行以禦狄荀林父將中
 行屠擊將右行先蔑將左行

案晉已有三軍增置三
 行辟天子六軍之名也

二十有九年春介葛盧來侯

介葛盧來朝舍于昌行之上公在
 會鎖之芻米禮也注介東夷國也

葛盧介君名也不稱朝不見公且不能
 行朝禮雖不見公國賓禮之故書

牟
 夷狄之君也不言
 朝不能乎朝也

案微國之君
 未爵者也

其早也在東夷也末通於上國一歲再至其意將安
 卑也在乎故亟書之介人侵蕭譏有以來之也

公至自圍許

其至以圍許久
 役而不能服也

案踐土不書至而圍許
 書至文公之伯事怠矣

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

泉

公羊上有公字翟作狄翟泉
 洛陽城內大倉西南池水也

左氏

公會王子虎晉狐偃宋公孫固齊國
 歸父陳轅濤漆秦小子憖盟于翟泉

尋踐土之盟且謀伐鄭也卿不書罪之也在禮卿不書公侯會伯子男可
 也注晉侯始伯翼戴天子諸侯輯睦王室無虞而王子虎下盟列國以潰大
 典諸侯大夫上敵公侯虧禮傷教故貶諸大夫諱公與盟大國之卿
 當小國之君故可以會伯子男諸卿之見貶亦兼有此闕故傳重發之

案文公圍許不能服自知威信不行故復上假王人以會諸侯年
 老志衰不能自致故諸侯亦使微者會之月者惡伯功之廢於是

胡氏
 案左

氏則皆列國之貴大夫與王子而公與會也其貶而稱人諱不書公何也翟
 泉近在洛陽王城之內而王子虎於此下與列國盟是謂上替諸侯大夫
 入天子之境雖貴曰士而於此上盟王子虎是謂下陵而無君之心著矣故
 以為大惡諱公而不書諸國之卿貶稱人而王子亦與焉者此正其本之意
 也

陳氏

晉初以大夫盟王子文公之志荒矣大夫之交政於是始又公為之也不斥
 言王子虎為尊尊諱也以其人王子虎不可不偏人

諸侯之大夫以其偏人諸侯之大夫不可不沒公也

案晉文公三大盟會本皆非禮踐土于溫致天王翟泉盟王子其視齊
 桓之尊王人不敵盟世子周公者大不侔矣然春秋推心之法則踐土王

春秋會通卷之二十一

十

通志堂

實自勞非晉之罪于溫召王事雖逆而情順故皆諱之以存其尊王之名若翟泉則君然最聚於王都之側上與王子虎歃血以約言既非踐土子虎泣盟之比又無于溫懷自嫌之心春秋不得不重貶之以顯其慢王之實矣蓋至此方結正晉文之罪是亦望其始而不足其終也其三會不書公說已見莊十六年○又案晉侯受命鄭伯傳王踐土于溫二會咸在鄭無叛晉之狀而此會謀伐鄭者得非文公過鄭鄭不禮焉前日之會黽勉以大義受之而內懷宿恨尚未釋歟外傳載文公誅觀狀以伐鄭及其陣鄭人以名寶行成公弗許欲得叔詹而烹之以詹一言而止則伐鄭者報怨未已也春

秋大雨雹左氏

為災穀梁注雷者陰脅陽臣侵君之象陽氣之在水雨則溫熱陰氣薄而脅之不相入轉而成雹

胡氏

正蒙曰凡陰氣凝聚陽在內者不得出則奮擊而為雷建陽在外者不得入則周旋不舍而為風和而散則為雪霜雨露不和而散則為戾氣晝夜陰常散緩受交於陽則風雨調寒暑正雹者戾氣也陰脅陽臣侵君之象當是時僖公即位日久季氏世卿公子遂專權政在大夫萌於此矣

案經書大雨雹三此年及昭三年冬四年春

冬介葛盧來左氏

左氏

以未見公故復來朝禮之加燕好介葛盧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其音云問之而信

陳氏

春秋以一字為褒貶以禮義一年再朝不中禮故不復進也

春秋雖以一字為褒貶而或費詞者詳始以著末也三月癸酉大雨雹電庚辰大雨雪正月己卯癸五月丁丑癸將著其末不可不詳其始也

春秋兩書介來以其事言則遠人慕中國當從何氏以其實言則遠人窺中國當從陳氏要之陳氏說是春秋不以例之卿肆來而以例之白秋則非

三十年春王正月○夏秋侵齊左氏

晉人侵鄭以觀其可攻與否

左氏

晉文公若移圍鄭之師以伐秋則方伯之職脩矣上書秋侵齊下書圍鄭此直書其事而義自見者七

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左氏

衛侯使醫衍酖衛侯甯俞貨醫使薄其酖不死

公為之請納王於王與晉侯皆十穀王許之乃釋衛侯衛侯使賂周微治既服將命周微遇疾而死治屢辭卿瑕立經年未會諸侯故不稱君

左氏

稱國以殺罪累上也以是為訟君也衛侯在外其以累國同

元咺訟君為惡君歸則已出君出則已歸無人臣之禮信有罪矣則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何也春秋之法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君子之道譬諸射失諸正鵠反求諸己衛侯之躬無乃有闕蓋亦省德而內自訟乎夫稱國以殺者君與大臣專殺之也衛侯在外其稱國以殺何也穀梁子曰待其

殺而後入也待其殺而後入是志乎殺咺瑕者也兵莫憚於志鎮鄆為下
衛侯未入而稱國以殺此春秋誅意之效也然則大臣何與焉從君於惡而
不能正故并罪之也公子瑕未聞有罪而殺之何也元咺立以為君故衛侯
忌而殺之也然不與衛侯同者是瑕能拒咺辭其位而不立也不與陳佗
同者是瑕能守節不為國人之所惡也故經以公子冠瑕而稱及見瑕無
罪事起元咺以咺之故延及於瑕而衛侯忌克專殺濫刑之惡著矣

衛侯鄭歸于衛

此殺其大夫其言歸何歸惡乎元咺也元咺之
事君也君出則已入君入則已出以為不臣也

胡氏

衛侯出奔于楚則不名見執于晉則不名今既歸國復有其土地
矣何以反名之乎不名者責晉文公之以小怨妨大德名之者罪衛侯
鄭之以被害戕本支衛侯始歸而殺叔武
再歸而及公子瑕故再書其名以為後戒

諸侯執不書歸僖十九年滕子成九年鄭伯襄十六年莒子邾子
十九年邾子之類是也惟晉文之執曹衛書歸陳氏曰危不得歸也

又晉厲之執曹伯書歸胡氏曰言天王之釋有罪也○又衛侯歸
之于京師而書歸于衛譏不在王室也曹伯亦歸于京師而書歸

自京師譏
不在晉也

晉人秦人圍鄭

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且貳於楚也晉
軍函陵秦軍汜南佚之狐言於鄭伯曰國危矣

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公從之夜縋而出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
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

鄭以陪鄰鄰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為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乏
困君亦無所害且君嘗為晉君賜矣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君之
所知也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闕秦將焉取之闕秦以
利晉唯君圖之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楊孫戍之乃還子犯請擊
之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吾其還也亦去之初鄭公子蘭奔晉從
於晉侯伐鄭請無與圍鄭許之使待命于東鄭石甲父侯宣多逆以為
大子以求成于晉晉
人許之
胡氏
案左氏則書人者貶之也孟子曰有人於此待
子特不能厚將迎贈送之禮而未嘗以橫逆加之也坐此見圍為列國者
不亦難乎故晉侯秦伯貶稱人者晉文以私忿勤民動眾圍人之國秦伯
惟利為向背從燭之武之言不以義舉也
於是二國結盟連兵暴骨原野自此始矣

秦晉之爭始此夫秦以非子之餘踐岐豐之地春秋所書大抵皆
與晉兵爭之迹爾自穆公釋韓之憾而從晉於城濮之功於是盟于
溫于翟泉借役于齊鄭勳力同心未始有隙由燭之武一語而秦輔
晉之心變矣文公既卒而穀戰啓釁厥後彭衙之戰令狐之戰河曲
之戰秦之伐晉者六晉之伐秦亦六與數十年報復之師更四君而
未已蓋至襄公十一年戰櫟十二年十三國之伐然後交伐之文始
絕於經然則有穆公之賢而其所
就僅止此豈非貪利忘義之失哉

介人侵蕭

蕭人者侵中國故退

張氏

再來魯而次年遂侵蕭求
援而後舉兵也與荆人秦術

之聘

案介侵蕭三傳皆無事迹胡氏亦略之惟陳氏張氏說是

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左氏**

王使周公閱來聘饗有昌歆白黑形鹽辭曰國君文足昭也武可畏也則有備物之饗以象其德薦五味羞嘉穀鹽虎形以獻其功吾何以堪之東門襄仲將聘于晉**左氏**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公不得為政爾**左氏**時見周遂初聘于晉**左氏**使如京師而橫生事矯君命聘晉故疾其驕蹇自專**穀梁**以尊遂乎卑此言不敢叛京師也**左氏**鄭曰遂固受命如京師如晉晉是同周于諸侯**胡氏**大夫出疆有以三事出者有以一事出而專繼事

逆王后皆所謂以二事出者也公子結往媵而及齊宋明則專繼事者也非得失則存乎其事故矣秦宰上兼三公其職任為至重而來聘于魯天王之禮意莫厚焉魯侯既不朝京師而使公子遂往又以二事出夷周室於列國此大不恭之罪履霜相堅冰之漸春秋之所誅而不以聽者也則何以無貶乎有不待貶絕而罪惡惡見者不貶絕以見罪惡

案胡氏二事出之說本穀梁及杜氏若公羊則專罪公子遂之專二說未知孰是而穀梁精透足見書法此條與公如京師遂會伐秦

皆是王事書遂此本以二事出春秋則以如晉為遂事不敢以王事同於伯事也彼本以伐秦出春秋則以伐秦為遂事不敢先伯事而後王事也○**案**經書內大夫如晉二十八始於此公子遂三此年三十一又六年也內大夫如京七亦始於此此年公子遂文元年叔孫得臣八年公孫敖九年得臣宣九年仲孫蔑襄二十四叔孫豹昭二十二叔鞅也

三十有一年春取濟西田**左氏**取濟西田分曹地也使臧文仲往

諸侯必親其共不遠行將無及也從之分曹地自洮以**左氏**惡乎取也取

南東傳于濟盡曹地也**左氏**晉分曹田以賜魯故不係曹**左氏**之曹也易為

不言取之曹諱取同姓之田也此未有伐曹者則其言取之曹何晉侯執

曹伯班其所取侵地于諸侯也晉侯執曹伯班其所取侵地于諸侯則何

諱乎取同姓之田久也**左氏**之取何也春秋之法不以亂易亂

案濟西田左氏穀梁皆以為曹田公羊以為曹所侵魯之故田胡氏

從公羊濟西田首末三見於經此年取之曹宣元年以賂齊宣十年齊人以歸我

年取汶陽田八年韓穿來言汶陽襄十九年取邾田定十年齊歸

鄆讎龜陰田哀二年取漸東田沂西田及此年也不係國者乘上文伐邾文也

非吾田則係國邾田是也漸東沂西田不係國者乘上文伐邾文也

公子遂如晉**左氏**拜曹

田也

春秋左傳卷二十一

十一

通志堂

夏四月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

圖

非禮也猶三望亦非禮也禮不卜常祀而

卜其牲日牛卜日牲牲成而卜郊上怠慢也望郊之細也不郊亦無望可也圖免猶縱也三望分野之星國中山川皆因郊祀望而祭之魯廢郊天而脩其小祀故曰猶猶者可止之

全

易為或言三卜或言四卜三卜禮辭圖降魯魯分其祭奎婁之神也

不卜郊何以卜卜郊非禮也魯郊非禮也魯郊何以非禮天子祭天諸侯祭土天子有方望之事無所不通諸侯山川有不在其封內者不祭曷為或言免牲或言免牛免牲禮也免牛非禮也傷者曰牛二望者何望祭也祭大山河海山川有能潤于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編雨乎天下者大山爾河海潤于千里猶者何通可以已也何以書譏不郊而望祭也圖方望謂郊時望祭四方羣神日月星辰風伯雨師五岳四瀆及餘山川

殺祭

夏四月不時也四卜非禮也免牲者為之緇衣纁裳有凡三十六所

猶者可以已之詞也圖三望海岱淮海岱及淮惟徐州徐魯地全曰牲傷曰牛亡乎人若曰無賢人也譏僖公不共致天變郊者天人相與交接之意不言郊天者不敢斥尊

胡氏

記禮者曰祭帝于郊所以定天位也禮行于郊而百神受職也

世世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故魯君子血春乘大輅載弧韜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以人臣而用天子之禮可乎是成王過賜而伯禽受之非也諸侯祭天其僭極矣聖人於春秋欲削而不存則無以志其失悉書之則歲事之常有不勝書者故因禮之變而書于

策或以「或」以時或以望或以牲或以牛於變之中又有變焉者悉書其事而謂言僭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問公其衰矣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祝嘏莫敢易其常古易則亂名

紀分人道之大經拂矣古者大事決於卜故洪範稽疑獨以龜為五卜而不從則不郊矣故免牲望祭也有虞氏受終而望因於類巡狩而望因於柴皆天子之事也今魯不郊而望故特書曰猶猶者可以已之辭辭其言三望者天子有方望無所不通諸侯非名山大川在其封內者則不祭魯得用重禮視王室則殺故望止於三比諸侯則隆故

圖

諸侯有郊禘河海雖不在其封內而亦祭然非諸侯之所得為也

也魯之郊禘惠公請之而猶未率以

張氏

劉原父曰昔者魯惠公使宰為常也僖公始作頌以郊為夸焉

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後在魯始為里望翟之學使成王已賜魯郊則惠公奚請惠公之請殆由平王以下乎諸儒多據明堂位及禮運劉氏說未知所出姑存之以俟參考魯郊非禮故不曰大事于上帝而曰郊

經書

魯郊九此年夏四月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成十年

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襄七年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十一年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此以上不定也宣三年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成七年正月饕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饕鼠又食其角乃免牛夏不郊猶三望定十五年正月饕鼠食郊牛角改卜牛死改卜牛夏五月辛亥郊哀元年正月饕鼠食郊牛角改

通志堂

牛亦然此經復書不郊者蓋以僖公免牲與三望同時故略去不郊之文今此春免牛而夏三望故須書不郊以見之也免牲者為之緇衣纁裳奉之南郊天位歸之于陽也巳傷曰牛而尚卜免之何也嘗置之上帝矣上帝而後免之不敢專也卜之不去則如何不免安置之繫而待庀牲然後左右之○改卜之禮何也凡養牲必二一祀上帝一祀后稷帝牛月變則改卜稷牛以代之而別以他牛為稷牛也禮曰帝牛在將三月稷牛惟具若卜稷牛不吉及養稷牛又死則不郊○三望之異同何也說左氏者以為分野星及封內山川說公羊者以為泰山河海說穀梁者以為海岱淮據三家皆不以三望為非禮止譏其舍郊而望此已失之況望乃祭山川之名何得以為分野之星若以三望為魯之封內魯所得祭則常事必書何哉胡氏取公羊說以為泰山河海泰山魯所得祀河海非魯封內故不當祀然既曰魯視王室則殺故望止於三而用朱長文之說曰禮天子有四望魯惟得祭泰山餘三望皆禮故書之則是魯祭泰山之外猶有三望之祭也與前說稍不合矣要之後說是○三望書猶何也猶者不可已之詞三傳皆合但諸傳皆以大禮之不舉為恨胡氏則獨以僭禮之未盡除為譏則詞雖同而意異矣胡氏說是○春秋書猶三猶三望猶朝于廟猶繹也三望與繹譏其可已而不已之詞也朝廟幸其不可已而不已之詞也蘇氏曰如此而猶如此者甚之詞也不如此而猶如此者幸之之詞也此說發明三猶字甚佳但以猶三望為幸之之詞則失之矣

秋七月○冬杞伯姬來求婦

繫

非正

娶

蕩伯姬來逆婦而書者以公自

為主失其班列書也杞伯姬敵矣其來求婦曷為亦書見婦人不可預國事也

狄圍衛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

左氏

上曰三百年衛成公夢康叔曰相奪于享公命

祀相甯武子不可曰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祀即何事請改祀命**娶**衛地也狄嘗迫逐黎侯黎侯寓于衛而衛不能修方伯連帥之職戎嘗伐凡伯于楚丘而衛不能救王臣之患其後遂為狄人所滅東徙渡河矣齊桓公懷我狄而封之而衛國忘亡今又為狄所圍其遷于帝丘辟狄難也而中國衰微夷狄強盛衛侯不能自強於政治益日無御四夷安諸夏之功莫不見矣**張氏**自狄入衛後不敢加兵於衛者齊桓之力也及衛文忘齊之大德於是狄人始假義以伐衛晉文興而稍息至是又圍衛者亦晉文惡衛之深有以啓之也

附錄

左氏

是年晉蒐于清原作五軍以禦狄趙衰為卿

案此蓋罷三行而更為上下新軍也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

衛人侵狄秋衛人及狄盟左氏狄有亂衛人侵狄秋胡氏其不

盟於狄也再書衛人而稱及者所以罪衛也盟會中國諸侯之禮衰世

之事已非春秋所貴況與戎狄豺狼即其虛帳刑牲歃血以要之哉

附錄

是年春楚鬬章請平于晉

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子襄公左氏晉文公卒將殯

有聲如牛上偃使大夫拜曰君命大

胡氏

案左氏載秦納晉文公其事

事將有西師過軼我擊之必大捷焉

告也徐邈曰諸侯有朝聘之禮赴告之命所以敦交好通憂虞若鄰

國相望而情志不隔存亡禍福不以相關則他國之史無由得書魯政

雖陵典刑猶在史策所錄不失常法其文足

證仲尼修之事仍本史有可損而不能益也

案晉文以二十四年入國至二十八年城濮始王伯迄三十二年凡

五年李氏曰晉有二文之業蓋元侯文公也書錄文侯之命擇王

于艱錫以桓公為東周賢侯春秋詳文公之伯蓋文侯家法也文

公之與其事易於齊桓固有自來矣然文公既入國而事之不載

於經者凡四年雖以納王之懿功削而不見至二十八年一簡之中

乃五摯晉侯不以爲繁何哉蓋自武公以去伐宗并吞專立讀無

衣之詩雖晉之臣民不能自安也春秋爲是黜晉不書文公奔

而復國內何所承上何所稟經復略之勤王固爲大美然特以求

諸侯之利心而爲之豈真知有君臣之義哉至二十八年晉楚之事

乃關夷夏之盛衰非係一國之得失春秋抑楚之深故與晉之亟

則晉亦不爲無績於中國矣此其與桓公並稱歟大抵桓文雖並稱

而文固非桓匹也桓公二十餘年蓄威養晦始能問罪於楚文公

一駕而城濮之功多於召陵桓公屢盟屢會遲迴晚歲始會寧周公

文公再合而溫之事敏乎葵丘桓公終身與諸侯會盟失魯盟幽

失衛首止失鄭葵丘失陳文公三會而大侯小伯莫有不至其得諸

侯又盛乎桓公而曰文非桓匹何也又公之功多於桓公者罪亦多

於桓公也事速就乎桓公者義尤壞乎桓公者也名盛乎桓公者實

衰乎桓公者也春秋不以功蓋罪不以事掩義不以名誣實此其非

桓匹歟桓公得江黃而不用於伐楚文公謂非致秦則不可與楚爭

楚抑而秦與矣此桓公之不肯爲也桓公會則不邇三川盟則不加

王人文公會畿內則仇天盟于虎則恃矣此桓公之不敢爲也桓公

寧不得鄭不納子華懼其獎臣抑君不可以訓文公爲元咺執

君則三綱五常於是廢矣此又桓公不忍

爲也夫子正諱之辨獨不深自著明哉

三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左氏杞子自鄭使告于秦

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

聞也師勞力竭遠王備之勤而無所必有恃心公辭焉召孟明西乞白乙

使出師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秦師過周北門

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及滑鄭商

通志堂

人弦高遇之以乘韋先生十二犒師且使遽告于鄭鄭穆公使視客館則束載厲兵秣馬矣使皇武子辭焉杞子奔齊逢孫楊孫奔宋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五曰其還也滅滑而還國滅而書人不能有其地也

齊侯使國歸父來聘

侯

齊國子來聘自郊勞至于贈賄禮成而加之以敬藏文仲言於公曰國子

為政齊猶有禮君其朝焉臣聞之服於有禮社稷之衛也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

左氏穀梁

左氏

原

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奉不可失敵不可縱必伐秦師樂枝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為死君乎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秦則無禮何施之為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謀及子孫可謂死君乎遂發命遽興姜戎子墨衰經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遂墨以葬文公歲請三帥公許之先軫朝問秦囚公曰夫人請之吾舍之矣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墮軍實而長寇讎已無日矣不顧而唾公使陽處父追之及諸河則在舟中矣釋左驂以公命贈孟明孟明櫓首曰三年將拜君賜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金其謂之秦何夷狄之也曷為夷大夫何罪日吾不以一眚掩大德金秋之秦伯將襲鄭百里子與蹇叔子諫曰千里而襲人未有不亡者也秦伯怒曰若爾之年者寧上之木拱矣爾曷知師出百里子與蹇叔子遂其子而戒之曰爾即死必於殽之

欽嚴是文王之所辟風雨者也吾將尸爾焉然而晉人與姜戎要之殽而擊之匹馬隻輪無反者其言及姜戎何微也稱人先軫也或曰襄公親之親之則其稱人何君在乎殽而用師也言戰而言敗何也秋秦危不得葬也詐戰不日此何以日盡也也秦越千里之險入虛國進不能守退敗其師徒亂人子女之教無男女之別秦之為秋自殽之戰始也晉人者晉子也其曰人何也微之也何為微之不正其釋殽而主乎

胡氏

案書序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殽而經書晉人敗戰也秦于殽是皆仲尼親筆其詞何以異乎書序專取穆公

悔過自誓之言止於勸善其詞恕春秋備書秦晉無道用兵之失兼於懲惡其法嚴此所以異也晉襄親將紆不稱君者俯逼葬期忘親背恩墨衰經而即戎其惡甚矣矣視秦猶狄其罪云何客人之館而謀其主因人之信已而逞其詐利人之危而襲其國越人之境而不哀其喪叛盟失信以負勤民而棄其師狄道也夫杞子先軫之謀偷見一時之利微幸其成自以為功者也二君皆過聽焉而貪其利是使為人臣子者皆懷利以事其君父君臣父子去仁義懷利以相與利之所在則從之矣何有於君父故一失則夷狄再失則禽獸而大倫滅矣春秋人晉子而狄秦所以立人道存天理也

案殽戰公穀皆以為狄秦張氏曰公羊經不書師蓋必有所傳故啖

趙劉氏胡氏皆從之穀梁止以敗秦師為狄之蓋援中國與夷狄不言戰之例則恐非書法其曰秦之為狄自殽始則亦必有所傳也趙子以及字為衍文蓋據晉師白狄伐秦秦人白狄伐晉之例並不

言及故也然此初見于經則以殊戎之
文示之亦謹始之法趙子說未必然

癸巳葬晉文公狄侵齊

左氏

狄侵齊因
晉喪也

公伐邾取訾婁秋公子遂帥師伐邾

左氏

訾婁公羊作
叢婁穀作樓

公伐邾取訾婁以報升陘之役邾人不設備
秋襄仲復伐邾注魯亦因晉喪以陵小國
書其事而罪自見或曰取須句訾婁有為之也伐邾至于再三念母勤矣
夫念母者必當止乎禮義平王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詩人刺之夫
子錄焉僖公以成風之有功於己也越禮以尊其身
違義以報其怨殘民動眾取人之邑曾是以為可乎

晉人敗狄于箕

左氏

狄伐晉及箕晉侯敗狄于箕卻缺獲白狄子先
軫免胄入狄師死焉反自箕襄公以三命命先

且居將中軍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晉臣曰舉
卻缺子之功也以一命命卻缺為卿復與之冀

冬十月公如齊十有二月公至自齊

左氏

朝且弔有
狄師也

左氏

聞晉而虛邾所以因齊
聘而朝之以自托也

案晉襄初立伯事未定秦之窺鄭齊之聘魯皆有志於爭伯也
晉襄雖外患之是憂而置齊魯之交於度外故不逾年而伯事復

盛焉亦善於繼承者矣春秋書敗秦敗狄如齊伐許
於一年之間其晉伯絕續之會三強睥睨之秋歟

乙巳公薨于小寢

十一月十二日
經作十二月誤

左氏

即安

左氏

路寢治事之
所小寢燕息

之地也君終不於
路寢則非正矣

隕霜不殺草李梅實

左氏

隕書時失也周十一月今
九月霜當微而重重而不

能殺草所
以為災

左氏

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
十月也易中孚記曰陰假陽威之應也早霜霜而不

殺萬物至當霜霜之時根生之物復榮不死斯陽假與陰威陰
威列索故陽自責霜而反不殺也此祿去公室政在公子遂之應

未可殺而殺舉重也可殺而不殺舉輕也
京房易傳曰君假與臣權則

隕霜不殺草
則重者不

左氏

哀公問於仲尼曰春秋記隕霜不殺草何為記之也
曰此言可殺也夫且殺而不殺則

草木猶干犯之而況君乎是故以天道言四時失其序則其施必悖無以
統萬象矣以君道言五刑失其用則其權必喪無以服萬民矣哀公欲去

三桓張公室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使民戰栗蓋勸之斷也仲尼則曰成
事不說既往不咎其言與哀公言乃以為可殺何也在聖人則能處變而

不失其常在賢者則必有小貞吉大貞凶之戒矣其論隕
霜不殺草則李梅冬實蓋除惡於微慮患於早之意

案 墮霄二此年不殺草穀梁所謂舉輕也定元年殺菽穀梁所謂舉重也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左

計其貳於楚也楚子上侵陳蔡陳蔡成遂伐鄭晉陽處父侵蔡子上救之與晉

師夾泚而軍陽子使謂子上曰吾聞文不犯順武不違敵子若欲戰則吾退舍子濟而陳遲速唯命不然紿我老師費財亦無益也子上退陽子宣言曰走師遁矣遂歸楚師亦歸大子商臣譖子上曰受晉賂而辟之楚之恥也罪莫大焉王殺子上

案 僖公在位三十二年實為魯之賢君當其初歲內用公子友臧文仲外則堅事齊桓故能去慶父之姦靈使魯國既危而復安自十七年以前除從齊會無征伐外魯事之見經者甚少觀詩之所頌如務農重穀則勤於為民也春秋享祀則謹於奉先也立闕宮復泮宮克淮夷牧圉野雖一時夸大之辭有過其實然禮樂政事之修明君臣上下之協洽槩可想矣但盟檉未返遽有邾師之敗蔡丘稍怠遽肆陽穀之樂則公豈真能以禮信輔齊邪厥後宋襄繼起雖其伯事有不足以得魯然與其南向以從楚孰若尊齊先代協贊姻鄰以為中國之重乃乞師蠻荆導之以伐齊宋其失大矣蓋自十六年季友卒後臧文仲之竊位公子遂之專權如滅項會楚之失備見於經向非晉又肇造一戰勝楚則中原左衽之禍僖公何以遽其責哉先儒曰棄夏盟而即楚則有從狄之非先晉室而後周則無敬君之節須句之功不足掩升陘之辱取穀之師不足洗至鄆之恥此僖之不得全為賢侯也況乎季友受賈而季孫氏始公孫茲帥

師而叔孫氏始公孫敖帥師而孟孫氏始三桓之基皆肇於僖公之編則僖公亦魯國功之首罪之魁也歟

春秋諸傳會通卷第十一

後學 成德 校訂

春秋諸傳會通卷第十二

廬陵進士李廉輯

文公

名興謚法慈惠愛民曰文在位十八年

安

文公僖公之子夫人聲姜所生僖公薨文公立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安

先君未葬而公即位不可曠年無君也釋例曰遭喪繼立者每新年正

月必改元正位百官以序故國史書即位於策以表之文公成公先君未葬而書即位因三正之始明繼嗣之正表朝儀以固百姓之心此乃國君明分制之大禮譬周康王麻冕黼裳以行事事畢然後乃喪服也

穀梁

繼正即位正也

梁

即位者告廟臨

世定於初喪必逾年然後改元書即位者緣始終之義一年不二君故不改於極前定位之初緣臣民之心不可曠年無君故不待於三年畢喪之後逾年春正月乃謹始之時禮之中也孔子曰君薨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三年則告廟臨羣臣固有攝行之禮矣案商書稱大甲元年伊尹祠于先王則攝而告廟之證也百官總已聽於冢宰則攝而臨羣臣之證也至三祀十有二月伊尹以冕服奉嗣王則免喪從吉之證也康王時成王方崩猶未成服故用黼裳入受顧命或以康王釋服離次而即古誤矣

案魯自隱至文六君惟文公承國於先君得書即位故胡氏於此始發告廟臨羣臣之禮彼隱莊閔僖非不行此典也但春秋削之耳

二月癸亥日有食之杜氏月一日不書朔官失之○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葬王使內史叔服來會葬**叔氏服****葬**字諸侯喪天子使大夫會葬禮也**葬**葬人道始終之大變不以得禮為常事而不書其或失禮而害於王法之甚者聖人則有削而不存以示義者矣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錫王使毛伯來錫公命**錫**即位天子賜以命圭合瑞為信信十一年王賜晉侯命亦其比也

錫錫者何賜也命者何加我服也**錫**公新即位功未足施而錫之非禮也**錫**禮有受命無來錫**錫**命錫命非正也**錫**胡氏

諸侯終喪入見則有錫歲時來朝則有錫能敵王所服則有錫黼冕圭璧因其終喪入見而錫之者也禮所謂喪畢以士服見天子已見賜之黼冕圭璧然後歸是已車馬衣黼冕因其歲朝而錫之者也詩所謂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子之路車乘馬又何子之玄衣及黼冕是已彤弓絲矢因其敵氣獻功而錫之者也詩所謂彤弓昭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鍾鼓既設一朝享之是已今文公繼世喪制未畢非初見繼朝而獻功也何為來錫命乎故穀梁子曰來錫命非正也

錫王錫命說已見莊元年此條據杜氏以為諸侯初即位天子錫以命圭如侯執信圭之類公羊以為賜以命服以晉惠初立王賜之命

而晉侯受王隋證之則杜氏得之晉武公以請命于王而詩人有子之衣安且吉之詞證之則公羊亦得之故胡氏取禮經黼冕圭璧之說然後其義始備

晉侯伐衛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晉衛成公不朝使孔達侵鄭伐

居曰效尤禍也諸君朝王臣從師晉侯朝王于溫先且居定晉臣伐衛五月晉師圍戚取之獲孫昭子

叔孫得臣如京師叔牙**叔**賜命**叔**天子不為喪聘書者為職貢

叔高郵孫氏曰又公即位未嘗請命天子使大夫來錫命公受命矣又不自朝而使得臣往其不臣可知矣

衛人伐晉衛人使告于陳陳共公曰更伐之我辭之衛孔達帥師伐

之禮故國失其邑身見執辱貶孔達稱人

春秋與國伐伯者三衛人伐晉齊侯伐衛遂伐晉齊侯衛侯伐晉皆有關於衛

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秋晉侯疆戚田故公孫敖會之**會**取衛田正其疆界禮卿不會公侯而

春秋魯大夫皆不貶者體例已舉故據用魯史成文而已**戚**例已貶於隄泉之盟

內大夫特會外諸侯五教會晉侯于戚行父會齊侯陽穀歸父會齊侯于穀歸父會楚子于宋叔弓會楚子于陳也此為大夫特會諸侯之始而胡氏特發傳於歸父之下不知所謂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頹

頹公穀 初楚子將以商

臣為大子訪諸令尹子上子曰君之齒未也而又多愛黜乃亂也楚國之舉恒在少者且是人也雖目而豺聲忍人也不可立也弗聽既又欲立王子職而黜商臣商臣間之而未察告其師潘崇崇曰曰在江芋而勿敬也從之江芋怒曰役夫宜君王之欲殺女而立職也告崇崇曰信矣冬十月以官甲圍成王王立胡氏書世子弑君者有父之親有君之尊而至於弑逆此天理懲戒也唐世子弘受左氏春秋至此廢書嘆曰經籍聖人垂訓何書此邪郭瑜對曰春秋義存褒貶以善惡為勸誡故商臣千載而惡名不滅弘曰非惟口不可道故亦耳不忍聞願受他書瑜請讀禮禮世子從之嗚呼聖人大訓不明於後世皆腐儒學經不知其義者之罪耳若語之曰為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義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春秋之義必陷篡弑之罪聖人書此者使天下後世察於人倫知所以為君臣父子之道而免於首惡之名誅死之罪也則世子弘而聞此必將慄然畏懼知春秋之不可不學矣學於春秋必明臣子之義不至於秦請佛旨而見融矣傳者案也經者斷也考於傳之所載可以見其所由致之漸豈隱乎嫡妾必正而楚子多愛立子必長而楚國之舉常在少者養世子不可不慎也而使潘

崇為之師侍膳問安世子職也而多置官甲降而不憾憾而能矜者鮮矣乃欲黜兄而立其弟謀及婦人宜其敗也而使江芋知其情是以不仁處其身而以不孝處其子也其及宜矣楚顧隨王惠陵中國戰勝諸侯毒被天下然昧於君臣父子之道禍發蕭牆而不之覺也不善之積豈可掩哉君不君則臣不臣父不父則子不子春秋書世子弑君者推本所由而著其首惡為萬世之大戒也然則商臣無貶矣曰弑父與君之賊其惡猶待於貶而後著乎

公孫敖如齊

穆伯如齊始聘焉禮也凡君即位卿出並聘踐脩舊好要結外援好事鄰國以衛社稷忠信卑讓之道也忠德之正也信德之固也卑讓德之基也

因此發凡以明諸侯諒闇則國事皆用吉禮

書者譏喪娶吉凶不相干

附錄

左氏

公孫敖聞叔服能相人也見其二子焉曰穀也食子難也收子穀也豐下必有後於魯國此見孟氏之興

左氏

於是閏三月非禮也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履端於始序則不愆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歸餘於終事則不悖

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

彭衙秦地

左氏

穀之役晉人既歸孟明秦伯曰孤實貪以禍夫子夫子何罪復使為政秦秦子孟明視帥師伐晉晉侯禦之先且居將中軍及

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晉人謂秦拜賜之師秦伯猶用孟明增修德政重施於民趙成子言於諸大夫曰秦師又至將必辟之懼而增德不可

胡氏 戰而言及王乎是戰者也夫敵加於已不得已而起者謂之當也

伐晉報穀之役此所謂忿兵疑罪之在秦也而以晉侯王之何哉處已息爭之道遠怨之方也然則敵加於已縱其侵暴將不得應乎曰敵加於已而已有罪焉引咎責躬服其罪則可矣已則無罪而不義見如諭之以詞命猶不得免焉亦告於天子方伯可也若遽然興師而與戰是謂以桀攻桀何愈乎故以晉侯為主者處已息爭之道寡怨之方王者之事也

丁丑作僖公主

左氏 葬僖公緩作主非禮也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書不時也

注 王者殿以柏周以栗諸侯既葬反虞則卒哭以新死者之神祔之於祖尸柩已遠神形又不可得而見孝子思慕故造木主立几筵焉特用喪禮祭祀於寢不同之於宗廟新主既特祀於寢則宗廟四時烝嘗自如舊三年喪畢新死者之主以進於廟廟之遠主當遷入祧於是乃大祭於太廟以審定

穆 謂之禘

左氏 今過葬十月始作主故曰不時

注 立主喪主於虞吉主於練主用栗用栗者藏主也

胡氏 練主用栗者藏主也

練主用栗者藏主也何以書僖公薨至是十有五月然後作主慢而不敬甚矣夫慢而不敬積惡之原也以爲無傷而不去至於積惡而不可

不敬甚矣夫慢而不敬積惡之原也以爲無傷而不去至於積惡而不可

揜所以謹之也

案 作主之說三傳略同先儒多用公羊公注曰練主當以十二月是也但公羊下文譏久喪而後不能之事殊可怪注者又謂文公欲服喪三十六月此無據之言也故不取

又案 公注主狀正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一尺期年易栗主則埋虞主於兩階之間桑猶喪也栗謹敬貌也穀注主蓋神之所馮依桑主不文吉主皆刻而謚之蓋雖爲練作之主終入廟以辨昭穆也祭畢則藏之西壁坎中穀又曰作主壞廟有時日壞廟之道多擔可也改涂可也注作主在十三月壞廟在三年喪終主入廟則易擔以示有所加功左氏唯言祔而作主主一而已非虞練再作稍與公穀異

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

左氏 晉人以公不朝來討公如晉晉人使

盟以厭之也通晉不書諱之也

注 處父爲晉正卿不能匡君以禮而親與公盟故貶其族族去則非卿故以微人常稱爲耦以直厭不直不地者盟晉

左氏 何以不氏諱與大夫盟也

注 陽處父救江書氏諱去氏者使若都

左氏 得其君如經言邾婁儀父矣日者起公盟也微者盟不日如晉不書不致者

穀梁 不言公處父仇也爲公諱也何以知其與公盟以其日深諱之也

穀梁 也何以不言公之如晉所恥也出不書反不致也

胡氏 及處父盟者公也其不地於晉也諱不書公者抑大夫之仇不使與公爲敵正君臣之分也通晉不書反國不致爲公諱恥有臣子之禮

也凡此類筆削魯史之舊文眾矣

附錄 陳氏 凡諱國惡恥在公則但書其事不書公者恒辭也諱不與盟故不書盟公如晉為止公送葬故不書葬甚諱之也是故諱有愛君之誼焉必議不及君而後諱舍是無諱道矣故曰諱莫如深也

附錄 陳氏 凡諱國惡恥在公則但書其事不書公者恒辭也諱不與盟故不書盟公如晉為止公送葬故不書葬甚諱之也是故諱有愛君之誼焉必議不及君而後諱舍是無諱道矣故曰諱莫如深也

夏六月公孫叔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于垂隴

垂隴鄭地公穀作垂隴

左氏

公未至六月穆伯會諸侯及晉司空士穀盟于垂隴晉討衛穀作垂隴

金氏

能誅猶為疾惡故也與信辭也穀盟內外諸侯陳氏夫盟諸侯也大夫而與諸侯敵於是始故書大夫專盟自士穀也士穀非卿也特書之以大夫王盟也翟泉貶此何以不貶貶不於其甚則於事端餘實錄而已矣是故書士穀自書士穀而後凡役書大夫桓文之伯也會盟有大夫則但書人必世子也則得次小國之君自重隴王士穀新城主趙盾而後大夫與諸侯序於是戚之盟書齊國佐沙隨之會書宋華元甚者無伯而君與

也大夫而與諸侯敵於是始故書大夫專盟自士穀也士穀非卿也特書之以大夫王盟也翟泉貶此何以不貶貶不於其甚則於事端餘實錄而已矣是故書士穀自書士穀而後凡役書大夫桓文之伯也會盟有大夫則但書人必世子也則得次小國之君自重隴王士穀新城主趙盾而後大夫與諸侯序於是戚之盟書齊國佐沙隨之會書宋華元甚者無伯而君與

大夫並列於會矣

左氏 內大大出盟諸侯自未始繼而公子結及齊宋又繼而公孫叔會三國矣杜氏以為卿不會公侯例已舉於翟泉故魯大夫皆不貶從此例也陳氏以為貶承以正其始餘實錄也二說皆可通穀梁說非晉以大夫王諸侯亦始於翟泉故重貶之今士穀與新城趙盾雖書名氏而猶列諸侯之下者晉以大夫王諸侯而春秋亦以諸侯先大夫也陳氏得之左氏與士穀之說非何氏誅商臣事亦無據○**左氏** 齊以不朝責鄭而執詹言以不朝責衛而執孔達其事相類春秋皆以不自反責之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左氏

周七月今五月不雨足為災不書旱五穀猶有

收**左氏** 記異也大旱以災書此亦旱也曷為以災書大旱之日短而云災也故以災書此不雨之日長而無災故以災書也此祿去公室政在公子遂也**左氏** 歷時而言不雨文不憂雨也**左氏** 書不雨至于秋七月而不後言不雨則是冀雨之詞非文公意也夫書不雨至于秋七月而止即八月嘗雨矣然而不書八月雨者見文公無意於雨不以民事繫憂樂也其怠於政事可知而魯衰自此始矣

左氏 文公編不雨三此年及十年十三年例同

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

逆祀也於是夏父弗忌為小伯尊僖公且明見

曰吾見新鬼大故鬼小先大後小順也躋聖賢明也明順禮也君子以為失禮禮無不順祀國之大事也而逆之可謂禮乎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密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是以魯頌曰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白王祖后稷君子曰禮謂其後稷親而先帝也詩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君子曰禮謂其姊親而先姑也仲尼曰臧文仲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廢六關妾織蒲三不仁也作虛器縱逆祀祀爰居三不知也注大事禘也躋升也僖公閔公庶兄繼閔而廟坐宜在閔下今升在閔上故書而譏之何大禘也大禘者何合祭也其合祭奈何毀廟之主陳于大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大祖五年而再殷祭躋者何升也何言乎升僖公譏何譏爾逆祀也其逆祀奈何大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大祖躋升也先禘而後祖也逆祀也逆祀則無昭穆也無昭穆則無祖也無祖則無天也故曰又無天無天者是無天而行也君子不以親親害尊尊此春秋之義也疏著禘嘗者著明是禘嘗之祭也明氏升僖於閔之上也閔僖云親則兄弟分則君臣以為逆祀者兄弟之先君臣禮也君子不以親親害尊尊故左氏曰祀國之大事也而逆之可乎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公羊則曰其逆祀先禘而後祖也穀梁則曰逆祀則無昭穆也無昭穆則無祖也閔僖非祖禘而謂之祖禘者臣子一例也人有天下者事七世諸侯五世說禮者曰世

指父子非兄弟也然三傳同以閔公為祖而臣子一例是以僖公父視閔公為禮而父死子繼兄終弟及名號雖不同其為世一矣

案古者戎祀皆國之大事季氏將有事于顓臾此以兵事為有事也天子有事于文武此以祭祀為有事也故春秋書大禘為大事書禘祠烝嘗為有事此年大事禘也宣八年有事禴也昭十五年有事烝也此皆於祭無譏故不書祭名其郊禘大雩皆書祭名者祭之僭也烝嘗有書祭名者祭之失也此年大事之為禘公穀皆同杜氏以為禘者非也○禘者象生有合族之義列昭穆齒尊卑諸侯之大祭也其禮大祖東向昭南向穆北向父為昭子為穆孫從王父坐也祭畢則復還其廟公穀皆得之其閔僖父子之說左公穀胡氏皆以僖繼閔而立猶子之繼父故傳以昭穆祖父為喻固無可疑矣范甯不從其說乃以祖為莊親為僖謂文公以僖居莊之上楊士勛解之已足但左氏正義曰父子異昭穆兄弟同昭穆閔僖本同為穆但閔當在僖上今升僖於閔故云逆祀二公位次之逆非昭穆亂也若兄弟相代即異昭穆穆設令兄弟四人皆立為君則祖父之廟即已從毀矣理必不然故杜氏只以為位次之逆不以為昭穆之異胡氏辨世指父子之義恐未至○案定八年從祀先公左氏以為復閔僖之位胡氏不從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晉先且居宋公子成陳轅選鄭公子歸生伐秦取汪及彭

衛而還以報彭衛之役卿不書為穆公故尊秦也謂之崇德秦穆悔過終用孟明故敗四國大夫以尊秦伯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一

六

通志堂

貶而稱人者晉人再勝秦師在常情亦可已矣而復興此役結怨勤民是全不務德專欲力爭而報復之無已也以致濟河焚舟之師故特貶而稱人

襄

易為不序大夫將猶稱人也自士穀專盟書大夫自陽處父專將書大夫是故春秋之始大夫將恒稱人由救鄭之後大夫始貶稱人矣

案此條左氏尊秦之義非經意但據其說則此貶四國之卿以尊秦襄八年邢丘貶諸侯之卿以尊晉其事相類胡氏說本程子其貶晉固是

但自入春秋已來至此除魯書大夫帥師外外兵非君將者皆書人如隱五年邾鄭伐宋桓十四年宋以四國伐鄭齊桓之伯伐宋伐鄭伐鄭伐英氏晉襄以三國伐許與夫明年五國之伐

公子遂如齊納幣

案襄仲如齊納幣禮也凡君即位好舅甥脩昏姻娶元妃以奉宗盛者也孝禮之始也

卒

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譏喪娶也娶在三年之外則何譏乎喪娶三年之內不圖昏吉禘于社公譏然則曷為不於祭焉譏三年之恩疾矣非

虛加之也以人心為皆有之娶者大古也非常古也其

明

昏姻常事不書書納幣者喪未終而圖昏也大娶在三年之外則何譏乎春秋論事莫重乎志志敬而節具與之知禮志和而音雅

與之知樂志哀而居約與之知喪非虛加之也重志之謂也此皆使人私慾不行閑邪復禮之意

案喪娶之譏公穀胡氏說同左氏以為禮而又發即位娶妃之凡例此大悖謬不經杜氏遷就其說乃移上僖公之薨於十一月而以此時

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

伐沈沈潰

案莊叔會諸侯之師伐沈以其服於楚也沈潰凡民言上能以德附眾以功庇下民信其德恃其固故能交相依懷以衛社稷苟

無固志盈城之眾一朝而散如積木之敗故曰潰潰者眾散流遁之詞也

案

案左氏五國稱人將非命卿也沈在汝南平輿縣北未嘗與中國會兵則有間矣故其詞無褒貶凡此類欲示後世用師者知權而本之以正也

夏五月王子虎卒

左氏王叔文公卒來赴弔如同盟禮也

不得外交諸侯其臣不敢赴魯必天子爵者天子赴也翟泉嘗同盟

案

天子之大夫也外大夫不卒為之赴赴以王子為親不復言其爵也

案

天子之大夫也外大夫不卒為之赴赴以王子為親不復言其爵也

虎即叔服也穀梁同

案王子虎不書爵譏之也天子內臣無外交或曰禮稱情而驂於舊館雖平叔服可也夫脫驂於舊館惡大涕之無從而為之者非禮之經也天子內臣無外交而以新使乎我加恩禮焉是以私情害公義失輕重之權矣

左氏注王子虎大宰文公王卿士也內史叔服王之大夫也後十四年星孛之變又載叔服之言則分明兩人矣啖子陳氏亦以公穀為非不知胡氏何據且胡氏於星孛之下又引叔服之言則亦不以左氏為非矣不知何不照應如此

秦人伐晉

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穀尸而還遂伯西戎用孟明也

告胡氏

案左氏秦伯伐晉其稱人何也聖人作易以懲忿室慾為損卦之請違蹇叔之言其名為貪兵是慾而不能室也及敗於穀歸作秦誓庶幾能改將室其慾矣復起彭衙之師報穀之役其名為憤兵是忿而不能懲也今又濟河取郊人之稱斯師也何義哉晉人畏秦而不出穆公逞其忿而後悔自是見伐不報始能踐自誓之言矣是故於此貶而稱人備責也

陳氏此秦伯也曷為貶稱人穀之誓孔子有取焉而秦穆之連兵無虛也歲君子以為秦之未離乎戎狄也是故自韓原秦不以爵見於經至康公而遂狄之終南薰段之作秦非無人而秦不用誠未離乎戎也

案左氏以此役為秦伯西戎之始且稱其舉人之周與人之壹孟明之不解子桑之知人而胡氏諸說皆以為貶者左氏得其事胡氏論其義也

秋楚人圍江

楚師圍江晉先僕伐楚以救江

案經書人以圍國者十一圍非將卑師少所能辦皆貶辭也

雨螽于宋

宋人以其死為得天祐喜而來告故書

案螽猶象也象死而隊君若外災不志此何以志曰災甚也茅臣將爭強相殘賊之象

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

此書公如晉之始

懼其無禮於公也請改盟公如晉及晉侯盟晉侯享公賦菁菁者莪莊叔以公降拜曰小國受命於大國敢不慎儀君貶之以大禮何樂如之抑小國之樂大國之惠也公賦菁菁者莪也

案文公再如晉矣二年以見辱不書故此為書公如晉之始又如晉二年及十三年成公如晉四年十年十八年襄公如晉五年十二年八年十二年二十一年昭公如晉二五年十五年不得入五十二年十二年十三年二十一年二十三年奔而如晉二十八年二十九年年定如晉不得入一三年朝而及晉侯盟者三此年十三年襄三年長檣

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公穀無晉以江故告于周子叔桓公晉陽處父伐

楚以救江門于方城遇息公子朱而還

公穀無桓公不書

公羊

此伐楚也其言示威名不親伐子朱伐江之帥也江兵解故晉亦還

通志堂

其為讓奈何伐楚為救江也注據兩之當先言救非兩之

穀梁此伐楚

當重出處父生事當言遂三者皆違例故問之讓詐也

胡氏

以者不以者也救江善矣其書以何楚嘗伐鄭矣

之謀罷又嘗圍宋矣晉文公許復曹衛會四國之師於城濮然後伐鄭之役解今江國小而弱非能與宋鄭比楚人圍之必不待撤四境屯戍守禦之眾與宿衛盡行也當是時楚有覆載不容之罪晉主夏盟宜合諸侯聲罪致討命秦甲出武關齊以東兵略陳蔡而南處父等軍方城之外楚必震恐而江圍自解矣計不出此乃獨遣一軍遠攻強國豈能濟乎故書伐楚以救江言救江雖善而所以救之者非其道矣此春秋紀用兵之法也

陳氏

晉大夫書帥師於是始自是恒書大夫貶而後人之

四年春公至自晉夏逆婦姜于齊

左氏

卿不行非禮也

姜之不允

韋

略之也高子曰娶於魯也

穀梁

其曰婦姜為其禮成乎齊也其逆之者誰也親迎而稱婦或

者公與其速婦之也曰公也其不言公何也非成禮於齊也曰婦有姑之詞也其不言氏何也貶之也何為貶之也夫人與有貶也

胡氏

逆皆稱女以未成婦而女者在父母家之所稱也往逆而稱婦入國不書至何哉此春秋誅意之效也禪制未終思念娶事是不志哀而居約矣方逆也而巳成為婦未至也而如在國中原其意而誅之也不稱夫人姜氏者亦與有貶焉婦人不專行何以與有貶父母與有

罪也又公不知敬其伉儷違禮而行使國亂子弑齊人不能鑑微知者冒禮而往使其女不允於魯皆失於不正其始之過也夫婦之際人倫之首禮不可不謹也故交與之以為後鑑

胡氏專主穀梁趙子亦以為公成禮於齊

狄侵齊○秋楚人滅江

左氏

秦伯為之降服出次不舉過數曰同盟滅雖不能救敢不矜乎吾自懼也

陳氏

滅不言圍此其書圍何以病晉也言圍見其久也久之所以病晉也

張氏

江之不祀晉襄之無遠謀也

晉侯伐秦

左氏

圍祁新城以報王官之役

穀梁

晉人三敗秦師見報乃常情耳而穆公未至結怨如晉師之甚也襄公又報之於常情過矣而得稱晉討何也聖人以常情待晉襄而以王事責秦穆穆所以異乎襄公忘親背惠大破秦師敗狄伐許怒魯侯之不朝也而以無禮施之是專尚威力先事加人莫知省德而後動也今又報秦不足罪矣穆公初敗於穀悔過自誓增修德政宜若過而知悔悔而能改又有濟河之役則非誓言之意所以備責之也然晉襄見伐而報猶無譏焉秦穆至是見伐而不報善可知矣不譏晉侯所以深善秦伯春秋大改過嘉釋怨王者之事也故仲尼定書列秦誓言

於百篇之末以見悔過能改而不責人雖聖賢詰命不越此矣

張氏

晉襄以王

官之役不報為恥未若商臣之得志於江為恥之大也比事書之見晉襄之為盟主末矣

案秦穆晉襄五年之閒交兵者五止此

附錄

疾是年晉歸孔達于衛以為衛之良也衛侯如晉拜曹伯如晉會正會受貢賦之政也傳言襄公能繼文之業

衛侯使甯俞來聘

公羊正本作甯速賈氏從之

疾

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為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答賦

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為肄業及之也昔諸侯朝正於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旅矢以覺報宴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貺之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

左氏所記本於經意無與以其足見王待諸侯之禮故錄之

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疾

成風薨同附姑故稱夫人

閔

風氏僖公之母莊公妾也而稱夫人自是嫡妾亂矣語曰邦君之妻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蓋敵體之稱也若夫妾媵則非敵矣其生亦以夫人之名號稱之其沒亦以夫人之禮卒葬之非所以正其分也以妾媵為夫人徒欲尊寵其所愛而不虞卑其身以妾母為夫人徒欲崇貴其所生而不虞賤其父卑其身則失位賤其父則無本越禮至是不亦悖乎夫禮庶子為君為其母無服不敢貳尊者也春秋於成風記其卒葬各以實書不為異詞者謹禮之所由變也

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贈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王使召伯來會葬

葬禮也反哭成喪故曰小君

疾

王使榮叔來會葬

召伯天子卿召采地伯爵也

疾

王使榮叔來會葬

春秋繫王於天者所履者天位所治者天職也所賞所刑者天命天討也夫婦人倫之本王法所尤謹者今成風以妾媵嫡王不能正又使大夫歸含贈焉而成之為夫人則王法廢人倫亂矣故不書天以謹之也仲子雖聘非惠公之敵春秋之初尚以為疑故別為立宮而羽數特異此雖非禮之正然不附于姑猶有辨焉至是成風書葬乃有二夫人附廟而亂倫易紀無復辨矣故禮之失自成風始也王臣下聘桓公冢宰書名示貶而大夫再聘則無譏焉或以為從同也或以為同則書重也成風薨王使榮叔歸含且贈既不稱天矣及召伯來會葬又與貶焉何也是將附之於廟也而致禮於成風盡矣再不稱天聖人於此尤謹其戒而不敢略也

案杜氏釋例以為適夫人既死妾母於法得成夫人及榮叔召伯之來皆以為得禮非也公穀又譏其兼行含贈據禮含贈祔兼同一人

安得以此譏之乎又曰不言來者不問事之詞也此皆失之何氏以歸含為臣子職會葬不及事故失去天此皆拘於母以子貴之說不敢以妾母為譏故不得其說耳胡氏是陸氏曰不言來者承上文成風薨故不言來也胡氏曰不書來請之也

夏公孫敖如晉○秦人入郿

郿今襄陽宜城縣

秦

初都叛楚即秦又貳於楚夏秦人入郿

秋楚人滅六

六廬江六縣今壽州安豐縣

秦

六人叛楚即東夷楚成大心仲歸帥師滅六冬楚公子變滅蓼臧文仲聞

六與蓼滅曰皇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民之無援哀哉

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

附錄

秦

是年晉趙衰藥枝先且居定目臣比日卒

六年春葬許僖公○夏季孫行父如陳

行父季友孫世本曰季友生仲無佚

無佚生行父季子文子也

秦

臧文仲以陳衛之睦也欲求好於陳夏季文子聘于陳且娶焉

秋季孫行父如晉

秦

季子文子將聘于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曰備豫不虞古之善教也

八月乙亥晉侯驪卒

秦

晉襄公卒靈公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趙盾曰立公子雍趙盾孟使先蔑士會如秦逆

之且近於秦秦舊好也賈季曰不如立公子樂趙盾孟使先蔑士會如秦逆公子雍賈季亦使召樂于陳趙盾孟使殺諸郕賈季孤偃子孤射姑也

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

秦

襄仲如晉葬襄公昭三年傳曰昔文襄之

伯也其務不煩諸侯君薨大夫弔卿共葬事昭三

十年傳又曰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

晉自襄公繼文世主夏盟是時秦穆亦號伯西成春秋列之夷狄曾不得與邾莒之國以爵先後況援之伯哉襄起僖三十二年盡文六年凡七年李氏曰齊孝公不能率齊桓之烈晉襄能繼晉反之統孝公初宋有抑齊之志襄公初秦懷駕晉之謀宋啓獻之爭秦尋殺之魯此皆爭伯之端也孝公不能抗宋而襄公自能挫秦此晉之所以未失伯則殺之戰春秋亦幸晉有功矣乃削而人之何哉曰幸之者夷不偏華以權之未失也削之者喪不與戎以義之不可也豈得以小功妨大義乎雖然襄公復伯則實始於此文公之沒三強並興秦雖西陲狄狃止師楚復強於南苟縱一敵則晉伯去矣襄公夏戰殺以却秦秋敗箕以翦狄冬伐許以離楚一年之間三敵悉退亦可謂有伯者之略此其能繼文者也苟有伯者之略則襄公之烈何為僅止乎此曰外患既息舉動即異伐衛則損威矣會公孫敖則毀列矣士穀主盟則權散矣處父救江則謀急矣越二載事不逮初況能持久乎是以君子不貴速成而圖全於其終不志小利而慮患於其遠襄之規模又後於文公甚矣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出奔狄

射殺

左氏

先是五年陽處

父聘衛甯嬴從之及溫而還其妻問之曰剛天為剛德猶不干時況在人乎且華而不實怨之所聚也六年春晉蒐于夷舍二軍使狐射姑將中軍

趙盾佐之虞父至自溫改蒐于董易中軍陽子戌季之屬也故黨於趙氏
且謂趙盾能曰使能國之利也是以上之至是賈季怨陽子之易其班也而
知其無援於晉也九月使續鞫居殺陽處父書曰晉殺其大夫侵官也十
一月晉殺續鞫伯賈季奔狄宣子使史駢送其帑夷之蒐賈季戮史駢
史駢之人欲盡殺賈氏以報焉史駢曰不可
金 前志有之曰敵惠敵怨不在後嗣忠之道也
何君將使射姑將陽處父諫曰射姑民衆不說不可使將於是廢將處父
出射姑入君謂射姑曰陽處父言曰射姑民衆不說不可使將射姑怒出刺
陽處父於朝而走
金 陽處父於朝而走
漏言也晉將與狄戰使狐偃姑爲將軍趙盾盾佐之陽處父
曰不可古者君之使臣也使臣者佐賢者不使賢者佐仁者今趙盾賢夜
姑仁其不可乎襄公曰諾謂夜姑曰吾始使盾佐女今女佐盾矣襄公死處
父主竟上事夜姑使人殺之君漏言也故士造辟
金 而不言詭辭而出曰用我則不可用我則無亂其德
曰不出戶庭無咎何謂也子曰亂之所生則言語以爲階君不密則失臣臣
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凡書殺者在上
則稱君在下則稱氏在衆則稱人在微者則稱盜君與臣同殺則稱國今
殺處父者射姑耳君獨以漏言故亦預殺焉所以爲後世戒也或以處父
爲侵官非歟曰人君用人失當則其國必危凡立于朝者舉當諫君況身
爲晉國之大傅邪若以爲侵官將相大臣非其人百官有司失其職在位
者當拱默自全陰聽人主之所爲至於顛危而不救則將焉用彼相乎率
天下臣子爲持祿容身不忠之行以誤朝迷國者必此侵官之說夫

附錄

趙宣子於是始爲國政制事典正法罪辟獄刑董連逃由
質要治舊泠本秩禮續常職出滯淹既成以授大傅陽
子大師賈佗使行
諸晉國以爲常法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閏月不告月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

作事以厚生民之道於是乎在

矣不告閏朔棄時

金 不告月者何不告朔也曷爲不告朔

政也何以爲民

天無是月也猶者何通可以已也

者附月之餘日也積分而成於月也天子不

金 不告月者不告朔也不

以告朔而喪事不數也猶之爲言可以已也

金 告朔則曷爲不言朔也

因月之虧盈而置閏是主乎月而有閏也故不言朔而言月占天時則以星

授民事則以節候寒暑之正則以氣百官修其政於朝庶民服其事於野

則主乎是焉耳矣閏不可廢乎曰迎日推策則有其數轉璣觀衡則有

其象歸奇於劫以象閏數也斗指兩辰之閒象也象數者天理也非人所

能爲也故以定時成歲者唐典也以詔王居門終月者周制也班告朔於

邦國不以其爲附月之餘而弗之數也猶朝于廟者幸其不已之詞子貢欲

去告朔之餼羊子曰爾

愛其羊我愛其禮

案 朱子曰古者天子常以季冬頒來歲十二月之朔于諸侯諸侯受

而藏諸祖廟月朔則以特羊告廟請而行之張氏曰所謂稟正朔也

閏者所以定四時成歲天子以爲月而頒之爲諸侯而不奉以告是

輕正朔而慢時令也公穀以爲附月之餘日又曰天子不以告朔此

春秋會通卷十二

通志堂

說已非而猶字之義諸傳皆以為可止之詞大率皆譏其舍大政而謹小禮獨胡氏以為幸其不已之詞其說本於蘇氏以我愛其禮證之則此義精矣○**附錄**僖五年傳曰公既視朝後此十六年公四不視朝皆同但告於廟則謂之告朔因以聽治此月之政則謂之視朝

附錄

秦

是年夏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為殉皆秦之良也君子曰秦穆之不為盟主也宜哉死而棄民

七年春公伐邾三月甲戌取須句遂城郛

句公羊作駒

秦

邾聞晉難也取須句寘文公子焉非禮也須句魯之封內屬國也僖公反其君之後邾復滅之時邾文公子叛在魯故公使為守須句大夫絕大皞之祀以與鄰國叛臣故曰非禮邾魯邑

秦

取邑不日此何以日內詞也使若他人然然使若公春伐邾而去他人自以甲戌日取之內再取邑然後甚而日之也今此一取而日故使若他人然所以深諱者扈之盟不見序并為取邑故書遂者甚其生事困

極師眾**秦**不正其再取故謹而日之也遂繼事也

夏四月宋公王臣卒宋人殺其大夫

王穀作士

秦

宋成公卒昭

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為北況國君乎此諺所謂庇焉而縱尋斧者也必不可不聽穆襄之族帥國人以攻公殺公孫固公孫鄭于公宮六卿和公室樂豫舍司馬以讓公子印昭公即位而葬書曰宋人殺其大夫不稱名眾也且言非其罪也

人者國亂無政非君命而眾人擅殺之也大夫不名義繫於殺大夫而其名不足紀也

附錄此條及八年司馬司城之書公羊以為宋三世內娶故三世無大夫此無據不可從穀梁以為稱人以殺誅有罪也亦非左氏以為眾則晉殺三卻鄭盜殺三卿何乃悉書乎故胡氏皆不從陳氏以為宋昭之大夫皆不名故公子印蕩意諸稱官子哀稱字以為君無道也未知

然否

附錄

陳氏

秦

春秋有天下之辭焉有一國之辭焉有一人之辭焉於晉靈公凡盟會皆不序諸侯是天下之辭也於

魯莊公凡會齊皆書人是一國之辭也於魯桓公凡大夫將皆不言大夫於宋昭公凡大夫皆不名是一人之辭也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晉先蔑奔秦

蔑公羊作昧蔑下有以師字

秦

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穆嬴日抱大子以啼于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寘此出朝則抱以適趙氏頓首

於宣子曰先君奉此子也而屬諸子曰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賜不才吾唯子之怨今君雖終言猶在耳而棄之若何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偏乃背先蔑而立靈公以禦秦師箕鄭居守趙盾將中軍先克佐之荀林父佐上軍先蔑將下軍先都佐之及董陰宣子曰我若受秦秦則實也不受冠也既不受矣而復緩師秦將生心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善謀也逐冠如追逃軍之善政也潛師夜起戊子敗秦師于令狐先蔑奔秦秦士會從之先蔑

之使也荀林父止之曰夫人太子猶在而外求君此必不行子以疾辭若何
 不然將及弗聽注先蔑先還晉人始以逆雍出軍卒然變計立靈公故
 先蔑仍將下軍穆嬴襄夫人靈公母趙盾廢嫡而外求君故
 貶稱人晉諱背先蔑而薄秦師以戰告不言出在外奔也
 何以不言師敗績敵也注言勝負敵也
 也注程氏以為晉不謝秦秦納不正皆罪也故稱人
 者也故書及其貶之如此者使後世臣子慎於廢立之際不可忽也治亂存
 亡繫國君之廢立事莫重於此矣而可以有誤乎奔者舉其不定不勝其
 耦況置君而陳氏春秋貴誼不貴惠尚治不尚功託人之孤至於交戰
 可以不定乎陳氏是亦伐喪而已矣是故宋襄立齊孝公戰于廟敗人之
 秦康公送晉公子雍
 戰于令狐敗人之

秦晉之交兵又始於此十年有少梁北徵之師十二年有河曲之
 戰宣元年二年有侵崇之報伐左氏本末獨詳公穀以先蔑為逃軍
 者蓋不知事實耳

狄侵我西鄙

公使告于晉趙宣子使因賈季問鄆舒且讓之豐舒
 問賈季曰趙衰趙盾孰賢對曰衰冬日之日也盾夏

日也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扈鄭
 齊侯宋公衛侯
 陳侯鄭伯許男

曹伯會晉趙盾盟于扈晉侯立故也公後至故不書所會凡會諸侯不
 書所會後也後至不書其國辟不敬也注公後會而及其盟故不具列公
 侯及卿
 大夫
 諸侯所賤薄不見序故
 深諱為不可知之詞
 也趙盾內專廢置其君外強諸侯為此盟其不名者見大夫之強諸侯
 不序見公之不及於會也文公怠惰事多廢緩既約晉盟而復後至故隱
 其不及罪公之不能自強於
 政治魯自是日益衰矣
 非凡詞者
 散詞也

文公之編三會于扈皆止書諸侯左氏以十五年盟扈書諸侯無
 能為也十七年會扈書諸侯無功也是則總稱諸侯者皆罪諸侯
 也此總稱諸侯為公後至也諸國皆在公獨後至故諱公罪而歸責於
 諸侯若言諸侯無功然所以辟公之不敬也趙子曰不書諸侯責公不
 早起而自取其恥也胡氏從此公穀說雖小異亦可通於左氏若陳氏
 則以不序諸侯為不係之伯者之詞亦有見也
 七此七年十五年十七年宣九年成
 十六年昭二十七年及莊二十三年

冬徐伐莒公孫敖如莒蒞盟

徐伐莒莒人來請盟穆伯如
 莒蒞盟初穆伯娶于莒生文

伯惠叔又聘于莒莒人辭則為襄仲聘焉至是

穀梁前定之

甘信

附錄

如莒娶之叔仲惠伯成之使仲舍之公孫敖反之

歸之八年春晉侯使解揚歸匡戚之田于衛且復致公

八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八月戊申天王崩

襄王也僖

九年即位在三

十三年頃王立○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

雍

○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

暴鄭也

以扈之盟來討襄仲會晉趙盾子盟于衡雍報扈之盟也遂會伊雒之戎書

曰公子珍之也注伊雒戎將伐魯公子遂不及復君故專命與之盟大夫出

境有可以安國家者**穀梁**再稱公子者若下文直言遂恐為

春秋記約而志詳其書公子遂盟雒戎何詞之贅乎曰聖人謹華夷之辨所

以明族類別內外也雒邑天地之中而戎醜居之亂華甚矣再稱公子各日其

其會正其名與地以深別之者中國夷狄終不可雜也

案內大夫特盟外大夫二公子遂會晉趙盾盟衡雍季孫行父及晉

卻離盟于扈是也此皆權臣專行之事而此為造端春秋於翟泉歷

與諸國大夫而此無譏焉蓋

不勝譏矣杜氏貴之之說非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

從已其言如京師何遂公意也

氏焉何以不言出逐在外也

復而曰復不專君命也其如非如也其復

非復也唯奔莒之為信故謹而日之也

欲從也夫以志徇氣肆行淫慾而不能為之帥

至於棄其家國出奔而不顧此天下之大戒也

案陸氏例曰還者事畢復者事未畢之詞公如晉至河乃復仲遂至

黃乃復公孫敖不至而復皆事未畢而復也穀梁以復為事畢還為

事未畢蓋誤倒其又也張氏曰答其復而復

奔見魯之無政刑也又似以復為已到魯之文

各勢奪於大

夫煩擾之應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

宋襄夫人襄王之

春秋會通卷十二

十五

通志堂

無人君之德耳無道之甚

胡氏

初昭公欲去羣公子樂豫以為不可舍司馬昭公固欲以其弟印自衛也夫司馬掌兵之官不選衆舉賢以素有威望

為國人所畏服者使居其任乃欲寵其私昵鮮有不亡者矣公子印蕩意諸皆以官舉者見主兵者不能其官至於見殺守土者不能其官至於出奔而其君不免失身見弑之禍矣

案宋卿書官者三此司馬司城及司馬華孫也程子曰宋王者後得自命官故獨宋卿書官然其餘不書官而此獨書官者左氏以為不失節啖子謂所謂節者人臣守節之節非符節之節也以二人能守官故書官爾然胡氏不取

春秋會通卷第十二

後學 成德 校訂

春秋諸傳會通卷第十三

廬陵進士李廉輯

文公

九年春毛伯來求金

傳

毛伯衛來求金非禮也不書王命未葬也

案

毛伯者何天子之大

夫也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也踰年矣何以謂之未君即位矣而未稱王也未稱王何以知其即位以諸侯之踰年即位亦知天子之踰年即位也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也踰年稱公矣則曷為於其封內三年稱子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緣終始之義一年不二君不可曠年無君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王者無求繼文王之體守文王之法度文王之法無求而求故譏之也

求金

胡氏

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也非特謹天下之通喪所甚矣以示後世大臣當秉國政不可擅權之法戒也

夫人姜氏如齊

傳

歸寧也

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

杜氏以為天王之喪諸侯不得越竟奔喪脩服於國卿共弔送之禮既葬卒哭而除凶故以此為得禮胡氏不取陳氏曰前年公子遂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

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

耳將中軍先克曰狐趙之勲不可廢也從之先克奪蒯得田于葦陰故箕
鄭父先都士穀梁益耳蒯得作亂使盜殺先克益耳殺先都梁益耳又殺
箕鄭父士穀蒯得稱人以殺者國亂無政衆人擅殺之稱也何以知其非
穀蒯得討賊之詞事曰殺其大夫則知之公矢三大夫皆強家也求
專晉晉不得挾私怨以作亂而使賊殺其中軍佐則固有罪矣曷為不去其
官當是時晉靈初立主幼不君政在趙盾而中軍佐者盾之黨也若獄有
所歸則此三人者獨無可議從末減乎而皆殺之是大夫專生殺而政不
自人主出也故不稱國討不去其官而鄭父晁曷及示後世司賞罰者必

凡殺二大夫或三人不書及著其尊卑也書及者因殺是人而并及之也所以著罪輕而不當殺矣

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

范山言於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楚子師于狼淵以伐鄭
囚公子堅去公子龙及樂耳鄭及楚平公子遂盟晉趙盾宋華耦衛孔達許
大夫救鄭不及楚師卿不書緩也以懲不恪注公子遂獨不在貶者諸魯
事自非指爲其國褻貶則皆從國史不同之於他國此春秋大意他攷此
胡氏案左氏則狼淵伐鄭是貪得無故憑陵諸夏之兵也故楚子親將貶
而稱人晉宋衛皆國卿也何以貶而稱人救而不及楚師欲以懲不恪
也晉主夏盟盟不在諸侯以啟狄心誰之過乎故書救而
稱人以罪趙盾之不能折衝消患爲夷狄之所窺也

中國之救鄭凡四齊桓救於莊之二十八年晉景救於成之六年七年及此年之救皆以楚故也楚自城濮以來十五年不敢窺中國者以文襄之烈尚存也今狼淵之師正其嘗試中國之時而趙盾不能防微杜漸故使之得志於鄭得志於陳明年而有厥貉之次矣陳氏曰晉遂不競而楚莊伯也春秋重貶之志楚莊伯事之權輿歟

夏楚侵陳克強丘以其服於晉也秋楚公子朱自
東夷伐陳陳人敗之獲公子茂陳懼乃及楚平

通志堂

震

地動安靜以

卒

地震者何動地也何以書記異也注傳先言

陽行公子遂

震

地震動也地不震者也震辰故謹而

專政所致

震地震五此年及襄十六昭十九二十三哀三年也周語伯陽父曰

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若過其序民之亂也陽伏而不能出陰遁而

冬楚子使椒來聘

作

震

楚子使椒來聘作楚子使椒來聘作楚子使椒來聘作

福也

稱君以使大夫其禮詞

卒

楚無大夫此何以書記始有大夫也

與中國同

不書氏史略文

卒

楚無大夫此何以書記始有大夫也

來聘改而書人漸進之矣至是君書爵其臣書名而稱使遂與諸侯比者是以中國之禮待之也所謂謹華夷之辨內諸夏而外四夷義安在乎曰吳楚聖賢之後見周之弱王靈不及僭擬名號此乃夏而變於夷者也聖人重絕之夫春秋立法謹嚴而宅心忠恕嚴於立法故僭號稱王則深加貶黜比之夷狄以正君臣之義恕以宅心故內雖不使與中國同外亦不使與夷狄等思善悔過向慕中國則進之而不拒此慎用刑重絕人之意也張氏伐鄭而聘魯亦遠也交近攻之意也

秦秦自韓戰稱伯至殺而狄之楚自孟會稱子至圍宋復人之晉文襄之盛秦楚未嘗得以爵通也至是椒聘書子術聘書伯伯雖曰能聘而中國之無伯亦可見矣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祿

卒

禮也諸侯相弔賀也雖不當事苟有禮焉書也

卒

秦人弗夫人之也即外

卒

秦人歸祿而曰僖公成風者非兼祿也亦猶平王來賵仲子而謂之惠公

仲子爾仲子惠公之妾也然則風氏亦莊公妾曷不書焉莊公成風乎曰寵愛仲子以妾為妻者惠公也故書惠公仲子所以正後世之為人夫者當明夫道不可亂嫡妾之分以卑其身尊崇風氏立為夫人者僖公也故書僖公成風所以正後世之為人子者當明子道不可行僭亂之禮以賤其父聖人垂誠張氏其曰僖公成風張氏當是時秦楚交聘中國秦欲伐之義明矣張氏修春秋之辭也張氏晉而歸祿于魯猶楚欲圖北方而使椒來聘豈古者明王慎德四夷咸賓之比哉

秦僖公成風公羊杜氏以為兼祿其說與胡氏異秦稱人而不稱使書法與荆人來聘同

葬曹共公

十年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

卒

臧文仲自莊公末已與聞國政蓋魯之名大夫

也而四十餘年間國政多疵文公尤甚由其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故夫子譏其竊位而不仁之自辜故賢為首也

夏秦伐晉

秦晉人伐秦取少梁

秦

謂之秦者起今孤之戰敵均不敗晉先味以

師奔秦可以足矣而猶不知止故夷狄之

梁

少梁北徵之師兩國相攻無他得失言之也

然晉取少梁事不經見固未可據秦以狄書者程氏謂晉金嫡嗣而外求君罪也既而憫之正矣秦不顧義理是非惟以報復為事則夷狄之道也

以此狄秦義固然矣或者猶有深許晉人悔過能改終不遂非之意故重貶秦伯以見乎

陳氏

狄秦也歸德來聘秦習於禮矣則其狄之

何楚之伯秦之力也自滅庸以後秦為楚役自晉主諸夏之盟舍秦無加兵於晉者也晉于夷儀之歲秦晉成而不結又明年盟于宋而南北之勢

成楚子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是戰國之萌也於次國風退秦於魏唐之後於序書係秦於周末於作春秋由韓原之後秦師無君大夫皆夫子

所以深致意於秦也吾聞用夏變夷矣未聞變於夷者也於是狄秦夏之變於夷秦人為之也又三十年而狄鄭又五十年而狄晉狄鄭猶可也狄

晉甚矣

張氏

春秋書兵自舉其報復不已而狄之者三晉秦鄭也

案秦以國稱杜氏以為告詞略者固無義理其狄秦之說皆傳皆同而所以狄秦其說亦微異胡氏以為重貶秦以許晉人之悔過若以此義推之則杜氏所謂貶四國大夫以尊秦者亦有此理矣此一事正相對也但推尋事迹則張氏說正而陳氏亦得意外之意皆可參通

楚殺其大夫宜申

秦

子西與子家謀弑穆王王聞之殺闕宜申及仲歸

闕

案左氏則是以

弑君之賊也曷為稱國以殺又書其官而不曰楚人殺宜申乎曰穆王者即楚世子商臣也而春秋之義微矣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及蘇子盟于女栗

頃王立故也

張氏

不書公以盟天子王新立故與魯盟諸侯也

案此盟不出主名趙子張氏皆以為諱與天子大夫盟故不書公公穀胡氏無傳不知用何例考之春秋如高侯與父等諱公之盟上皆書曰故穀梁曰卑者之盟不曰此亦不曰又似難通若以

推之及宋人盟宿之例則魯以微者盟王臣其罪非轉大矣

冬狄侵宋○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秦

陳侯鄭伯會

楚子于息冬

遂及蔡侯次于厥貉將以伐宋宋華御事曰楚欲弱我也先為之弱乎乃

逆楚子勞且聽命遂道以田孟諸宋公為右子西鄭伯為左孟文之無畏為

左司馬宋公違命無畏扶其僕

陳鄭及

於楚滅江六平陳與鄭

次于厥貉凡伐而次者其次為善次而伐者其次為惡齊師次陘修文告以威敵善之也故上書伐楚以著其美楚次厥貉滅禍心以憑自貶之也

故下書伐麇以著其罪當是時陳鄭宋皆從楚矣獨書蔡侯何哉鄭失三大夫侯救而不及陳復公子茂而懼宋方有狄難蓋有不得已者非所欲也

蔡無四竟之虞則是得已不已志在從夷狄
陳氏外會未有言次者此
矣故削三國書曰蔡侯見其棄諸夏之惡也
伯而未集也晉雖不競君大夫數會而不序春秋重絕晉也會于息宋陳
鄭當從楚矣已而為新城之盟則楚子猶未得志於宋陳鄭也於是息會
不書書曰及蔡次厥貉明見
楚之未得志於諸侯也

案春秋書伐而次者伐楚次陸渚是也以劍推之則晉悼之伐鄭次鄆
亦為善之矣書次而伐者次厥貉伐麇是也以劍推之則齊衛三次
以伐晉亦為善之矣宋陳鄭不書其說胡氏陳氏皆得之以下文皆
裴之會新城之盟觀之則諸侯之不忌晉可知矣故免其從夷之罪
也杜氏說非楚自孟以來未嘗以爵中見今次而書爵
伐而書爵中國無伯也以為無異於宋襄之時也

十有一年春楚子伐麇

案厥貉之會麇子逃歸楚子伐麇成
厥貉之會麇子逃歸楚子伐麇成
厥貉之會麇子逃歸楚子伐麇成

至于

陳氏

楚初書

張

楚侵伐書子始
此益強盛也

夏叔彭生會晉卻缺于承匡

承匡宋地左氏本或作
叔仲陸氏曰仲衍字
左氏叔

惠伯會卻缺于承匡謀諸侯之從
於楚者
注陳鄭宋也惠伯叔牙孫

秋曹伯來朝

案

曹文公來朝即
位而來見也

公子遂如宋

案

襄仲聘于宋且言司城蕩意諸
而復之因賀楚師之不害也

案魯聘宋者八始於此年成五年戔九年行父襄二年
約二十八年宿三十年弓昭十一年弓二十五年姑

狄侵齊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

案

鹹魯地
鄭

侵齊逐伐我公下使得臣追之吉獲長狄僑如富父終甥搗其喉以戈殺
之埋其首於子駒之門以命宣伯初宋武公之世獲長狄綠斯晉之滅路
也獲僑如之弟焚如齊襄公之二年王子成父獲其弟榮如衛人獲其季弟
簡如鄭瞞由是遂三
案鄭瞞防風氏後蓋長三丈漆姓見魯語孔子對吳
使
長狄也兄弟三人一者之齊一者之魯一者之晉其言敗何大
之也其日何大之也其地何大之也何以書記異也
考異鄭

曰長

案

長狄弟兄三人佚宕中國互石不能害叔孫得臣射其目
身橫九畝斷其首而載之眉見於載
案九畝五丈四尺

胡氏

左氏以為長狄而劉敞以為非夫春秋正名之書其稱狄也或曰狄
或曰白狄或曰赤狄其稱戎也或曰戎或曰山戎或曰姜戎或曰陸

邨夫子宋儒自
安於夫鍾國人

失地之君
也何以不

亂也

山劉氏曰大子當立卿豈得而絕
書曰邠伯來奔春秋大居正之法也

公也且請絕叔姬
復伯爵舍夷禮

十七年稱

絕也書叔姬言非女也

此未適人何以卒許嫁矣婦人許嫁字而笄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其稱子何貴也其貴奈何母

案子叔姬左氏以爲已嫁于杞而遭出公穀皆以爲許嫁蓋適人則必係國此無所係左氏非也其稱子者文公女所以別於先君之子也公穀以爲姊妹者非陳氏云已許嫁於杞杞伯來朝請絕叔姬復求其次此說通

楚令尹大孫伯卒成嘉爲令尹羣舒叛楚夏子孔執舒子

滕昭公來朝
亦始朝公也

秦伯使西乞術來聘且言將伐晉襄仲辭玉曰君不忘先君之好照臨魯國鎮

撫其社稷重之以大器寡君敢辭主對曰不腆敝器不足辭也主人三辭賓答曰寡君願邀福于周公魯公以事君不腆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諸

執事以爲瑞節要結好命所以藉寬君之命結二國之好是以敢致之襄仲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國無陋矣厚賄之

宰 秦無大夫

此何以書賢繆公也何賢
乎繆公以爲能變也

張氏 此足以見秦人以賄結魯而魯亦厚賂
答之賓主相與以貨利而坐視伯主之

受兵以事以書不
貶絕而惡自見也

秦爲今孤
之役故秦

伯伐晉取羈馬晉人禦之趙盾將中軍從秦師于涇曲上軍佐史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從之秦伯謂士會曰若何而戰對曰趙氏新出其屬曰史駢必實爲此謀將以老我師也趙有側室曰穿晉君之婿也有寵而弱不在軍事好勇而狂且惡史駢之佐上軍也若使輕者肆焉其

通志

金士玉

詞不言敗無勝負之詞

書時也注鄆莒魯所爭者以其遠偏外國故帥師城之

案 莒魯爭鄆。始此。鄆。魯之東。鄆。今鄆州須城縣也。九年。楚公子嬰齊伐莒。入鄆。襄十二年。季孫宿救台。遂入鄆。至昭元年。取鄆。其秋。叔弓。

輶鄆田莒人剋晉者即此至昭二十五年齊侯取鄆以居公二十九年鄆潰此一鄆之始終也其成四年城鄆以備晉任公輔以爲魯西竟廩丘

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邾

邾文公遷于繹史曰利於民而不利於君制子曰苟利於民孤之利也遂遷于繹五月卒君子曰知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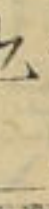
世左穀
皆作大



大室之
屋壞書

辛 世室者何魯公之廟也周公稱大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此魯公之廟也曷爲謂之世室世室猶世室也世世不毀也周公

何以稱大廟于魯封魯公以爲周公也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爲周公主然則周公之魯乎曰不之魯也封魯公以爲周公主然則周公曷爲不之魯欲天下之一乎周也魯祭周公何以爲牲周公用白牡魯公用騂犗羣公不毛魯祭周公何以爲盛周公盛魯公燾羣公廩世室屋壞何以

譏不脩也大室猶世室也禮宗廟之事君親割夫人親春敬之至也爲社稷之主而先君之廟

書譏久不修也

世室魯公之廟也書世室屋壞譏久不脩也何以知其久乎自正月不雨則無

壞道也不雨凡七月而先君之廟壞不恭甚矣凡此皆志文公怠慢不謹事宗廟以致魯國衰削之由垂誠切矣

案此條胡氏從公穀皆以為魯公稱世室明堂位亦曰魯公之廟文世室也而習左氏者以為伯禽廟當舉號諡故以為大廟之室而曰此周公之廟也然春秋嘗書大事于大廟此則不書大廟而書大室故未可以為周公廟也

冬公如晉衛侯會公于沓狄侵衛十有二月己丑公

及晉侯盟己丑十一公還自晉公穀無鄭伯會公于棐

左氏公如晉朝且尋盟衛侯會公于沓請平于晉公還鄭伯會公于棐

未免於此子還者何善詞也何善爾往黨衛侯會公于沓至得與

猶時齊人語也文公前扈之盟不見序後能救鄭之難一出三為諸侯所榮故加錄於其還時皆深善之

案還例四已見莊八年還復之例已見前公孫叔敖如京下當從陸氏

之說其穀梁以還為未畢事者失之沓棐之會乃衛鄭不忘晉伯而

介魯以求通觀鴻鴈載馳之賦其情可見矣於此見厥貉之從楚其

其本心而新城之書同乃同心外楚也厥貉之不書三國於此可見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張氏案公羊之言有

邾人伐我南鄙叔彭生帥師伐邾邾文公之卒也公

來討伐我南鄙故惠伯伐邾使弔焉不敬邾人

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昭公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

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新城

從於楚者服且謀邾也從楚盟下日者刺諸侯微弱信在趙

者陳鄭宋謀邾謀納捷苗也盟言信任在於趙盾若如盟日

定否趙盾制之然同者有同也同盟于新城同外楚也其

是以下日以近之同外楚也曰同者志諸侯同欲非強

之也而宋公陳侯鄭伯在焉則知楚文厥貉三國雖從誠有弗獲已者削

而不書蓋怨之也蔡不與盟果有背華即夷之實矣夷考晉楚行事未有

以大相遠也而春秋與奪如此者荆楚僭王若與同好陵向也扈

蔑中華是將代宗周為共主君臣之義滅矣可不謹乎之盟不

序諸侯此其復序何諸夏之志也晉救江無功救鄭無功與秦並戰而楚

寔強交聘于中國得蔡文厥貉矣而晉遂不競於是公朝晉衛侯來會公

還自晉鄭伯來會諸夏之懼甚矣汲汲於晉而為此盟如之何勿序也以

諸夏之汲汲於晉也而徒以趙盾主是盟書曰同盟同眾辭也自幽以來

未之有也則不予晉以主是盟之辭也

案穀梁疏除二條同尊周外同外楚之盟十有四而傳獨於新城斷道雞澤平丘發傳者此為外楚之始而舉斷道以包上下則平丘蟲牢馬陵于蒲于戚柯陵虛打之類省文可知至雞澤復發傳者楚人轉盛中國外之彌甚故更發之則戲毫城重丘亦其義也平丘又重發外楚之文者平丘以下中國微弱外楚之事止矣故發傳以終之也

秋七月有孛星入于北斗

孛周內史叔服曰不出七年宋齊

見而移入北斗非

孛也

孛字之為言猶弗也其曰入北斗斗有

常所有故書之

言

胡字者惡氣所生暗亂不明之貌也入于北斗者斗有環域天之

以除舊布新也禘祥妖孽隨其所感生事而若後三年宋弑昭公又二年齊弑懿公又二年晉弑靈公此三君者皆違道失德而死于亂符叔服之言天之示人顯矣

史之有占明矣

案星字三此年及昭十七哀十三年

公至自會○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

侯晉趙盾以諸

乘納捷菑于邾邾人辭曰齊出捷菑且長宣

侯

其言弗克納何大其弗子曰辭順而弗從不祥乃還餘見胡氏

車八百乘以納捷菑于邾邾力沛若有餘邾婁人言曰捷菑晉出也獲且齊出也子以其指則接菑也四獲且也六子以大國壓之則未知齊晉孰有之也貴則此貴矣雖然獲且也長卻缺曰非吾力不能納也義實不爾克也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大其弗克納也此晉卻缺其稱人何昃曷為昃不與大夫專廢置君也曷為不與實與而文不

五百乘餘地千里過宋鄭滕薛魯八千乘之國欲變人之主至城下然後知何知之晚也弗克納未伐而曰弗克何也弗克其義也捷菑晉出也獲且齊出也獲且正

胡

邾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二妃晉姬生捷菑文公也捷菑不正也

納捷菑于邾邾人辭曰齊出捷菑且長宣子曰非吾力不能納也義實不爾

胡

克也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大其弗克納也其古則困而反則也其趙盾之謂矣聖

人以改過為大過而不改將文過以遂非則有怙終之刑過而能改不貳過以遠罪則有遷善之美其曰弗克納見私欲不行可以為難矣然則何以稱人大夫而置諸侯非也聞義能徙故為之諱內以諱為恥外以諱為善

張氏

陸淳曰書捷菑與小白去疾同廢置諸侯王者之事人臣專之

嘉者皆以諱為善

案此條三傳之義皆同但公穀以為卻缺卻克者失之正義曰捷菑不言邾者下有于邾之文猶納子糾不言齊者上有伐齊之文也頓

子北燕伯舊是國君故稱其國納衛世子
崩賸于戚者以上下無衛文故稱國也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

哀

穆伯之從己氏也魯人立其子文伯穀穆伯生二子於莒

而求復文伯以為請復三年而盡室以復適莒文伯卒立其弟惠叔難穆伯請重賂以求復惠叔以為請許之將來九月卒于齊告喪請葬弗許

張氏

特書卒于齊見其俯仰愧怍無所容於天地之間死而無所寧其身也

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

哀

子叔姬配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公子商人驟施於國而多

聚士盡其家貨於公有司以繼之五月昭公卒舍即位秋七月齊商人弑舍而讓元元曰爾求之久矣我能事爾爾不可使多蓄憾將免我乎爾為之齊人定懿公使來告難故書以九月公子元

不順懿公之為政也終不曰公曰夫己氏

哀

此未踰年之君也其言弑其君舍何已立

之已殺之成死

哀

成舍之為君所以重商人之弑也商人其不以國氏者而賤生者也

閔

州吁弑君則以國氏商人獨稱公子何也以國氏者累及乎上稱公之禁戒至於弑逆則有以致之矣故曰以國氏者累及乎上叔姬無寵舍無威商人心知其孤危寡特可以取而代也於是驟施於國而多聚士然則商人弑逆出其身之所為而非昭公有以致之也故曰稱公子者誅止其身舍未踰年而成之為君所以重商人之弑也

宋高哀為蕭封人以為卿不義宋公而出遂來奔書曰宋子哀來奔貴之也大夫奔例書名氏貴其不食汚君之祿辟禍遠也

宋子哀來奔

哀

書曰宋子哀來奔貴之也大夫奔例書名氏貴其不食汚君之祿辟禍遠也

高哀仕於蕭國被擢為卿

閔

書曰子哀貴之也易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

日宋子哀有焉昔微子去紂列於三仁之首子哀不立於危亂之邦而春秋書字謂能貴愛其身以存道也若偷生避禍而去國出奔亦何取之有

哀

自宋昭公在位始終無一善事可稱大臣死禍出奔者相繼獨子哀潔身而去不蹈墮身濡尾之悔觀蕩意諸再歸而卒不免則子哀豈非既明且哲哉

故書字以與之

子哀之為懷左氏胡氏張氏同蓋左氏事迹可考也公穀皆以為失其氏族故無解書子例當與子突季子高子同

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齊人執子叔姬

哀

襄仲請

求昭姬于齊曰殺其子焉用其母請受而罪之冬單伯如齊齊人執之又執子叔姬

哀

執者曷為或稱行人或稱行人稱行人而執

者以其事執也不稱行人而執者以已執也

哀

齊君舍魯之甥也商人弑舍固忘魯矣魯人而執者以已執也

執子叔姬而誣之以罪不稱行人公羊所謂以已執之者也子叔姬齊君舍之母也弑其君執其母皆商人所為而以為齊人執之何也商人弑舍之罪已顯而齊人黨賊之惡未彰商人驟施於國而多聚士是以財誘齊國之人而濟其惡也齊人懷商人之私惠忘君父之大倫弑其君而不能

春秋左傳卷十三

討執其母而莫之救則是舉國之人皆有不救之罪也假有人焉正色而
立於朝誰敢致難其君與執其母而不之顧乎故聖人書曰齊人執子叔
姬所以窮逆賊之黨與而治之也其討罪
之直嚴矣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附錄 單伯之為魯大夫詳見莊元年杜氏以為王臣者固失之而公穀
於此條皆以為魯使單伯送叔姬于齊單伯淫乎叔姬故齊執之此
又不知單伯如齊之事而傳聞於齊人誣單伯之語是以致此謬耳
昭姬本末左氏得之而胡氏之說則本於劉質夫蓋程子之精意也
張氏曰單伯自莊元年至今已七十餘年未必一人或其子若孫與
趙子曰近年有孫濟者歷典十餘郡年近百歲猶更娶妻況古人壽
長乎不爾
則父子也

附錄

哀

其年春頃王崩周公閱與王孫蘇爭政故不赴凡
崩薨不赴則不書禍福不告亦不書懲不敬也

哀

其年楚莊王立公子燮
闕克作亂廬戢黎殺之

十有五年春季孫行父如晉

哀

為單伯與子
叔姬故也

張氏

魯不
能聞

暇政刑以義討齊反因晉以求於齊行父為大夫不
能請討弑君之賊晉為盟主不能奉天討皆罪也

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

哀

宋華耦來盟其官皆從之書曰
宋司馬華孫貴之也公與之宴

辭曰君之先臣督得罪於宋殤公名在諸侯之策臣承其祀其敢辱
君請承命於亞旅魯人以為敵仲尼貴其官從君子嗤其失辭

穀梁

司馬官也其以官稱無君之詞也來盟者何前定也不言及者以國與之
也擅權專國不君其君上同城司馬皆不名而此名者以華孫奉使出

盟為好於戎故書官
閔 司馬主兵之官稱華孫者自督弑殤公諸侯
以見專錄名以存善

權春秋之所禁者故傳載其承命亞旅之言而經書曰宋司馬華孫來盟
其曰華孫猶季孫叔孫仲孫臧孫之類不書名者義不係於名也不稱使

以是專行為無君矣孟子曰所謂故國者非謂其有喬木有世臣之謂也
春秋此義其欲後世以賢者之類功臣之貴為世臣然後委之以政乎

合於卿行旅從之禮所以敬事而自重故貴之此已非春秋之義而
公羊拘於三世無大夫之說陳氏又拘於宋昭公大夫不名之說殊

無善惡分別皆不可從獨張氏用高郵孫氏曰昭公聞亂國事廢弛
大臣外奔耦懼鄰國因間以謀其國於是請來盟以結好而紓難宋

大夫書於經多矣惟三人以官舉又皆在昭公之世豈非節義之士
因世亂而後顯歟其來出於自請故不書使結好合於事宜能其官

也此說似明前程子之論司馬司城台而參之屈完高子來盟書法
亦通但與

胡氏異耳

夏曹伯來朝

哀

禮也諸侯五年再相朝以脩王命古之制也
曹伯前以十一年來朝傳為冬齊侯伐曹張本

通志堂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齊齊人或為孟氏謀曰魯爾親也飾棺實諸堂耳魯必取之從之予人以告惠叔

猶毀以為請立於朝以待命許之取而殯之齊人送之書曰齊人歸公孫敖之喪為孟氏且國故也葬視共仲他年其子來孟獻子愛之或謂之

一人門于句麗

齊也周公命蔡仲曰爾尚蓋前人之德

人門于庚丘自死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齊非禮也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以昭事神訓民事君示有等威古之道也

單伯至自齊

齊齊人許單伯請而赦之使來致命書曰單伯至自齊貴之也

執則致致則名此其不名

胡單伯天子之命大夫也故逆王姬會伐何也天子之命大夫也

宋使于齊書其子致而不名與意如

尊王命謹臣禮也

晉卻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

齊新城之盟蔡人不與晉卻缺以上軍下軍伐蔡曰君弱不

可以急戊申入蔡以城下之盟而還

辛入不言伐此其言伐何至之日也其日何至之日也

凡勝國曰滅之獲大城焉曰入之

穀隨伐入兩舉伐而不即入故兩舉也

以今日至便以今日伐之故書

日以其暴與齊伐衛同義

莊二十八年伐戰兩舉者初伐其竟內戰其國都故

亦兩舉之也

陳書大夫自卻缺始

張甚之也

此條入而書伐舉日於伐入之間通經無此例公羊以為兵至即

入趙子曰若然當云戊申晉卻缺伐蔡入之此既先伐而後日入則

非即入可知矣安得與甲寅齊人伐衛同義乎故竊疑書法於此乃

予晉而罪蔡之文蓋厥貉之次獨蔡有心於從楚新城之盟中國大

協而蔡又不至蔡之得伐未為過也又不即聽命故春秋特書戊申

於伐蔡之下者見其不服然後入之也雖不得謂之義舉猶近乎用

師之有節者未可以為暴也穀梁疏說頗得之胡氏雖

無傳以前厥貉新城責蔡之文推之必非責晉之意

秋齊人侵我西鄙季孫行父如晉冬十有一月諸侯

盟于扈

齊齊人侵我西鄙故季文子告于晉冬晉侯宋公衛侯蔡侯

陳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扈尋新城之盟且謀伐齊也齊

人賂晉侯故不克而還於是齊難是以公不書書曰諸侯盟于扈無能

不足序

穀梁

注諸侯皆會而公獨不與故恥而略之

胡氏

盟于扈者八國之君也何以不序略之也春秋於夷狄君

臣同詞而不分爵號說者以為略之也八國曷為略之等夷狄乎齊人弑君不能致討受賂而還奚以賢於狄矣不曰晉人會諸侯盟于扈而曰諸侯盟者分惡於諸侯也田恒弑其君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請討之弑君之賊夫人之所得討也而況於諸侯乎況於鄰國乎略諸侯而不序以其欲討齊罪而復不能也況於鄰壤

陳氏

向也扈之盟趙盾為之則初不與會盟者乎魯君之罪亦可知矣

是盟也此國君也曷為不序散辭也新城之盟不可以不序徒以諸夏之志焉耳而晉侯不出於是楚伯成而頃王崩葬不見於春秋諸侯無統紀甚矣故終靈公之篇凡合諸侯皆散辭傳曰無能為也

案

諸侯不序諸說皆用左氏獨左氏無貶公之說故此年盟扈及十七年會扈之諸侯與七年公會諸侯之書不同其說亦是胡氏兼責

魯亦正義也其意用以為恥公不與而略之則諸侯盟會公不與者多矣何獨略此乎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

左

其言來何

閔

不言齊子叔姬來歸而曰

齊人來歸子叔姬者見子叔姬無罪齊人自絕而歸之爾春秋深非齊人以商人為君而不知其惡故其執其歸與弑其君商人皆稱齊人深責之也

案

子叔姬之來歸二傳以為叔姬有罪春秋以父母詞書之左氏以為齊以王故歸之皆順上文而為之說非也不可取

齊人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

左

齊侯侵我西鄙謂諸侯不能也遂伐曹入其郛

謂其來朝也季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已則無禮而討於有禮者曰女何故行禮禮以順天之道也已則反天而又以討人難以免矣

張氏

襄陵許氏曰魯盡禮於晉而見侵莫恤曹修禮於魯而

我也動我者何內辭也其實我動焉爾

案

齊魯之爭齊桓未伯之先有長勺次郎之役晉文未伯之先有至鄆取穀之役至此而齊三弱魯矣雖以子叔姬無龍之故而實晉伯

之不振也陳氏曰兵事書遂必天下之大故此語亦有見書侵曹伐書入郛皆特筆則此役書遂固不可與齊桓之侵蔡遂伐楚例論而又有甚於楚之侵陳遂侵宋晉之侵鄭遂侵衛者矣外兵事書遂者五而齊獨兩見焉晉之失伯非齊為之歟

十有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

左氏

春及齊平公有疾使季文子會齊侯于陽穀請盟齊侯不肯曰請侯君間

公羊

其言弗及盟何不

若行父會而去齊侯不及得與盟亦所以起齊侯不肯也非外得其所拒內失其志春秋惡行父之失命故得內辭也

張氏

商無道有弑君當討之罪文公不能明政刑舉大義以致命卿執

辰邊鄙被兵與國蒙伐又使大夫自屈以請盟而不見答可謂困心衡慮而無憤懣改圖之心書此亦見魯之哀文公之無志也

案桃丘之弗遇惡衛侯之失信陽穀之弗及惡行父之失命也此條陳氏主穀梁蓋行父雖奉命請盟于齊然失夫無盟公侯之理則齊侯拒之有辭故穀梁得之胡氏無傳不知通何例若止以同於桃丘之遷詞則齊商人之失信何足罪哉又案鄭之弗及魯魯齊而弗敢及也陽穀之弗及齊弱魯而弗見及也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注疾也諸侯每月必告朔聽政因朝於廟今公以疾闕不得視二月三月四月

五月朔也春秋十二公以疾不視朔非一也義無所取故特舉此以表行事因明公之實有疾非詐齊也

案不視朔也然則曷為不言公無疾不視朔有疾猶可言也無疾不可言也

禮天子告朔于諸侯諸侯受于廟厭政已

胡氏天子班朔于諸侯諸侯每月奉以告廟出視朝政文公四其矣

也此見聖人所書之意若後復視朔者必於此書公有疾與昭公如晉之事比矣文公厭政備見於經聞不告朔不視無雨不憫會同不與廟壞不修作主不時事神治民之怠也則其心放而不知求久矣

案文公不視朔左氏以為有疾而公穀以為無疾三傳說目通蓋此時本以疾而詐齊自是遂因循廢之爾朱子曰魯自文公始不視朔

則此後下復告朔可知前閏月之不告猶行朝廟之禮也於是朝廟亦不舉矣**正義**曰告朔謂告於祖廟視朔謂聽治月政視朔由公疾而廢其告朔或有司告之不必廢也此亦一說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鄆丘

鄭公作屏穀
侯使

襄仲納賂于齊侯故盟于鄆丘

案復行父之盟也內大夫特及諸侯盟者三鄆丘赤棘拔特會盟者一履祥二大夫及盟者一句釋

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毀泉臺

案有蛇自泉宮出入于國如先君之數

秋聲姜氏薨毀泉臺

案泉臺者何即臺也未成為即臺既成為泉臺築之譏毀之譏先祖為之已毀之不如

勿居而喪不貳事貳事緩喪

案先祖為之非矣然臺之有毀也矣也以文為多失道矣

居可也而必毀之是暴揚其失有輕先祖之心此履霜之漸弑父與君之萌春秋之所謹也故書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案庸上庸縣屬楚小國楚大饑戎伐其西南庸人帥羣蠻亦叛禁糜人帥百濮將伐楚楚人謀徙於阪高蔣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乃出師旬有五日百濮乃罷自廬以往振廩同食庸人囚子揚窓師叔曰姑與之

通志堂

遇以驕之先君蚡冒所以服陞隰也七遇皆北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不設備楚子乘駟會師于臨品秦人巴人從楚師羣蠻從楚子盟遂滅庸

張氏 庸有取滅之道而楚得謀國之善故列

張氏 庸乘饑饉率蠻危楚保其國矣然禦變待敵亦制服之而已夷人宗社豈王法之所容乎是以人楚子而書滅也

冬十有一月宋人弑其君杵臼

杵公作處

左氏 宋昭公庶弟公子鮑禮於國人宋饑竭其粟而食之年自七十以上無不饋詒也時加羞珍異無日不數於六卿之門國之材人無不事也親自桓以下無不恤也鮑美而豐適祖母襄夫人欲通之而不可乃助之施昭公無道國人奉鮑以因夫人於是華元為右師公孫友為左師華穀為司馬鱗曜為司徒意諸諸為司城公子朝為司寇初司城蕩卒其子公孫壽辭司城請使子意諸為之告人曰君無道五官近懼及焉棄官則族無所庇雖三子猶不三族既夫人將使公田子意諸而殺之公知之盡以寶行蕩意諸曰曷適諸侯公曰不能其大夫至于君祖母以及國人諸侯誰納我不如死盡以其寶賜左右而使行人使人謂司城去公對曰臣之而逃其難若後君何冬十一月甲寅宋昭公將田孟諸未至夫人王姬使帥甸攻而殺之蕩意諸死之書曰宋人弑其君杵臼君無道也

左氏 此襄夫也文公即位使母弟須為司城華耦卒而使蕩意諸為司馬

左氏 人使甸殺之也而書宋人者昭公無道國人之所欲弑也君無道而弑之可乎諸侯殺其大夫雖當於罪若不歸諸司寇猶有專殺之嫌以為不臣況於此

面歸戴奉之以為君也故曰人臣無將將而必誅昭公無道聖人以弑君之罪歸宋人者以明三綱人道之大倫君臣之義不可廢也然則有土之君可以肆於民上而無誅乎諸侯無道天子方伯在焉臣子國人其何居死於其職而明於去就從違之義斯可矣蕩意諸亦死職春秋削之不得班於孔父仇牧荀息何也三子閑其君而見殺春秋之所取也意諸知國人將弑其君而不能止知昭公之將見殺而不能正坐待其及而死之奚得與死於其職者比乎聖人所以獨取高哀之去而書字以褒之也

附錄

公羊

弑

弑君者曷為或稱名氏或不稱名氏大夫弑君稱名氏賤者窮諸人大夫相殺稱人賤者窮諸盜

十有七年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

左氏

晉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

寧鄭石楚伐宋討曰何故弑君猶立文公而還卿不書其其所也

胡氏 列國之卿其君所與弑君之亂欲行天討而伐宋乃其職也復不能討而成其亂是不足為國卿失其職矣故皆貶而稱人大夫帥師稱名氏賤者窮諸人其稱人賤之也

陳氏 稱人不予以討賊之義也

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

聲公作聖

左氏

有齊難是以緩

齊侯伐我西鄙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

左氏

齊侯

伐我北鄙襄仲請盟六月盟于穀晉不能救也

諸侯會于扈

左氏

晉侯蒐于黃父遂復合諸侯于扈平宋也公不與

伯以為貳於楚也鄭子家使執訊而與之書以告趙宣子晉鞏朔行成於鄭趙穿公瑁池為質焉十月鄭太子夷為質于晉不列諸侯而言復合如上十五年會扈宋昭公雖為無道入臣將而必誅春秋正宋人之諸侯可知也胡氏為弑君之罪所以明人道之大倫也故大夫無沐浴之請則貶而稱人諸侯無討賊之功則略而不序不然

案公穀皆

同盟扈義

附錄

左氏

子家書曰寡君即位三年召蔡侯而與之事君九月蔡侯入于敝邑以行敝邑以侯宣多之難是以不得與蔡

侯偕十一月克減侯宣多而隨蔡侯以朝于執事十二年六月歸生佐寡君之嫡夷以請陳侯于楚十四年七月寡君又朝以獻陳事十五年五月陳侯自敝邑往朝于君往年正月燭之武往朝夷也八月寡君又往朝以陳蔡之密邇於楚而不敢貳焉則敝邑之故也雖敝邑之事君何以不免在位之中一朝于襄而再見于君夷與孤之二三臣相及于絳雖我小國則蔑以過之矣今大國曰爾未逞吾志敝邑有亡無以加焉古人有言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又曰鹿死不擇音小國之事大國也德則其人也不德則其鹿也致而走險急何能擇命之固極亦知

矣將悉敝賦以待於條唯執事命之文公二年六月壬申朝于齊四年二月壬戌為齊侵蔡亦獲成於楚居大國之間而從於強令豈其罪也大國若弗圖無所逃命

秋公至自穀

左氏

齊商人不足與會書至危公也

冬公子遂如齊

左氏

拜穀之盟復曰臣聞齊人將食魯之麥以臣觀之將不能齊君之語偷滅文仲有言曰民主偷

死必

十有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

左氏

非正也

秦伯瑩卒

康公公羊注以為穆公者非也

夏五月戊戌齊人弑其君

商人

左氏

齊懿公之為公子也與酈歆之父爭田弗勝即位乃掘而

池二人浴于池歆以扑扶職職怒歆曰人奪女妻而不怒一扶女庸何傷職曰與其父而弗能病者何如乃謀弑懿公納諸竹中歸舍爵而行齊人立公酈氏案左氏酈歆閭職實弑懿公於法宜書曰盜而特變其詞以子元酈氏為齊人何也亂臣賊子之動於惡必有利其所為而與之者人人不利其所為而莫之與則孤危獨立無以濟其惡篡弑之謀熄矣公子商人以財誘齊國之人齊人貪公子一時之私施不顧君臣萬世之大

倫弑其國君則觀面以為之臣而不能討執其君母則拱手以聽其所為而不能救故於懿公見殺特不書盜反以弑君之罪歸諸齊人以誅亂賊之黨弑篡弑之漸所謂拔本塞源懲禍亂之所由也陳氏商人之罪當著於春秋曷為固當討之賊也然齊人不以為賊而討之反稱臣而戴之以為君者三年以為賊則不當事以為君則不可弑今亂作於大分已定之後故曰弑其君也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

左氏襄仲莊叔如齊惠公立故且拜葬也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屬諸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惠伯不可仲見

于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昭公使舉上客而不稱介不正其許之注書二卿以兩事行非相為介昭公同倫而相介故列而數之也

疏卿出以大夫為昭公使舉上客將稱元帥此春秋立文之常體也其上介上為未介昭公有變文書介副者欲以起問者見事情也子赤

夫人之子今卒于弑不著其實為國諱惡無以傳信於將來而春秋之大義隱矣故上書大夫並使下書夫人歸于齊中曰子卒則見禍亂邪謀

發於奉使之日而公子遂弑立其君之罪著矣

案經書並使者二此年與定六年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是也又並使以出會一襄十四年季孫宿叔老會向弓也何氏以為譏魯獯使

二大夫出虛國家廢政事重錄內也此說恐非

冬十月子卒

左氏冬仲殺太子惡及其母弟視而立宣公書曰子卒諱之也仲以君命召惠伯其宰公冉務人止之曰

入必死叔仲曰死君命可也務人曰若君命可死非君命何聽弗聽乃入殺而埋之馬矢之中務人奉其帑以奔蔡既而復叔仲氏昭公史畏襄仲故

不敢書昭公弑也弑則何以不日不忍言也昭公諸侯在喪稱子殺惠伯昭公弑也弑則何以不日不忍言也

既葬不名終人之事也踰年稱君緣民臣之心也子卒何以不日遇弑不忍言也既葬而不名不名而遇弑者不日以見其弑子赤是也踰年而

稱君稱君而遇弑者不地以見其弑閔公是也何以知其弑乎上書大夫並使下書子卒夫人歸則知罪之在公子遂矣孫于邾出奔莒則知罪之

在夫人與慶父矣繼世之恩終事之重情文之節隱惡之禮記事之信誅亂討賊之美我亦備矣

胡氏止發子赤及閔公之劍而子般書曰則無說焉疑同穀梁其穀說見子般卒下何氏以子赤為所聞世恩重痛深于般為所傳聞

世故不同恐非

夫人姜氏歸于齊

左氏大歸也將行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為不道殺適立庶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昭公惡

視之母昭公凡言大歸者一出一反昭公惡宣公也有不待貶絕出姜也昭公之辭若紀侯大夫去之類昭公而罪惡見者有待貶絕

而惡從之者姪娣者不孤子之意也
胡氏 書夫人則知其正書姜氏則
齊則知其無罪異於孫子知者而魯國臣子殺適立庶
敬言願宣公不能事主君存適母其罪不書而並見矣

季孫行父如齊

張氏 告宣公之立也沙隨程氏曰遂得臣行父
三人皆與謀以其前後如齊而知之也

附錄 行父如齊三
年及宣元宣十

莒弑其君庶其

左氏 莒紀公生大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
僕且多行無禮於國僕因國人以弑紀公

稱國以弑者
張氏 傳例曰稱國以弑其君君惡甚矣
衆弑君之詞
張氏 凡稱國以弑者蓋其君以
坐視不能討賊也
當誅不赦之罪也

附錄

左氏 莒僕以寶玉來奔納諸宣公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
使大史克對曰先大夫臧文仲敘行父事君之禮曰見有禮於其君者
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
先君周公作誓命曰毀則爲賊掩則爲盜竊則爲盜盜器爲盜主藏之
名賴茲之用爲大凶德在九刑不忘夫莒僕則其孝敬則弑君父大則
其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賊也其器
則姦兆也保而利之則主賊也是以去之

案 文公在位十有八年乃急政之君魯國之衰自此始當其初年
僖公之餘政國家無事故即位之書始得繼體之正而叔服會葬
伯錫命王室之待魯甚優夫何得臣如京公孫叔會晉侯尊王事伯
之禮皆失焉不一二年緩於作主輕於逆祀以至世室之壞而宗廟
之禮廢矣婦姜之逆不能謹始敬言厥之變不能正分而夫婦適妾之
禮紊矣故先儒曰三書不雨無勤民之心四不視朝無自強之志處父
厭盟則辱於晉鄭丘賂盟則辱於齊誠哉是言也然自七年會扈以
後十三年新城以前楚商臣方以伯事召諸侯宋鄭蔡皆靡然從之
魯於是時獨能堅事晉室故衡雍之盟公子遂之救承匡之謀皆集
之會亦不爲無益於晉靈之伯數年之間楚極秦術之聘曹伯之兩
朝魯亦若猶能爲諸侯之望者奈何晉室不振齊商人之侵暴不已
行父兩告而援師不出於是陽穀之盟穀之盟魯遂困於齊矣雖文
公之嬪有以致之亦晉之咎也若夫敬嚴襄仲之事則又襲成風之
餘智者文公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身死之後豕嗣戕賊其
亦莊公
之儔哉

春秋諸傳會通卷第十三

後學 成德 校訂

春秋諸傳會通卷第十四

廬陵進士李廉輯

宣公

名接諡法善問周達曰宣在位十八年

侯

宣公文公之庶子母敬言胸敬崩私事襄仲文公薨襄仲殺太子赤

及母弟視乃立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卒

繼統君不言即位其言即位何其意也

侯

繼故而言即位

與聞乎故也

侯

宣公為弑君者所立受之而不討賊是亦聞乎弑也故如

侯

宣公自卒同於桓公而十八年皆書王者法已舉於前矣

也有小大則襄詞異惡一也有小大則與詞異一美一惡無嫌於同

侯

宣公自卒同於桓公而十八年皆書王者法已舉於前矣

公子遂如齊逆女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侯

公子遂如齊逆女尊君命也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尊夫人也諸侯之卿出入稱名氏所以尊君命也至不言公子者替其尊稱所以成小君之尊也不譏喪娶者不待貶責

而自明也不書氏史闕文

侯

卒名也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為

貶曷喪娶也喪娶者公也則曷為貶夫人內無貶于公之道夫人與公一體也其稱婦何有姑之詞也

侯

有姑當以婦禮至無姑當以夫人禮至

穀

其不言氏喪未

胡氏

魯秉周禮喪未暮年遣卿逆女何亟乎

立宣公懼於見討故結民于齊為自安計越典禮以逆之如此其亟而不顧者必敬言仲遂請齊立接之始謀也此所謂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也夫人與有貶焉則待貶而後見故不書氏夫人其如何知惡無禮如野有死麕能以禮自防如草蟲愆期有待如歸妹之九四則可免矣凡稱婦者其辭雖同立義則異逆婦姜于齊病文公也以婦姜至自齊責敬言廟也敬言廟變妄私事襄仲以其子屬之殺世適兄弟出主君夫人援成風故事即以子貴為國君母斬焉在哀服之中請昏納婦而其罪隱而未見也故因夫人至特稱婦姜以顯之此乃春秋推見至隱著妾母當國用事為後世鑑者也既指為有姑之詞而不察其言則精義隱矣

案遂不稱公子三傳各不同胡氏從公羊姜不書氏左注與公穀不同胡氏及劉氏張氏皆從公穀哀姜去姜而書氏今此去氏而書姜哀姜之罪重也

夏季孫行父如齊

左氏

納賂以請會

宣公

經書行

而不言其故謂納賂以請會者傳也經有不待傳而著比者事以觀斯得矣下書公會齊侯于平州則知此會行父請之也又書齊人取濟西田則知其請蓋以賂也雖微傳其事著矣諸侯立卿為公室輔猶屋之有楹也而謀國如此亦不待貶絕而惡自見者也然以行父之勤勞恭

儉相三君而無私積必能以其君顯名與晏嬰等矣

張氏

文公世子之死在官之當誅者公子遂為首而行父次之觀春秋所書則知矣

案朱氏曰宣公篡立文子不能討反為之使齊納賂以請會豈非私意起而反惑之驗即此事也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左氏

晉人討不用命者放疋甲父

克甲之子文十二年河曲之

羊

放之者何猶曰無去是云爾然則何言

戰胥甲趙穿不肯薄秦

穀

放猶屏也稱國

胡氏

放猶羈置母去其所比於專

夫待放正也放猶屏也稱國放猶羈置母去其所比於專為近正非矣大夫當官既不請於天子而自命以為有罪又不告於司寇而擅刑猶不遠於正乎秦晉戰于河曲撓史駢之謀者趙穿也若計其不用命則當以穿為首止治軍門之呼借駢可也而獨放疋甲父則以趙盾當國穿其族子而盾庇之也桃園之罪其志固形於此矣故稱國以放見晉政之在私門而成上侵為後戒也

案放例三此年疋甲父昭八年公子招哀三年公孫獵

公會齊侯于平州

左氏

會于平州以定公位

君同故公與

胡氏

與之會則不得復討臣子殺之與弑

齊會而位定

通志堂

春秋左傳卷十七

篡國者已列於諸侯之會則不復致討故曹人以此請自芻于晉大夫篡弑之賊毀滅天理無所容於天地之間身無存沒時無古今其罪不得赦也以列於會而不復討是幸中國為戎夷棄人類為禽獸此仲尼所為懼春秋所以作也然欲定其位者魯宣公宜稱及齊而曰會者討賊之法也凡討亂臣賊子必深絕其黨而後為惡者孤矣

案平州書會通桓公元年會

鄭伯于垂書言法事情皆同

公子遂如齊

齊

明

宣公篡立之罪仲遂主謀為首

書介使者罪叔孫得臣不能為有無亦從之也大夫有以死爭者矣然削而不書者以叔仲惠伯死非君命失其所也遂及行父則一再見于經矣如齊拜成雖削之可也又再書于策者於以著其始終成就弑立之謀以戒後世人臣或內文宮禁以固其寵或外結強藩以為之援至於殺生廢置皆出其手而人生不悟者其慮深矣凡此皆直書于策而義自見者也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齊

為立公故

牟

外取邑不書此何以

賂齊為弑子赤之賂也
案內不言取言取授之
明魯人致賂以
注取賂者賂當坐取邑
案也是為賂齊也
明魯人致賂以
人取田者所以著齊罪春秋討賊尤嚴於利其為惡而助之者所以孤其黨夫齊魯隣國盟主之餘業也子惡弑出姜歸而宣公立不能督罪

致討務寧魯亂首與少會是利其為惡而助之也弑君篡國人道所不容而貨賂公行免於諸侯之討則中國實為戎夷矣孟氏極陳利國者必至於弑奪而後慶食益得經書取田之意舉法如此然後
張氏桓公篡立而人知保義棄利亂臣賊子孤立無徒而亂少弭矣
以許田宣公奪適主齊以自立而賂以濟西以利自固前後一轍使鄭莊齊惠不貪其利則桓宣必不能以自立矣故春秋曰假曰取蔽辜鄭齊深以誅其貪利而成亂也

案春秋內失地不書如襄二十六年齊取我高魚之類以其不能保先祖之土宇乃人君之大惡故諱之也獨以書齊取者已以賂齊非齊之強取也陳氏曰必有歸之也然後後書故齊西書取謹聞書取亦通餘見僖三十一年○又公羊疏此以魯弑而賂齊罪重謹聞以侵奪小國而賂齊罪稍輕故此書

月惡內甚於以邾子益來也
案邾來朝七稱子以朝者
大始於此詳見桓十五年

秋邾子來朝

張氏

諸侯朝當討之人不貶者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

齊

宋人之弑昭公也晉荀林父以諸

盟于晉又會諸侯于危將為魯討齊皆取賂而還鄭穆公曰晉不足與也遂受盟于楚陳共公之卒楚人不禮焉陳靈公受盟于晉秋楚子侵

陳遂

纂

楚書曰而人鄭賁之也鄭伯本以宋人弒君晉

盟于楚今乃附楚以亟病中國何義乎書侵陳遂侵宋者以見潛師掠

境肆為侵暴非能聲宋罪而討之也既正此師為不義然後中國之

師可

陳氏

書遂侵宋言志不在陳也南北之勢於是始也後十五年而

舉矣

君分為晉楚之從矣南北之勢於是始故謹書之也自是訖春秋師再有

事無言遂者矣言遂者非與國伐盟主則盟主伐與國也事在襄二

十三年

八年

楚自僖二十七年圍宋至是而再及宋中國又無伯也兵事書遂

例見僖四年○**纂**楚莊以文十三年即位數年之間不聞有稍夏

之師休養以有為

也至此而爭伯矣

晉趙盾帥師救陳

義

晉趙盾帥師救陳

義

晉趙盾帥師救陳

義

晉趙盾帥師救陳

義

晉趙盾帥師救陳

義

晉趙盾帥師救陳

義

晉趙盾帥師救陳

義

鄭在王畿之內而附蠻夷陳先代帝王之後而見侵逼此門庭之寇利用

禦之者也晉能救陳則存諸夏攘夷狄之師故特褒而書救凡書救者

未有不善之也如解倒懸如拯民於塗炭之中知此義則知春秋用兵之

意矣傳稱師救陳宋經不書宋此非闕文乃聖人削之也前方以不能

討宋上卿賈而稱人諸侯會而

不序今若書救宋則典刑素矣

張氏

陳無罪而蒙伐當救也宋有

弒君之罪不當救故略之

經書救陳四年及宣十二年衛人救陳襄

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

義

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

義

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

義

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

義

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

義

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

義

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

義

會于棐林以伐鄭也楚為賈救鄭遇于北林因晉解揚晉人乃還

晉師救陳宋四國往會之共伐鄭也不言會趙盾取於兵會非好會

也

全

此晉趙盾之師也曷為不言趙盾之師

禮然後伐于襄亦然

君不謂大夫之詞也

注

時諸侯為趙盾

所會不與卑致尊故正之去大夫名氏使

若更有師也殊會地之者起諸侯為盾所會

穀梁

盾大趙盾之事也其

曰師何也以其大之也于棐林地而後伐鄭疑詞也此其地何則其美

也

以諸侯大趙盾之事故曰師師者眾大之詞秦曰夫救火恤患其

道宜速而方云會于棐林然後伐鄭狀似伐鄭有疑須會乃定曰非也

欲美趙盾之功故詳錄其會地

胡氏

穀梁以為大趙盾之事故曰師非也春

其列數諸侯而會趙盾則

詳其會地亦善可知矣

胡氏

穀梁以為大趙盾之事故曰師非也春

其列數諸侯而會趙盾則

詳其會地亦善可知矣

胡氏

穀梁以為大趙盾之事故曰師非也春

數諸侯於帥師之下而又書大夫之名氏則臣疑於君而不可以為訓其

曰會晉師此乃謹禮於微之意也其立義精矣棐林鄭地前者地而後

伐以為疑詞此其地則以著

其美者一美一惡無嫌於同

陳氏

大夫初用諸侯也靈公之世兵車

盾以其用諸侯也書會晉師春

秋不以大夫用諸侯之辭也

陳氏

大夫初用諸侯也靈公之世兵車

盾以其用諸侯也書會晉師春

秋不以大夫用諸侯之辭也

陳氏

大夫初用諸侯也靈公之世兵車

盾以其用諸侯也書會晉師春

秋不以大夫用諸侯之辭也

陳氏

大夫初用諸侯也靈公之世兵車

盾以其用諸侯也書會晉師春

秋不以大夫用諸侯之辭也

陳氏

大夫初用諸侯也靈公之世兵車

盾以其用諸侯也書會晉師春

秋不以大夫用諸侯之辭也

陳氏

大夫初用諸侯也靈公之世兵車

盾以其用諸侯也書會晉師春

秋不以大夫用諸侯之辭也

案此條胡氏於書師主公羊書地主穀梁地而後伐三于襄林召陵○**案**會師二此年及定八年公會晉師于瓦也瓦會左注云卿不書不敵公也然則此會亦可援此例杜氏強為異同耳

冬晉趙穿帥師侵崇

崇公作柳任公輔曰案地譜商有崇國在京兆鄠縣

案晉欲求成

曰我侵崇秦急崇必救之吾以求成焉冬趙穿侵崇秦弗與成國則為護已甚此諸伐楚以救江異矣而傳謂設此謀者趙穿也意者穿已有逆心欲得兵權託於伐國以用其眾乎不然何謀之迂而當國者亦不裁正而從之也穿之名姓自史冊弒君于桃園而上卿以志同受惡其端又見於此書侵以見所以求成者非其道矣

案公羊以柳為天子之邑不係于周者不與晉伐天子此無據不可取○**案**侵書大夫將始此

晉人宋人伐鄭

案晉人伐鄭以報北林之役於是晉侯修趙宣子為政驟諫而不入故不競於楚

案宋人弒君既列於會春秋衰世已免於諸侯之討救宋也

胡矣論春秋正法則其罪固在法所不赦也晉人與之合兵伐鄭是謂以燕伐燕庸愈乎其書晉人宋人非將卑師少甚賤而人之也以貶書伐者若曰聲罪致討而已有瑕則何以伐人矣

案春秋討宋之文一見於四國之伐書人再見於諸侯之會不序三見於趙盾之救不書至是而四貶焉春秋之法嚴矣

二年春王正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

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

案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宋

華元樂呂禦之二月壬子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四華元獲樂呂及甲車四百六十乘俘二百五十人戰百人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為政今日之事我為政與入鄭師故敗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以贖華元于鄭半入華元逃歸得大夫生死皆曰獲此獲華元生也獲者不與之詞也言盡其眾以救其將也獲齊國書死也

胡兩軍接刃主將見獲其負明矣又書師敗績詞不贅乎此明大夫雖貴與師等也故將尊師少稱將不稱師師眾將卑稱師不稱

將將尊師眾並書于策者示人君不可輕役大眾又重將帥之選其義深矣或曰元帥三軍之司命而輕重若是班乎自行師而言則以元帥為司命自有國而言則以得眾為邦本鄭使高克將兵禦狄于竟欲遠克也而不恤其師楚以六卒實從得臣恐喪師也而不恤其將故經以棄師罪鄭以殺其大夫責楚明此

張氏義然後知王者之道輕重之權衡矣

陳氏戰未有書大夫者於是書自此戰始

案獲例六已見僖十五年穀梁以韓戰不書師敗而書獲為晉侯失民此戰先書師敗而後書獲為華元得眾其說亦似有理而

胡氏不從○又案此條鄭歸生不書伐而華元書及蓋罪宋之文胡氏說見下文故張氏主之

秦師伐晉

以報崇也

晉用大師於崇乃趙穿私意而無名

問其無名之罪也故書伐世豈有欲求成於強國而侵其所與可以得成者乎穿之情見矣宣子當國算無遺策獨憤於此哉其從之也而盾之情見矣春秋書事筆削因革必有以也一侵一伐而不書圍焦所以誅晉卿上侵之意其所由來者漸矣

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晉趙盾救焦遂自陰地

大棘之役楚闕叔救鄭曰能欲諸侯而惡其難乎遂次于鄭以待晉師趙盾曰彼宗競于楚始將斃矣姑益其疾力去之

故鄭初鄭歸生受命于楚伐宋經不書伐而以宋華元主大棘之稱人

當國合諸侯之師何畏乎楚何避乎闕叔然力非不足而去之者以理曲也故卿不氏而稱人師書侵而不書伐易於訟之卦象曰君子作事謀始而不謀將至於興師動衆有不能定者矣晉惟取賂釋宋而不討至以中國之大不能服鄭不競於楚可不慎乎春秋行事必正其本爲末流之若此也

陳氏楚方圖伯而晉以大夫用諸侯由是兵車之會其垂戒明矣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臯

乙丑九月二十七日自平公作傳○文公于成公繼伯

晉靈公不君厚斂以雕牆從臺上彈人而觀其辟丸也宰夫胾熊

知所過矣將改之稽首而對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猶不改宣子驟諫公使鉏麇覓賊之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坐而假寐麇歎曰不忌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九月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三爵遂扶以下公噉夫爇焉明搏而殺之闕叔以御公徒而免之乙丑趙穿攻靈公於靈輒餓食之既而與爲公介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乙丑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爲正卿云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詒伊戚其我之謂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爲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宣子使趙穿逆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壬申朝于武宮

靈公朝諸大夫而暴彈之觀其辟丸也趙盾入諫不聽出盾曰天乎天乎予無罪孰爲盾而忍弑其君者乎史狐曰子爲正卿諫不聽出亡不遠君弑反不討賊則志同志同則書重非子而誰故書之曰晉趙盾弑其君夷臯者過在下也曰於盾

也見忠臣之至於許世子止見孝子之至

胡氏

正卿當國任事之臣也國事莫酷於君見弑不

於其身而誰責乎亡而越竟謂去國而不還也然後君臣之義絕反而討賊謂復讎而不釋也然後臣子之事終不然是盾僞出而實聞乎故也假令不與聞者而縱賊不討是有今將之心而意欲穿之威乎弑矣惡莫慘乎意今以此罪盾乃問臣子之邪心而謹其漸也盾雖欲辭而不受可乎

以高貴卿公之事觀焉抽戈者成濟唱謀者賈充而當國者司馬昭也為天吏者將原司馬昭之心而誅之乎亦將致辟成濟而足也故陳泰曰惟斬賈充可以少謝天下耳昭問其父意在濟也泰欲進此直指昭也然則趙穿弑君而盾為首惡春秋之大義明矣微夫子推見至隱因重孤之書以垂戒後世亂臣賊子皆以詭計獲免而至愚無知如史太鄧虐樂之徒皆蒙歸獄而受戮焉君臣父子不相夷以至於禽獸也幾希故曰春秋成而亂賊懼

案春秋非手弑而書弑者五曰趙盾鄭歸生許世子止楚公子比齊陳乞義各見本條 **案**晉靈公立於文之六年至是十五年盟會四十七年廬十四年新城十五年廬十七年廬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

匡王也文十五年即位
在位六年定王立

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

三望

不郊而望皆非禮也望郊之屬也不郊亦無望可也

案

其言之何緩也曷為不復卜養牲養食二下帝牲不吉則

板稷牲而卜之帝牲在手將三月於稷者唯具是視郊則曷為必祭稷王者必以其祖配王者則曷為必以其祖配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 **注**板引也帝皇天大帝在之口緩詞也值自牛作也改北辰之中主總領天地五帝羣神也 **案**牛牛死乃不郊事之變也

乃者三乎人之辭也 **案**牛自傷非備災之道不至也不言免牛者牛死不行免牛之禮也 **案**三乎人者譏宣公不敬致天變也 **案**不郊為牛之口傷改卜牛而牛又死也不然郊矣禮為天王服斬衰周人告喪于魯史策已書而未葬也祀帝于郊夫豈其時而或謂不以王事廢天事禮乎春秋以來喪紀浸廢有不奔王喪而遠適他國有不修弔禮而自相聘問固將以是為可舉而不廢也卒至漢文以日月月後世不能復其所由來漸矣春秋備書其義自見三望者公羊曰太山河海夫天子有天下凡宇宙之內名山大川皆其所主也故得祭天而有方望無所不通諸侯有一國則境外之山川他人所主者而可以望乎季氏旅於泰山冉求不能救而夫子責之者為泰山魯侯所主也大夫何與焉季氏不得祭亦明矣猶者可不為不當為之詞

案杜氏曰天王崩未葬而郊者不以王事廢天事也王制曰喪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為越紼而行事胡氏所引本此 **案**范氏之例三十五皆以為緩辭陸氏不取其實只便辭耳

葬匡王

案

四月而葬王室不君其禮略也微者往曾魯侯不臣其情慢也或曰宣公親之者也而常事不書非矣崩葬始終之大變豈以是為常事而不書也

楚子伐陸渾之戎

陸公作賁

案

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于雒觀兵於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

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使民知神姦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遷于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于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效回昏亂雖大輕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于郊廓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

明氏

夷狄相攻不志此其志何也為陸渾近在鼎之輕重未可問也

陳氏

室也

夏楚人侵鄭

左氏

晉侯伐鄭及鄭鄭及晉平士曾

明氏

案左氏鄭

經不書者仲尼削之也鄭本以晉靈不君取賂釋賊為不足與似也而往從楚非矣今晉成公初立背晉竊偽邦而歸諸夏則是反之正也春秋大改過許遷善書楚人侵鄭者與鄭伯之能反正也故獨著楚人侵掠諸夏之罪爾鄭既見侵於楚則及晉平可知矣

秋赤狄侵齊○宋師圍曹

左氏

宋文公十四年宋武氏之族道昭公子將奉司城須作

亂公殺母弟須及昭公子逐武穆之族武穆之族以曹師伐宋秋宋師圍曹報武氏之亂也

明氏

武穆以曹師伐宋逐而舉兵非討罪也及宋師圍曹而經書之者端本清源之意也武穆二族與曹之師奚為至于宋哉不能反躬自治恃眾強以報之丘革何時而息也宋惟有不敢之罪莫

之治也故書法如此

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葬鄭穆公

左氏

初鄭文公

燕姑夢天使與己蘭生穆公名之曰蘭

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邾莒人不肯公伐

莒取向

左氏

非禮也平國以禮不以亂伐而不治亂也

明氏

此平莒也

何辭取向也為公取也向作辭也取行義為利也及者內為志焉爾平者成也不肯者可以伐莒義兵也取向非也此心平怨者怨必釋惟小人不能定心之若也乘義我而為利也

是也雖以勢力強之而有不獲成者矣夫以齊魯大國平邾莒小邦其降心聽命不待文告之及也然而莒人不肯則以宣公心有所係失乎怨之本耳故書及書取以著其罪及所欲也平者成也取者盜也不肯者心弗允從莫能強之者也以利心圖成雖強大者不能行之於弱小春秋書此戒後世之不知治其本者故

行有不得者反求諸己斯可矣

張氏

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

者此心之公正自足以感之也以宣公而平二小國若出於公不必假齊一言而彼已服今挾齊為重而莒尚不肯伐莒而齊不復與取向以自益春秋深以著此心之不公而終之以為利也

秦伯稻卒 共公也子桓公立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弑其君**

夷 楚人獻龜於鄭靈公公子宋與子家將見子公之食指動以示問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龜召子公而弗與也子公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反譖子家子家懼而從之夏弑靈公書曰歸生權不足也君子曰仁而不武無能達也凡弑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鄭人立于良辭乃立襄公

胡 首謀弑逆者公子宋也懼譖而從之者歸生也而以歸生為堅也 **胡** 首惡何也夫亂臣賊子欲動其惡而不從者未有能全其身而不死也故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其從之者與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是以死節許三子矣歸生懼譖而從宋特無求路不可奪之死節耳書為首惡不亦過乎曰歸生與宋並為大夫乃貴戚之卿同執國政可以不從一也嘗統大師與宋人戰獲其元帥已得兵權可以不從二也聞宋逆謀登時而覺先事誅之猶反手耳夫據殺生之柄仗大義以制人使人聽已猶犬羊之伏於虎也何畏於人懼其見殺而從之也哉計不出此顧以首老憚殺北方君父歸生之心情矣故春秋舍公子宋而以弑君之罪歸之為後世鑒若司馬其沈慶之等句知此義則能罰罪人不至於失身為賊所制矣

左氏十年傳曰鄭子家卒鄭人討幽公之亂斷子家之棺而逐其族改葬幽公諡之曰靈若非親弑未必至此疑首謀雖在宋而弑君實歸生也

赤狄侵齊 **秋公如齊公至自齊** **盟** 君行告至常事不書宣公比年如齊而皆致者危之也夫以篡弑謀於齊而取國以土地賂齊而請會以卑屈事齊而求安上不知有天下不知有方伯惟利交是奉而可保乎高固之事亦殆矣故比年如齊而皆致以戒後世之欲利有收往者惟義之與比為可安耳

冬楚子伐鄭 **鄭未服也** 此書子者胡氏所謂歸生弑君諸侯未有致討者而楚人至焉故與之也晉成公即位之後楚兵再至鄭矣

附錄 **立子文之孫箴尹克黃** 是年楚滅若敖氏殺鬬椒

五年春公如齊夏公至自齊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子叔姬 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夏公至自齊書曰過也書曰逆叔姬卿自逆也 **釋例** 曰凡反行飲至必以嘉會昭告

祖禰有功則舍爵策勲無勲無勞告事而已若夫執止之辱厭尊毀列所以累其先君忝其社稷故當克躬罪己不以嘉禮自終宣公見止連昏鄰國之臣而行飲至之禮故傳言書過者書之以示公過也來逆適諸侯稱女適大夫稱字所以別尊卑也此與莊二十七年莒慶來逆叔姬同文

蔡

諸侯之嫁子於大夫主大夫以與之來者接內也不正其接內故不與主大夫之稱也

明

齊秋齊高固來逆子叔姬罪宣公也其曰來者以公自為之主稱子者或謂別於先君之女也諸侯嫁女於大夫主大夫以與之者為體敵也而公自為之主壓尊毀列卑朝廷慢宗廟矣夫以鄭國禍小楚公子圍之賁驕強大來娶于鄭子產辭而卻之使館于外幾不得撫有其室而宣公以魯國周公之後通於高固強委禽焉而不能止惟不知以禮為守身之幹是以得此辱也春秋詳書為後世鑑欲人之必謹於禮以定其位不然卑與妄說不近於禮奚足遠恥辱哉

恥辱哉

叔孫得臣卒

哀

不書日公

公

不日者知公子遂欲弑君為人臣者知賊而不言明當

誅正以所聞之世大夫卒無罪者日有罪者月也明其或不可見則見恩數之略爾仲遂如齊謀弑子赤得臣與之偕行在宣公固有援立之私其恩數豈略而不書日是聖人削之也方仲遂往謀而得臣並使也若憚然不知其謀或知之而不能救則將焉用彼相矣春秋治子赤之事專在仲遂以其內交宮禁外結強隣大惡無所分也而得臣有同使之罪故特不日以貶之若曰大夫

而不能為有無者不足加以恩數云爾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哀

反馬也

叔姬寧固反馬未成婦故子叔姬不書夫氏從父母辭

明 禮嫁女留其送馬謙不敢自安及三月廟見成婦遣使反馬則高固親來非禮也又禮女子有行遠父母者歲一歸寧今未易歲也而叔姬來亦非禮也故書及書來以著齊罪也大夫適他國必有君命與公事否則禮法之所禁而可犯乎惠公許其臣越禮恣行而莫遏高固委其君逾境自如而不忌則人欲已肆矣凡昏姻常事不書而書此者則以為非常為後戒也

楚人伐鄭

哀

楚子伐鄭陳及楚平

案此書人者即胡氏所謂與師動眾賊則不討惟服鄭之為事故傳稱子經書人貶之也楚兵三至鄭矣

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哀

陳即楚

公

趙盾弑君

何親弑君者趙盾也弑君者趙穿則曷為加之趙盾不討賊也案傳稱陳及楚平晉荀林父伐陳經皆不書者以下書晉更侵之案傳稱陳及楚平晉荀林父伐陳經皆不書者以下書晉無詞可稱亦可知矣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晉嘗命上將帥師救陳又再與之連兵伐鄭今而即楚無乃於已有關蓋亦自反可也不

內省德遠以兵加之則非義矣故林父不書

伐而盾免書侵正晉人所以主盟非其道也
公羊於此條下方序趙盾事與左氏大略同故不具錄但稱史曰
爾為仁為義弑爾君而復國不討賊此非弑君何又曰趙穿緣民
衆不說起弑靈公然後迎趙盾
而八與之立于朝其說稍詳

夏四月○秋八月螽

先是公伐莒取
向公比如齊所致
傳謂冬螽為穀

之效也先是公伐莒取向後再如齊伐萊軍旅數起賦斂既煩戾氣應之
矣夫善惡之感萌於心而災祥之應見於事宣公不知舍惡遷善以補前
行之愆而用兵不息災異數見年穀不豐國用空乏卒至於改助法而稅
民蓋自此始矣經於螽螟一物之變必書百千策示後世天人感應之理不
可誣當慎
其所感也

經於宣公之編書夏冬
三哀公之編書夏冬

冬十月

附錄

是年夏定王求后于齊又召桓
公逆王后于齊事不關魯不書
秋赤狄
懷及邢丘晉侯欲伐之中行宣子曰使疾其民
以盈其賈將可也
為十五年晉滅狄傳
取成而還

案九年十一年傳所
稱厲之役蓋在此

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

孫桓子來盟始
通且謀會晉也

前定也不言及者以國與之不言耳
人亦以國與之不日前定之盟不日
血固結之耳是盟衛欲為晉致魯而專事齊初未與晉通也必有疑焉
而衛侯任其無咎故遣良夫來為此盟而公卒見辱盟非春秋之所貴義
自見
矣

案來盟書使二
鄭語衛良夫

夏公會齊侯伐萊秋公至自伐萊大旱

不與謀也
凡師出與

謀曰及不與謀曰會
而不書書無功或不書
所欲可知矣伐萊齊志也故書會繼以伐致即師行之危亦可知矣公與
齊侯俱不務德合黨連兵恃強陵弱是以為此舉也軍旅之後必有凶年
言民以征役怨咨之氣感動天變而旱乾作矣其以大旱書者或不雩
或雖雩而不雨也不雩則無恤民憂國之心雩而不雨格天之精意闕矣

大旱二年詳見
傳二十一年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

黑壤即
黃父

侯鄭及晉平公于宋之謀也故相鄭伯以會冬盟于黑壤王叔桓公臨之
侯以謀不睦晉侯之立也公不朝焉又不使大夫聘晉人止公子會盟于黃父公不與盟以賂免故黑壤之盟不書諱之也
侯慢盟主以取執止之辱故諱之
侯得見為諱盟而不與盟不以不與盟為諱則曲不在公而生會盟者之罪耳與於會不與於盟而公有歎焉非主會盟者之過也則書會不書盟若黑壤是也晉侯之立公既不朝又不使大夫聘而每歲適齊是宣公行有不嫌於心而非晉人之咎矣凡不直者臣為君隱子為父隱於以養臣子愛敬之心而不事盟主又以賂免則不直在已矣

侯自文公以來晉以不朝討魯者再見矣文公二年辱以處父之盟今年不與黃父之盟晉固可責也而文宣之不能謹於禮以至衰敗亦有由矣就二公論而黃父之會止諱盟不書也宣公五年止於齊七年止於晉何以為國哉
侯又案會不得見者沙隨也盟不得見者平丘也
侯陳氏曰晉靈公之會同皆不序自黑壤而下復序諸侯何也不序諸侯猶主伯者也以其不勝貶序之可也

八年春公至自會

侯義同五年書過

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

侯蓋有疾而還大夫受命而出雖死以尸

將事遂以疾還非禮也
侯有疾也諱何諱爾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還非禮也
侯聞喪者聞父母之喪徐行者不忍疾行又為

君當使人追代之乃者平乎人之詞也
侯至黃乃復雍君喪尚不反況疾乎
侯言魯使不得其人也
侯命也有疾亦不復可乎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反未致事而死以尸將事禁伐吳

陳侯使公孫貞子弔吳及良而卒將以尸入吳人辭焉上介羊斟曰寡君使蓋備使弔君之下吏無祿使人逢天之感大命墮絕世于良廢日供積一日遷次今君命逆使人曰無以尸造于門是我寡君之命委于草莽也無乃不可乎吳人不敢辭君子以為知禮乃者無其上之詞其曰復事未畢也

侯穀梁曰復者事畢也國得公命也此與例不合公孫教以棄命從淫書不至而復公子遂以有疾亦書復罪之如教也昭公以有疾書有疾乃復遂亦有疾而不書有疾者雖疾亦無復道也
侯公羊例曰乃難詞陸氏例曰乃難於而與胡氏不合

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

侯垂齊地
侯不言公子間

可知也稱字時
侯何以不稱公子貶為貶為弒子赤貶然則君所嘉無義例
侯曷為不於弒焉貶於文則無罪於子則無年此公子也其曰仲何也疏之也何為疏之也是不卒者也

見其不卒也則其卒之何也以諱乎宣也聞大夫之喪則去樂卒事
侯有事言時祭此公子遂也曷為稱字生而賜氏俾世其官也曷為書卒以事之變卒之也古者諸侯立家大夫卒而賜氏其後尊禮權臣寵遇貴戚而不由其道於是乎有生而賜氏者其在魯則季友仲遂是也襄仲殺惡及視援立宣公而宣公深德之故生而賜氏使世大夫以答之也經於其

卒書族以志變法之端為後世戒

仲遂稱仲正與季友稱季同文上書公子而遂不稱公子者杜氏陳氏謂蒙上文是也仲遂稱名正與公子輩同當不書卒此書卒者因事之變以明卿卒不繹之禮也有事只時祭以非祭之失故不書祭名正義以為此禘祭者非也仲遂之子為公孫歸父歸父以宣十八年出奔魯人以歸父之弟仲嬰齊後之為仲氏見成十五年

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食

非禮也又祭陳昨日之禮所以賓尸萬舞名籥管也籥者何止之辭魯人

知卿佐之喪不宜作樂而不知廢繹故萬舞去籥惡其聲聞

食

萬者何千舞也籥者何籥舞也去籥存其心焉爾者何知其不可

而為之也猶者何通可以已也

望

繹者祭之明日以賓尸也猶者可而遂用籥管也以其有聲也故去而不作是謂故知不可存其邪心而不能格也禮大夫卒當祭則不告終事而聞則不繹不告者盡肅敬之誠於宗廟不繹者全始終之恩於臣子仲遂國卿也卒而猶繹則失龍遇大臣之禮矣

案猶為可已之詞三傳皆同此事與昭十五年叔弓卒略同彼以去樂卒事為得禮此以猶繹為失禮皆記事之變也○又案呂氏曰萬舞文武二舞之總名籥舞文舞之別名文舞又謂之羽初獻六羽是也蓋吹籥而秉翟羽也○**案**遂之生不當賜氏而賜氏遂

之卒不當猶繹而猶繹或進或退一則謹世五之始一則重大臣之終並行而不相悖也

戊子夫人呂嬴氏薨

嬴氏宣公母

胡氏

敬嬴氏文公母也何以稱夫人自戚風聞成季之辭事

友而屬其子及僖公得國立以為夫人於日廷嫡妾亂矣春秋於風氏凡始卒四貶之則禘于太廟去其姓氏秦人歸遂不稱夫人榮叔舍謂召伯會葬王再書而無天是也敬嬴氏又變私事襄仲而屬宣公不待致于大廟援例以立則從同同而無貶矣其意若曰以義起禮為可繼苟出於私情而非義後雖欲正可若何

晉師白狄伐秦

食

白狄及晉平夏會晉伐秦

胡氏

晉主夏盟糾合諸侯攘夷安夏乃其職矣秦人之怨起自侵崇其曲在晉責已可矢既不知自反釋怨修睦以補前過已可咎矣乃復興師動眾會戎狄以伐之獨不惡傷其類乎直書于策貶自見矣

案晉絕秦書曰白狄及君同則君之仇讎而我之昏姻也晉與秦自侵崇啟豐七年而末已晉晉狄而結以伐秦其罪大矣故自山至成襄靈之後晉成秦桓之文兵又始於此

楚人滅舒蓼 一國也與文五年楚公子變滅蓼同

楚人滅舒蓼

一國也與文五年楚公子變滅蓼同

左氏

楚為眾舒叛故伐舒

夢滅之楚子疆之反詩稱荆舒是懲其自相攻滅中國何與焉然
滑內盟吳越而還書而不削者是時楚人疆舒夢及滑內盟
吳越勢益強大將為中國患經斯世者當以
為懼有懷卻之謀而不可忽則聖人之意也

案吳越見傳始此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杜氏曰月三十日

公辛

注是後楚莊圍宋伐鄭勝晉中國侵

奪之應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

克葬

敬嬴公穀作頃熊

妾

葬敬嬴早無麻始用葛第雨不克葬禮也禮卜葬先遠日辟不懷也

公辛

而者何難也乃

者何難也曷為或言而或言乃乃難乎而也言乃者內而深言而者外而淺此据定公書乃克葬所以起孝子情重難有淺深故也
葬既有日不為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而緩詞也足乎日之詞也
此据定公乃克葬乃急詞不足乎日之詞也
喪以夫人葬以小君將附于廟而始有一夫人也則四則以正其事公敬嬴無貶從同同可也而於宣公元年即以所逆穆姜婦之見敬嬴遂以子貴援例而亟立為夫人也信公享國八年然後致成風而敬嬴之亟也雖云援例魯君臣之責亦可知矣無貶而書法若此者猶桓宣弒君而書即位爾敬

高以以其子宣公屬襄仲殺太子及其母弟雖假手于仲實敬嬴之謀也敬嬴逆天理拂人心其於終事雨不克葬若答徵焉而謂無天道乎夫喪事即遠有進而無退不為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潦車載葬蓋主喪禮也有國者乃不能為雨備是廢其親也不亦薄乎厚葬古人所戒而墨之治喪以薄又君子之所不與故喪事以制春秋之旨也

案胡氏說本穀梁及徐邈左氏引禮以為冒雨而葬是不思其親故以不克葬為得禮胡不取

城平陽

平陽泰山平陽縣

妾

書時也

案城平陽三傳皆曰無說豈非黑壤既歸魯仍事齊故城邑以備晉乎

楚師伐陳

妾

陳及晉平楚師伐陳取成而還

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公至自齊

穀梁

注有母之喪而行朝會非禮傳例曰

如往月危往也

案范氏說得之故泰山孫氏及張氏皆從之而何休獨曰月者善宣公事齊合古禮卒使齊歸濟西田五年再朝近得正也此於常朝猶可若以言宣公之朝齊則大非矣不可取

夏仲孫蔑如京師

哀

王使來徵聘夏孟獻子聘

朝

以淺

屬詞比事春秋教也當歲首月公朝于齊夏使大夫聘于京師此皆比事可考不待賅絕而惡自見者也宣公七年於周纔一往聘其在齊則又再朝矣經於如齊每行必致深罪之也下逮戰國周衰甚矣齊威王往朝于周而天下皆賢之況春秋時乎而宣公不能也故聘觀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諸侯之行惡而倍畔侵陵之敗起矣此經書君如齊臣如周之意而特書王正月以表之也

齊侯伐萊

哀 萊東萊有萊山從齊之小國也齊自七年會魯而伐之今年又自伐之卒於襄六年而滅之公矣

秋取根牟

根牟東夷國琅邪

哀

也

易

取言公取不言公非公命也自宣而下征

伐在大夫矣

案公羊以為邾邑不係乎邾諱亟也趙子又曰不係乎邾蓋魯本邑皆無据左氏注以為國者恐其言易者與內滅書取則不合

八月滕子卒

昭

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晉荀林父帥師伐陳

哀

會于扈討不睦也陳侯不睦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陳晉侯卒乃還也

帥

朝

案左氏則知經所書者與晉非陳之詞也會于扈以待陳而陳侯不睦然後林父以諸侯之師伐之也則幾於自反而有禮矣不書諸侯之師而曰林父帥師者在會諸侯皆以師聽命而林父兼將之也則其眾輯矣晉主夏盟又嘗救陳所宜與也而惟楚之即夫豈義乎

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

九月無辛酉日誤晉景公繼伯

案成公立於宣二年至是八年會二十七年黑壤九年虛

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

成

朝

衛成事晉甚謹而魯宣獨深向齊衛欲為晉致魯而黑壤

之會晉人止公故扈之會魯獨不往二國赴喪魯亦不會也

宋人圍滕

哀

朝

圍國非將卑師少所能辦也必動大眾而滕既小國又方有喪所宜哀弔恤之不暇而用兵革以圍之此事以觀知見賤之罪在不仁矣

楚子伐鄭晉卻缺帥師救鄭

哀

楚子為厲之役故伐鄭晉卻缺救鄭鄭伯敗楚師于

柳林國人皆喜唯子良憂曰是國之災也吾死無日矣

朝

楚兵加鄭數矣何也鄭自晉成公初立舍楚而從中國正也楚人為是與師而加鄭不義矣故宣公三年書人書侵罪之也次年鄭公子歸生弑其君諸侯未有聲

罪致討者而楚師至焉故特書晉師與之也然興師動眾賊則不討惟服鄭之為事則非義舉矣故又次年傳稱楚子伐鄭而經書人再貶之也至是稱晉師豈與之乎案公羊例君將不言帥師書其重者也至此書晉師見其陵暴中華以重兵臨鄭矣何以知其非與之乎曰下書晉卻缺帥師救鄭則知其非與之也由此觀春秋書法皆欲治亂賊之黨謹華夷之辨以一字為褒貶深切著明矣

案春秋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此胡氏正例而陳氏立例以為救不書必救而無功然後書於此條曰書救鄭何楚伯也元年救陳今年救鄭而展陵之盟序陳鄭於楚子之下遂以諸侯子楚矣此雖與胡氏不合然亦得春秋之微意○**案**左八年傳晉侯克有豎疾卻缺代趙盾為政

陳殺其大夫洩冶

寘

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皆自衷其相服以戲于朝洩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且聞不令君其納之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洩冶孔子曰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洩冶之謂乎

公女陳大 **穀梁** 稱國以殺其大 **胡氏** 稱國以殺者君與用事大臣同夫御叔妻 **穀梁** 夫殺無罪也 **胡氏** 殺之也稱其大夫則不失官守而殺之者有專輒之罪矣洩冶無罪而書其名何也治以諫殺身者也殺諫臣者必有二國弑君之禍故書其名為徵舒弑君楚子滅陳之端以垂後戒此所謂義係其名而書其名者也此于諫而死子曰商有三仁焉洩冶諫而死何獨無褒詞夫語默死生當其可而止爾洩冶之盡言無隱不愧

乎史魚之直矣方諸比干自靖自獻于先王則未可同日而語也治雖效忠其猶在宋子哀嘗叔肝之後乎故仕於昏亂之朝若異姓者如子哀潔身而去可也其貴戚耶

不食其祿如叔肝善矣 **案**此條穀梁敘事與左氏略同但穀梁以為君愧於洩冶不能用其言而殺之左以為二子殺之有少異耳胡氏所引比干洩冶事乃用家語子貢孔

子問答大意

春秋諸傳會通卷第十四

後學 成德 校訂

